

新乾坤卽第五集

大會沙家莊

廣益書局刊行



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新三版

重訂 新乾坤印
第五集 大會沙家莊

洋裝一册



〔外埠酌加郵費〕



編者 靈巖樵子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
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福州路

提要

插翅虎行刺不成。投奔鄱陽湖采石島。憇蕙水寨首領賽蛟龍爲杜良復仇。詎吳南園已起節進京。遂約同羣賊趕往金松嶺截刼。幸吉人天佑。忽來一奇異客。乃救南園出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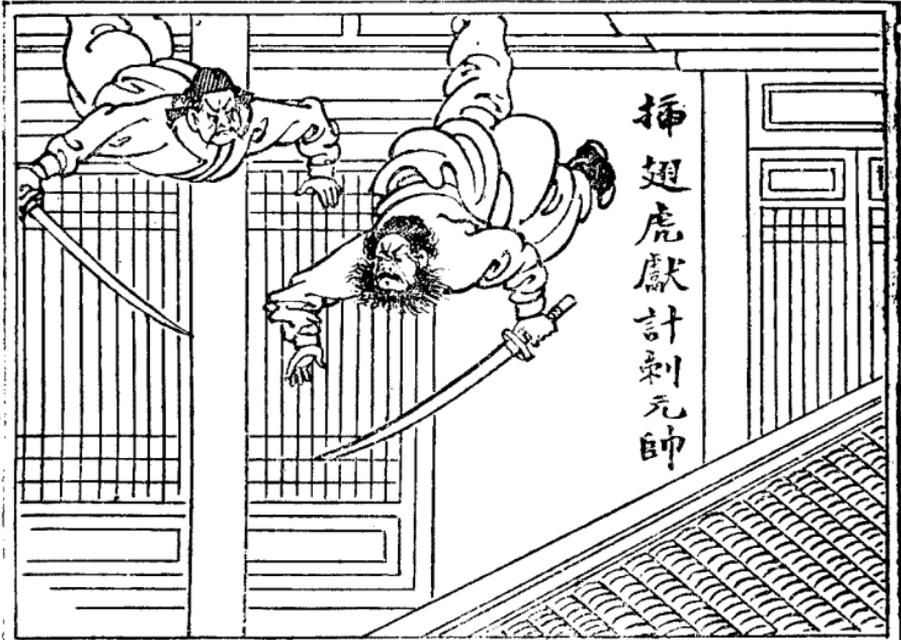
奸賊龐洪得悉南園返京。暗飭地理鬼潛入館驛。以假印調換真印。龐洪藉此進讒。仁宗念南園勦匪有功。傳旨免職。

有大俠沙龍其人。外號出山虎。名聞天下。五旬慶壽日。水旱兩路英雄。羣趨沙家莊稱觴。不下一千餘位。誠不啻開一英雄大會。故是書卽以大會沙家莊名之。

後因日月雌雄劍事。與羽士余道元結下仇隙。適龐洪謀奪宋室江山。在山東設立集英擂台。羅致好漢。圖謀起事。余道元被推爲台主。最後仍爲沙龍紫陽掌所破。情節精彩。爲其他各集所不及。

沙龍





插翅虎獻計刺元帥



假剪徑奇俠仗鐵篙

二



書房盜劍
膽大心粗



賀家親訪
村身徒弟

三

巧使金標擒來甚易



往修尋
索函踪跡覓

新乾坤印
第五集

大會沙家莊目次

- 第一回 插翅虎獻計刺元帥 賽蛟龍恃強退英雄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回 假剪徑奇俠仗鐵篙 殺來源道人試寶劍……………六
- 第三回 鬧市化緣窮兇惡極 書房盜劍胆大心粗……………一二
- 第四回 挾雌雄劍驚走惡僧 登雁峯山良箴淫賊……………一九
- 第五回 慶五旬壽羣英聚會 晉三杯酒羽士稱觴……………二五
- 第六回 賀家村親身訪徒弟 彌陀寺遁走遇師兄……………三一
- 第七回 巧使金鏢擒來甚易 痛熬夾棍死也無妨……………三八
- 第八回 覓跡尋蹤修函往索 吟詞奪理留劍不還……………四四
- 第九回 目底無人盤踞水寨 江湖有友邀集山莊……………五〇
- 第十回 出山虎含憤打老道 余道元服輸還寶劍……………五七
- 第十一回 沙家莊機關擒賊人 九太歲酒店索舊債……………六二
- 第十二回 焦天龍下山遇故友 鐵笛仙相府做軍師……………六八
- 第十三回 用機謀眞印換假印 削官職思鄉返故鄉……………七六
- 第十四回 飲藥酒黑店醉英雄 賣火石當街收徒弟……………八二

大會沙家莊 目次

二

第十五回	奇道士街頭遇勁敵	吳元戎田下樂清閑	九〇
第十六回	招賢館內網羅好漢	雷公殿外擺設擂台	九五
第十七回	得彩銀賢孝子進身	訪鐵篙老英豪敗績	一〇一
第十八回	黑砂手傷閻王老九	紫陽掌破集英擂台	一〇八

大會沙家莊

第一回 插翅虎獻計刺元帥 賽蛟龍恃強退英雄

話說插翅虎黃傑。行刺吳南園不成。無顏再回轉霸王莊。去見杜良。所以逃出了集賢客寓。投奔鄱陽湖采石島來。喚船進了木柵。來至山寨。見了大寨主汪擎天。二寨主汪擎山二人。說出行刺未成。險遭擒獲一事。汪擎天汪擎山二人聞言大怒。擎天道。今晚我去將那些小輩結果性命。替杜大哥報仇雪恨。黃傑聞言詫異道。不知那一位杜大哥。正要問時。忽見打從裏面出來一人。向黃傑問道。黃大哥可會將狗官擒來。因何來到此處。黃傑舉目一看。正是胭脂虎暴金剛。你道胭脂虎爲何說出此言。原來胭脂虎被天保等追趕。他逃在杜良莊中。因杜良家中有家傳金槍藥。其效如神。胭脂虎將藥敷在傷痕之上。立時止痛。黃傑去行刺之時。胭脂虎亦在座中。後來見杜良被殺。胭脂虎恐天保等人再來。自不辭而別。悄悄趕回采石島。將杜良被殺之事。告訴大寨主二寨主。因此汪擎天汪擎山二人要替杜良報仇。一言表白。且說黃傑見胭脂虎從裏面出來。心中詫異問道。暴兄因何先來此處。胭脂虎道。原來你還未知。便將前事一一說與黃傑知曉。黃傑心中這才明白。不覺淚下如雨。咬牙恨道。吾誓必將那些小輩結果性命。方洩心頭之恨。暴金剛道。黃兄且免悲傷。請坐下設個計策。前去報仇不遲。時已屆午。汪擎天吩咐廚下整備酒席。各人坐下。汪擎天給各人斟了一巡酒道。今日憑兄與諸位賢弟把盞。各人吃杯利市酒。發個吉兆。今夜去將狗官擒來。替杜大哥報仇。黃傑道。托大哥宏福。

暴金剛道。今晚汪大哥前去。定將那天保小子生擒活捉。到杜家莊剜心活祭。四人你一言。我一語。談了一回。天。飲至傍晚始散。到了晚上。各人打點到集賢店去行刺。捉拿天保金琳。換了夜行衣靠。汪擎天平生最得用一根擎天棍。此時出外。全仗一身夜行工夫。因此不便將擎天棍帶在身邊。換了一口單刀。插在背上。挨到初鼓時分。汪擎天道。三位賢弟。外面已交初鼓。我們就此下山。黃傑點頭道。大哥所言極是。由這裏到集賢店。尚有數十里路。不能再遲。遲恐不及。汪擎天道。言之甚是。我們快快走罷。相將下山。小嘍囉搖過來一隻小船。四人跨上小船。小嘍囉搖動雙槳。順流而下。其行如箭。沒有多時。已出木柵。一路行來。已至鄱陽湖岸。各人上了岸。命嘍囉將船靠在蘆葦深處等候。於是各人施展陸地飛行術。瞬息間已離集賢客寓一里多路。黃傑暴金剛二人是熟路。黃傑道。前面那座最高的房屋。便是集賢店。諸位要小心爲是。那狗官手下能人頗多。恐他們暗有埋伏。汪擎天道。賢弟們休要胆小。有憑兄在此。就是千軍萬馬。都要將他殺得寸草不留。莫說那些小輩。此時三更已過。店中人俱已睡熟。黃傑道。待小弟在前領路。將身一縱。先後跳到屋上。直向後上房而來。只見那屋中黑暗無人。黃傑轉身向汪擎天道。大哥。前面一間屋中。便是狗官的臥處。爲何此時已靜寂無聲。燈光已熄。莫非暗有埋伏麼。正說着。忽聽對面屋上。瓦片聲响。胭脂虎乃是驚弓之鳥。說道。不好。大哥走罷。狗官果有埋伏。轉身想逃。被賽蛟龍汪擎天一把抓住道。賢弟休走。有憑兄在此。何懼狗官埋伏。憑兄定將他擒回寨中。活祭杜大哥。言罷。抬頭向對面屋上瞧看。只見屋脊上果有個黑影。伏着。汪擎天在水盜之中。要算第一條好漢。本領胆量。俱在人上。他不慌不忙。將手一揚。原來他袖中練就七十二枝穿楊袖箭。利宰無比。百發百中。袖中早已放出一枝袖箭。此箭祇有二寸多長。廳的一聲。早已飛到對面屋上。不偏不倚。射在黑影之上。只

見黑影搖了一搖。嗚的叫了一聲。咯碌碌在屋上跌到屋下。仔細聽那叫的聲音。好似貓叫。汪擎天將身一縱。便到對面屋上。隨了黑影落到屋下。原來是一頭大雄貓。中着一箭。跌在地下。汪擎天看了。又好氣又好笑。心中想道。甚是罪過。還好不至傷命。將箭拔出。在他身上將血跡揩了。仍放在袖中。將貓放在旁邊。隨又上屋。回到原處。黃傑問道。大哥那黑影是什麼東西。將他捉獲沒有。汪擎天笑道。古人說。賊胆心虛。這句話果非子虛。我們今日到此。本不是光明磊落的事。所以步步虛心。方才那個影子。那裏是什麼埋伏。乃是一頭大貓。黃傑道。大哥此時已將四鼓。不可再遲。快下屋去。看那狗官今夜睡在那間房中。汪擎天道。賢弟言之甚是。遂命汪擎山胭脂虎在屋上巡風。二人便縱到上房屋簷之下。黃傑使個珍珠捲簾之勢。兩腳鉤在簷上。身子落下。用刀輕輕將窗子撬開。將身縱進窗內。汪擎天也跟蹤進房。那裏有甚人影。原來是一座空屋。黃傑道。如此看來。今夜我們白白的辛苦了一趟。那狗官必定已經起身回京去了。汪擎天道。賢弟休要懊喪。憑兄不下山則罷。如今既已下山。定將那狗官追獲方休。待憑兄回了山寨。換了衣服。帶了擎天棍。再一路趕去如何。黃傑道。大哥主意既定。我們快快回去罷。二人轉身跳出窗外。縱身上屋。汪擎山胭脂虎二人忙問道。你們可會將狗官擒住。二人便將吳元帥已經起程的話。說了一遍。他二人聽了。方才明白。趕回山寨。次早汪擎天將寨中之事。託付二寨主汪擎山掌管。帶了擎天棍。與暴金剛黃傑二人。跨上雕鞍。下山追趕吳元帥。按下慢表。且說吳南園與衆英雄。因元帥急於回京覆命。匆匆就道。一路向前。攢行在路上。並不停留。看看天色。又將晚下來了。南園在馬上也已倦了。便向衆人道。衆位英雄。連日辛苦。今日早些落店。休息一宿。明日再趕路罷。衆人見元帥吩咐。齊聲答應。一行人到市上。見前面有一家客店。店小二出來迎接。各人將馬交與小二帶往馬棚中喂料。

衆人進店。小二又來招呼。擇定了三間上房。小二忙着打上洗臉水。捧上一壺茶。衆人閑談了一回。小二又搬上晚飯。衆人用過。各自安置。次日清晨起身。早膳以後。吳忠吳隱便要告辭。吳南園驚問道。二位義士相助本帥。勦匪有功。本帥正擬回京奏明聖上。封贈官職。爲國出力。爲何中途欲去。莫非本帥有簡慢之處。吳忠吳隱同道。蒙元帥抬舉。感激不盡。本當遵命。爲國捐軀。因當初下山之時。師父再三叮囑。不可得意忘返。况今朝廷豺狼當道。國家之事。不可與聞。如今元帥勦匪功成。我等謹遵師命。回鄉訪友。日後元帥有需用之處。當再來效命。吳南園看二人去志已堅。只得答應。命備酒宴相餞。用畢。吳忠吳隱二人依依不捨。辭別元帥與衆人。背上包袱。跨出店門。拱手一揖。揚長而去。你道吳忠吳隱因何要去。原來並非師父叮囑。因二人乃是江湖豪俠。不慣受束縛做官。恐怕到了京中。吳元帥保奏聖上。二人又不願與奸臣逆黨爲伍。今見元帥勦匪事畢。因此急急求去。且說衆人回進店中。耽擱了一日。次日早起。算清店賬。向前趕路。且說采石島汪擎天黃傑暴金剛三人。快馬加鞭。一路追趕下來。他們日行千里。夜行八百。三四天功夫。已趕在吳元帥之前。大寨主鐵面鋼鬚賽蛟龍勒馬言道。二位賢弟。我們日夜追趕。怎說不見狗官下落。莫非狗官落在後面不成。插翅虎黃傑道。大哥說得甚是。狗官恐從小路走。也未可知。胭脂虎暴金剛道。前面金松嶺。乃是進京要道。狗官必在後面耽擱。他們人衆。怎及我們馬快。在我看來。我們在金松嶺等候。狗官走小路大路。必要在此經過。汪擎天聞言。說道。賢弟到也說得有理。狗官不從金松嶺經過。馬上趕進京去擒他。言罷。三人加鞭趕上金松嶺。下了馬。將馬拴在樹下。便在松林下等候。此時日已過午。果見後面有一羣馬匹。直掃過來。賽蛟龍見了哈哈大笑。向胭脂虎暴金剛道。賢弟。你看後面人聲馬嘶。想是狗官來了。胭脂虎暴金剛舉目一看。只見前面數騎。果是天保金琳

白雲生等。居中一騎。正是吳南園兩旁是素花繡雲亞男三位女英雄。汪擎天向胭脂虎呵呵笑道。好呀。賢弟。你看狗官馬陣中。還有三個姣娘。想必是你我的壓寨夫人來了。胭脂虎本是色中之鬼。聞言笑道。待小弟將他擒上山去。與大哥飲酒作樂。正說着蹄聲已近林前。汪擎天舉棍出林。胭脂虎一把拖住道。大哥且慢。待小弟去擒那小輩下馬。轉身跳出了松林。正遇神拳太保白雲生放馬而來。忽見松林內跳出一人。手執單刀。上前攔住馬首。白雲生坐在馬上。早知來人不是良善之輩。便用長鎗向下挑去。胭脂虎手執單刀。不及長槍便利。見一槍挑來。忙將身子一閃躲過。急忙在頸上放出軟索錘。只見將頭一搖。那錘直向白雲生劈面打去。白雲生不識這件兵器。躲避不及。用鎗向錘頭一挑。鎗頭挑在錘頭上。火星直冒。擊得虎口大震。阿喲一聲。調轉馬頭便逃。胭脂虎哈哈大笑。道。小輩往那裏走。收回鋼錘。在後趕來。且說天保金琳在後保護着元帥向前行來。忽見白雲生拖鎗而回。形色慌張。心中大吃一驚。情知有異。只見後面有一人趕來。認得正是前次的刺客胭脂虎。心中大怒。曉得此賊有鋼錘利害。馬上不能勝他。急忙下馬。在背上拔下單刀。縱身上前。一刀砍去。胭脂虎也用手單刀交手。怎奈天保刀法純熟。殺得暴金剛招架不住。渾身是汗。無暇使用軟索錘。正思跳出圈外。衆英雄已一齊趕上。將胭脂虎四面圍住。胭脂虎自知不妙。大喊。道。大哥快來罷。只聽那旁松林之中閃出一人。大喝一聲。憑兄來也。其聲如雷。衆人舉目一看。吃了一驚。原來正是賽蛟龍汪擎天。但見他身長一丈。黑面剛鬚。手執一根鐵棍。大踏步過來。天保忙捨了胭脂虎。敵住賽蛟龍。賽蛟龍掄開鐵棍。向天保兜頭就是一棍。天保見鐵棍十分沉重。急忙將身一閃躲過。賽蛟龍一棍落空。大喝一聲。道。好小輩。往那裏逃。誰知一棍打下。天保早已跳在賽蛟龍背後。舉刀在賽蛟龍背上砍了一刀。賽蛟龍鐵棍未曾打中天保。自己背上反

被天保砍了一刀。雖然有刀鎗不入的功夫。畢竟疼痛難忍。急又轉身使棍。天保又跳在他的背後。賽蛟龍殺得性起。便向衆人一陣亂打。衆人正圍住胭脂虎廝殺。見賽蛟龍舉棍打來。衆人又分身來戰賽蛟龍。胭脂虎乘機跳出圈外。抬頭看見三位女英雄。保定元帥。縱身上前。急在頸上放出軟索錘。直奔韓素花打去。韓素花忙用手中單刀招架。只聽噹的一聲响。兩手虎口震裂。單刀打爲兩段。胭脂虎一個騰步。向韓素花劈面一刀。韓素花將身閃過。孔亞男趕來助戰。不料旁邊閃出插翅虎黃傑。將吳元帥搶在懷中。一手用單刀敵住黃繡雲。胭脂虎瞧見大喜。捨了素花。亞男上來幫助黃傑。這邊賽蛟龍見元帥已被擒獲。心中大喜。將手中鐵棍掃開衆人。也上前來助黃傑。賽蛟龍一根鐵棍。舞得如車輪一般。衆英雄被他攔住去路。黃傑背了元帥。先自趕回山去。天保見父親被擒。拚命上前。一刀砍在鐵棍之上。噹的一响。好像生了翅膀。騰空飛去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假剪徑奇俠仗鉄篙 叙來源道人試寶劍

吳南園被插翅虎黃傑背走。衆人喫驚不小。拚命殺上前來。被賽蛟龍手中一根鐵棍攔住去路。忽聽噹的一响。天保手中單刀。被鐵棍打上半空之中。此時衆英雄格外吃驚。賽蛟龍手中鐵棍。猶如生龍活虎一般。誰也不能逼近前去。且戰且走。插翅虎黃傑背了元帥。與暴金剛二人。行走如飛。不多片刻。已影蹤不見。天保憤甚。恨不能立刻擒住賽蛟龍。碎屍萬段。方洩心中之恨。怎奈汪洋擎天英勇無敵。只得步步相隨。預備乘機下手。將他擒獲。且說插翅虎黃傑。背了元帥。與胭脂虎暴金剛。趕出數里之外。一路落荒而行。繞山過嶺。插翅虎

黃傑道。暴大哥。此時不知汪大哥在後面殺得怎樣了。暴金剛道。但請放心。汪大哥力大無窮。料衆小輩非他敵手。此時也許將小輩結果了幾個。也未可知。你我快快趕回山去。到了寨中。那時將狗官送進廳府。其功非小。一面趕路。一面說話。吳南園在黃傑背上。聞聽此言。心中暗想。此番吾命休矣。但我生不能食其肉。死必勾其魂。想罷。閉目待死。瞬息間。已趕出十數里路。前面來了救星。只聽一聲大喝。樹林中跳出一人。說道。此樹是我栽。此路是我開。誰人來過。此留下買路財。言罷。將路一縱。跳上前來。攔住去路。暴金剛舉目一看。見那人五尺身材。面黃肌瘦。一望他是個沒本領的人。胭脂虎看了好笑。那裏把這人放在心上。本想一刀將他結果性命。恐賊人衆多。有許多不便。向那人道。好漢。我們都是同道中人。因有病入。要將他送往采石島。汪寨主寨中去。望好漢留個情面。改日過此。再來補情。胭脂虎心中想。借采石島三字。唬倒那人。不料那人全不看情面。聞言冷笑一聲道。不提采石島三字。到也罷了。提起采石島。偏要多留十兩銀子。暴金剛聽了此言。不由勃然大怒。喝道。匹夫。沒有銀兩。你待怎樣。那人道。我到也罷了。你看我樹上那根傢伙。不肯甘休。說着用手向那樹林中一指。胭脂虎順着看去。只見樹上有一根鐵篙子掛着。自己暗道。打人先下手爲強。我何不乘他空手。將他結果性命。免得多費手脚。忖罷。乘那人不備。將手一閃。早在背上取下單刀。劈面砍去。只聽阿啣一聲。那人咕咚跌倒在地。胭脂虎大喜。只道那人已結果性命。誰知剛將頭低下看時。那人在地下。抬起右腿一脚。不偏不倚。正踢中胭脂虎面門。胭脂虎倒退幾步。被他踢得火星直冒。心中大怒。將頭一搖。在頸上放出軟索。直奔那人劈面打來。那人身手敏捷。早已閃身到樹旁。將鐵篙在手中。照准軟索。便是一下。只聽噹郎一陣响。鐵篙打在鋼錘之上。火花四濺。鋼錘被篙打回。那人乘勢又用篙子。將鋼錘的鐵鍊鈎住。用力一拉。只聽又

是一聲响。鐵鍊被他鈎斷。鋼錘落在地下。胭脂虎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向後跌了一個觔斗。急爬起身撒腿便逃。那人並不追趕。將手中篙子。向插翅虎黃傑一揚道。快快留下買路錢來。黃傑怒喝道。你這漢子休得無禮。待我插翅虎來取你。說罷。將手中單刀。直向那人砍來。那人用手中的篙子。只輕輕一挑。黃傑那裏是那人的對手。那單刀被篙子挑得飛在空中。連黃傑的右手虎口震開。回身便逃。那人將篙子一橫。喝聲往那裏逃。黃傑被他攔住去路。還不肯將元帥放下。被那人趕上一步。用手在他脇下點了一點。插翅虎登時四肢不能動彈。呆若木鷄。那人上前將元帥放下。吳南園叩問他姓名。那人道。在下無名。元帥不必細問。吳南園心甚詫異。不知此人何以知吾官職。因見此人不肯道出姓名。亦不再問。曉得此人必有來歷。便道。多蒙義士相救。感激不盡。那人道。元帥言重了。扶良鋤奸。本是我輩天職。元帥乃是朝廷忠臣。豈有不救之理。言罷將元帥一拉。躲入林中道。前面強盜又來了。南園聽說。一驚非小。急忙躲入林中。果見胭脂虎暴金剛與賽蛟龍汪擎天。一路廝殺。過來。天保金琳等衆英雄。在後追趕。原來汪擎天正與衆人在後一路廝殺。慢慢退走下來。藉以阻住衆人。好讓插翅虎黃傑與暴金剛二人。將元帥背回山寨。不料暴金剛林中遇了勁敵。吃了敗仗。逃到前面。將此話說與賽蛟龍汪擎天知曉。賽蛟龍得信。心中大怒。隨捨了衆英雄。與暴金剛回身來尋那人。天保金琳等人。忽見賽蛟龍突然捨棄衆人。與暴金剛一路趕回。不知是何緣故。又不知元帥被他們背往何處。豈肯放捨。便緊緊在後追趕。且說暴金剛趕近林前。正見那人站在林下。不見元帥蹤跡。只見插翅虎黃傑站在那邊。呆若木鷄。不能動彈。知是中了那人點穴之術。賽蛟龍識得這套功夫。上前替他解了。暴金剛見賽蛟龍替黃傑解了點穴法。手中舉起單刀。便向林前那人砍來。喝道。小輩不要逃。吃我一刀。那人道。來得好。將身閃過。仍用手中鐵

篙向刀挑來。暴金剛曉得他的利害，不敢將刀靠近他的篙子。急將單刀收回，使一個玉帶圍腰之勢，攔腰一刀向那人砍去。那人將篙子向旁一豎，暴金剛用力過猛，未及收住，只聽噹的一聲响，單刀缺口，忍不住疼痛。那刀跌落在地下。暴金剛自知不敵，將身退下。賽蛟龍狂擎天大怒道：「匹夫慢來，喝罷。」手提擎天棍，躍步上前，將棍一揚，照准那人頭上劈頭打下。其名叫做泰山蓋頂。那人知道他這鐵棍分兩沉重，忙將身子向旁一閃躲過。正想用篙打去，只見天保金琳等衆英雄，一齊趕上。天保金琳看見賽蛟龍，恨如切骨，雙刀齊下。在賽蛟龍背上砍下。賽蛟龍大怒，將棍子橫掃過來。二人眼尖手快，跳出圈外。險些吃了一棍。那人急將篙子向賽蛟龍攔腰一篙打去。賽蛟龍忽覺脇下一陣風來，吃了一驚，曉得不好，急忙將身一偏，爭奈身體粗笨，躲避不及。一篙打在背上。他雖有刀鎗不入功夫，不料那人臂力過人，不由的往下一個筋斗，跌得爬不起來。天保金琳正要用刀來砍他。那旁暴金剛早已過來攔住三人。賽蛟龍此時已在地上躍身起來，提起大棍，惡狠狠便向那人一棍。那人用鐵篙招架。二人戰了五十回合，不分上下。那人忽地收住篙子，將身一蹲。賽蛟龍只當那人吃着一棍，跌下。又一棍向下打去。思量結果他的性命。怎知一棍打下，那人身子矯捷，已跳在賽蛟龍背後，用力一篙，又打在他的背上。賽蛟龍支撐不住，又是一個筋斗，跌在地下。急忙爬起身來，提了鐵棍，拚命逃走。暴金剛與插翅虎黃傑二人，忽見賽蛟龍棄了那人逃走，情知不妙，隨也棄了衆人，跟在賽蛟龍後面逃去。衆英雄要追趕上前。那人道：「諸位，窮寇莫追。」日後自有擒獲之時。此時暫且容他去罷。衆英雄聽他說得有理，便不追趕。這時吳南園已走出林外，衆英雄上前請罪。南園道：「衆英雄都吃驚了。本帥到也不甚覺得。但那賊果然悍潑。此時被他逃去。」日後正恐後患無窮。那人道：「元帥但請放心。那賊此時雖被逃去，日後必誅。衆人叩問那

人姓名。那人始終不肯道出姓名。衆人見他如此堅執，便也不再追問，略談片時，那人便要告辭。南園再三留他。那人道：「後會有期。本當護送元帥進京，俗務在身，不克如願。言罷拱手一揖，手執鐵篙，竟自揚長而去。那人去後，衆人無不讚嘆。小道世間竟有如此奇人，真是天外有天，人中有人。強者還有強者，能者還有能者。宇宙之大，天地之廣，不可一概而論。衆人讚嘆了一回，因在荒村之間，不便耽擱，各自上馬，向京都進發。且說賽蛟龍汪擎天提了鐵棍，回身逃走。暴金剛黃傑二人跟在背後，逃出一里多路，聽聽後面已無人聲。暴金剛在後喚道：「汪大哥且慢行走。後面的小輩並未追來。」汪擎天聞言，便停住脚步回頭觀看，果不見後面有人追來，便向暴金剛道：「利害利害。這狗官手下果然能人頗多。剛才樹林中那個黃瘦小輩，本領着實不惡。愚兄自練習以後，我手中這根鐵棍，從未遇過一合之輩。不料今日竟遇勁敵。那小輩與我殺了五十餘回合，愚兄竟不敵於他。此恨如同刺骨，沒世不忘。日後必報那廝鐵篙之仇。不知那小輩姓甚名誰。煩二位賢弟，慢慢打聽他的姓名，以便報仇。」二人滿口答應。一路談談說說，日行夜宿，已趕回鄱陽湖。湖邊有兩個探子，是二寨主汪擎山派在湖邊打聽大寨主消息的。此時見寨主回來，便上前叩見。命湖邊囉囉搖搖過划子，靠近湖岸。三人上了划子。小嘍囉撥動雙槳，如飛的向采石島大寨而來。沒有多時，已進木柵。二寨主親自出寨，將三人迎進大寨，相將坐下。二寨主見大寨主面帶不悅，便問道：「大哥下山，不知可會將狗官擒獲？賽蛟龍道：「賢弟不提也罷。提起此事，令人可惱。愚兄下山去，雖將狗官追獲，黃賢弟已將狗官擒在手中。愚兄在後擋住衆小輩去路，怎奈狗官手下能人頗多。黃暴二賢弟正擒了狗官在前趕路，不道樹林中有狗官羽黨埋伏。在黃暴二賢弟手中，將狗官奪去。待愚兄追趕上前，已被救去，埋伏林中的小輩，本領高強，愚兄殺他不過。大敗而回。因此心中悶悶。」

不樂。不知那小輩姓甚名誰。將來憑兄擒獲此人。誓必生吞其肉。暴金剛道。小弟見林中那人。手中用的鐵篙。此篙甚似鐵篙子張起龍所用之物。不知因何在那人手中。此事頗疑。將來細細探訪。不愁無水落石出之時。賽蛟龍道。鐵篙子張起龍。他在江湖上頗有英名。憑兄但聞其名。未見其人。賢弟與此人交情如何。暴金剛道。小弟與他有一面之交。但此人行蹤不定。一時無從訪尋。汪擎山道。聞得此人在雁峯山落草。暴金剛道。不錯。二哥何以知道。汪擎山道。無意中聽人談及。故此知曉。暴金剛道。此人性喜閑遊。因此在寨中之日甚少。待小弟明日往雁峯山走一遭。探聽他的下落便了。汪擎山道。如此費心。探聽明白。誓必將他擒來。生吞其肉。方洩此恨。閑談片刻。時已黃昏。用了晚膳。一夜無話。次日暴金剛便別了衆人。往雁峯山去訪鐵篙子張起龍。不表。汪擎天一人在山中悶悶不樂。忽見小嘍囉上來報道。稟寨主。九連山望鶴觀余道元仙師拜訪。寨王。賽蛟龍聞報。心中大喜道。快去請他上山。一面吩咐。一面親自出寨。迎接余道元。行至半山。只見余道元已由山下上來。二人見面。拱手一揖。余道元道。師弟久違了。賽蛟龍道。不知師兄是什麼仙風吹得來的。小弟盼望已久。言罷。二人攜手上山。進了大寨。分賓坐下。汪擎山也出來相見。各人客套了幾句。小嘍囉獻上香茗。賽蛟龍道。師兄仙駕雲遊四海。小弟到望鶴觀拜訪師兄幾次。師兄俱不在觀中。師姪妙雲一人在觀中看守。小弟正時刻盼念。今日師兄駕臨。令人喜出望外。不知師兄在外雲遊。有多少時日了。小弟在此。雖爲一寨之主。孤陋寡聞。實不及師兄萬一。余道元道。師弟說那裏話來。憑兄不過藉以消遣罷了。在外雲遊。風塵勞苦。那裏及得師弟安閑自在。近來在外雲遊三年。一無所得。却有一件可告之事。賽蛟龍道。師兄有何可告之事。莫非在外遊山玩景。得見罕聞之事麼。余道元道。師弟。你那裏知道。憑兄在路中得的寶。賽蛟龍急問道。師兄。你說的什

麼寶。莫非是金銀之寶。余道元道。非也。乃是寶貝之寶。賽蛟龍道。如此說來。不負師兄在外風塵之苦了。師兄可否借第一觀。余道元便在懷中。取出兩柄寶劍。外有劍鞘套着。賽蛟龍將劍拔出鞘來。不禁吃了一驚。只見劍出鞘時。寒光一道。光芒耀目。口中不住的叫好道。好劍呀。好劍呀。余道元道。師弟。你看此劍如何。賽蛟龍道。師兄此劍雖好。但只有光芒鋒利。未見有寶貴之處。余道元道。此劍有斬釘削鉄之能。賽蛟龍道。原來有如此利害。便吩咐嘍囉取過一塊鉄板。余道元接在手中。用劍向鉄板斬去。如削泥土一般。賽蛟龍方信以爲真。說道。果然是寶貝。不知師兄從何處得來。余道元道。提起此事甚長。愚兄在去年秋間。經過江西太原縣地界。因路遙夜深。趕不上宿店。便在荒郊中趕路。其時月華如水。照耀如同白日。路過一座寺院前。聽得寺中有人舞劍。愚兄心中忖量。出家人以誦經修心爲本。爲何在此夜深人靜時。舞弄刀鎗。決非善輩。欲待進內觀看。因寺門緊閉。隨縱身上屋。在牆上觀看。原來並非寺僧。却是幾個俗家。比弄刀鎗。忽然旁邊躡出一個年輕小輩。手持雙劍。說道。你們刀鎗雖然舞得好。不及我的雙劍利害。言罷以手中寶劍一舉。寒光逼人。一伸手將一棵大樹。斬爲兩段。愚兄看到出神之處。不覺口中叫聲好。愚兄正悔失聲。要跳下牆垣。不料衆小輩一齊上牆。與我廝殺。皆被我用點血功夫點住。奪了雙劍。因思衆小輩與我無仇。故不願結果他們性命。解了點血功夫。因此愚兄無意中得了此劍。賽蛟龍道。這是師兄造化。不知師兄能賜一口與小弟否。要知余道元是否答應。且看
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鬧市化緣窮兇惡極 書房盜劍胆大心粗

賽蛟龍汪擎天見余道元所得之劍。果有斬釘削鉄之能。心中起了愛惜之意。向余道元道。師兄。不知可能賜一口與小弟。余道元道。愚兄今日來訪賢弟。本擬分一口與賢弟。愚兄只要一口。放在觀中。作爲鎮觀之寶。賢弟要。任擇一口便了。賽蛟龍大喜道。多謝師兄了。隨命嘍囉快去廚下備酒。不多一回。已將酒席擺好。大寨主二寨主黃傑余道元四人在聚義廳上飲酒。高談闊論。將兩口寶劍放在席前。賽蛟龍一面吃着酒。一手執起一口寶劍向余道元道。師兄如早來數日。小弟早將狗官擒獲。可惜師兄遲來了數日。小弟却吃了一個敗仗。今日師兄賜我此劍。不愁此仇不報。余道元聽了此言。不甚明白。向賽蛟龍問道。師弟說的一回什麼事。愚兄聽了甚不明白。賽蛟龍便將活擒吳南園。自己敗回之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余道元方才明白。說道。原來那廝如此利害。可惜愚兄遲來了。不然也要與他見個高低。不知那廝手中鉄篙。究有多少沉重。姓甚名誰。賽蛟龍道。正因不知那廝姓名。因此小弟已命暴賢弟下山探聽去了。言罷各自舉杯暢飲。賽蛟龍將劍執在手中把玩。忽瞥見劍柄上有一行小字。上寫日月雌雄劍。浙江嘉興蕭金琳置。不禁跳將起來道。原來此劍。却是那小輩之物。余道元不解其故。急忙問道。賢弟何故如此。賽蛟龍便將劍柄上一行小字與余道元觀看。余道元方知其故。便將席上還有一口劍拿起觀看。也有一行小字。浙江嘉興吳天保置。余道元道。如此說來。此劍正是那兩個小輩之物。他二人既有此物。爲何失落他人手中。這到奇了。賽蛟龍道。師兄此言說得甚是。你道余道元的兩口劍。從何而來。書中却要交代。那少年姓馬。渾名賽方朔。馬七。此人頗有本領。能於繩索上行走。如履平地。他正是襄陽出山虎。沙龍愛徒。故馬七從小在沙家莊生長。今年不過才十九歲。已能飛簷走壁。越高登牆。正是少年血氣方剛。遇事好勝的時候。一日與本莊鉄腿張二。出外訪友。路過太原縣。在鎮上見一惡和

尚沿門募化。不給錢便不肯行。張二也是個年輕好勝之人。看了心中大怒。便上前道。你這和尚。好生無禮。強向人家募化。分明不是好人。人家給錢你便罷。不給錢你便怎麼樣。張二言罷。那和尚勃然大怒。轉身喝道。你這小子可惡。人家給錢不給錢。與你何干。諒你也不知和尚的利害。喝罷。伸手一拳。照准張二打來。張二豈肯相讓。急忙舉起左臂招架。將身一閃。跳在旁邊。忙用一拳。在和尚脇下打去。和尚身子矯捷。將身一閃避過。用個餓虎撲羊之勢。去擒張二。原來張二早已準備。見和尚趕近前來。飛起左腿。一脚向和尚踢去。此腿叫做連環腿。和尚認得此腿。將身一縱。張二一腿掃了空。曉得不好。正將左腿收回。和尚乘勢一拳。正打在張二背上。張二啊啞一聲。跌在地下。幸邊驛方朔馬七趕上。喝道。和尚休得無禮。我來取你。一拳在和尚胸前打來。和尚也喝道。小輩。你們仗着人多欺人。咱也不怕。棄了張二。接住馬七。馬七本領雖好。也不是和尚對手。被和尚一拳打倒在地。馬七急忙起身逃走。張二也隨了馬七逃去。和尚哈哈大笑道。兩個小輩。自不量力。正是自討其辱。在地下拾起木魚。也不化緣。竟自去了。原來這和尚俗姓孫。名慕清。本是江洋大盜。到處打劫。後來因緝拿風聲甚緊。便做了和尚。遮人耳目。就在本縣五十里外彌陀寺出家。彌陀寺祇有一個老和尚。法名志禪。一人在此苦志修心。因寺中並無多人。見慕清心虔意誠。便將他留在寺中。起初他尚能耐守清苦。後來便漸漸不守本分了。時常偷着出去。買些葷腥來寺中喝酒。有一日被老和尚看見了大怒。便要將他逐出寺去。慕清自知理屈。便道。師父。弟子下次不敢了。望師父饒恕弟子初次罷。老和尚見他求饒。希望他改過自新。因道。下次不可如此。慕清道。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不料慕清好了三日。第四日依然如故。老和尚見勸他不改。心中着惱。年老之人。那裏經得住有氣。到第二年。老和尚溘然長逝。到極樂世界去了。慕清良心發現。落了幾點無情淚。將

老和尚草草成殮。就在荒地上埋葬了。自此以後。慕清便一人在寺中修行。葷酒常備。次年又收了一個徒弟。也是江湖之輩。名叫胡傑。寺中頓改常規。打劫行商。這天慕清因寺中許久沒有買賣。因此出外募化。不料太原縣鎮上店戶。吝嗇不過。不易募化。慕清自仗本領。強募惡化。却遇了馬七張二。慕清將二人擊敗。心中忖道。今日出外。甚是不利。看來那兩個小輩。也非良善之人。恐其再來。自古道。多事不如無事。大事化爲小事。不如且自回寺去罷。且等明日再來。主意打定。在地下將木魚拾起。回轉寺中去了。且說馬七張二二人。一路逃去。不出和尚所料。果然不肯甘休。馬七道。大哥。那和尚十分可惡。你我回了。邀了衆人。將那和尚擒住。結果他的性命。與地方上除害。張二道。但恐我們去後。邀了衆人到來。那和尚已經去了。他是一個遊方僧人。那裏再去找他。最好我們暗暗跟在他的後面。看他在何處落腳。然後再去邀了人來。方纔萬無一失。馬七道。大哥言之有理。因此二人重又趕回。到鎮上。和尚果已不在。張二道。賢弟。諒那和尚去還未遠。我們快向前面趕去。馬七說好。二人隨向前追趕。果見和尚背了木魚。在前匆匆趕路。張二恐馬七性急。忙將他一扯。悄沒聲道。賢弟不可性急。看那和尚住在此不遠。我們悄悄在後。看和尚究在何處落腳。馬七應聲曉得。二人便和尚背後跟着行走。只見那和尚在前。走了數十里外。隱隱望見前面有所寺院。張二在後喚道。馬賢弟。你看前面這所寺院。定是和尚的居處。馬七點頭道。大哥猜得不錯。二人正在說着。只見和尚已行近寺前。在山門上叩了一下。寺中就有一個年紀輕的和尚。開門出外。正是他徒弟胡傑。法名智明。開出門來問道。師父回來了嗎。慕清道。回來了。智明又問道。師父今日出外募化如何。爲何回來得甚早。慕清道。今日出外甚是不利。不道鎮中店戶吝嗇。却又來了兩個小輩。出言不遜。因此爲師的將他痛打一頓。那小輩便逃走了。爲師的因今日出外不順。

故回來了。智明道。那小輩好生可惡。待明日徒弟與師父同上鎮去。將那小輩擒來。結果性命。與師父出氣。慕清道。不知小輩住在何處。明日且到鎮上再說。二人說着。已將寺門閉了。馬七張二二人。此時已悄悄藏在林中。相距數丈之遙。此處荒村靜寂。和尚在寺前說話。二人在林中聽得甚是清楚。馬七道。原來這和尚還有徒弟。不知寺中有多少僧人。便要過去探聽。張二道。且去邀了衆人同去。此時過去。倘被和尚看出破綻。分明飛蛾撲火。馬七道。如此說來。快快回去罷。二人出了樹林。趕回鎮來。時已黃昏。馬七道。大哥肚中飢餓。張二道。肚中有些飢了。於是走進一家酒店。飽餐一頓。會了酒鈔。乘着月色。連夜趕路。在路中張二謂馬七道。賢弟。明日趕回莊中。倘被你師父知曉。必定責你在外滋事生非。你師父現在聽了你師母之言。焚香拜佛。若是提起捉和尚。你師父一定不容衆人前來。你我便如何措置。馬七道。此事到叫小弟爲難了。不知大哥有何妙策。張二道。我到有一條計策。不知賢弟可能依我之言。但只恐賢弟沒此胆量。馬七道。且請言來。小弟或可辦到。張二道。此事行不行。賢弟不可洩漏風聲。你師父書房中。有兩口斬釘削铁的寶劍。此劍名曰日月雌雄劍。是當初你師妹金花小姐與師父師母出外拈香。在路上拾得的。此劍乃是無上至寶。賢弟回去。悄悄到你師父書房。將劍盜出。若盜此劍到手。你我一人一把。趕到寺中。不慾不將和尚結果性命。然後仍將寶劍歸還原處。人不知。鬼不覺。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。日後四海揚名。誰不稱讚你我是個英雄。馬七聞言喜道。大哥此言。說得甚是。小弟依計而行便了。於是一路趕回沙家莊。在莊中耽擱一日。賽方朔馬七依了張二之計行事。可巧這日沙龍出外訪友。夜來未歸。馬七在書房中。將劍偷盜到手。仍將包袱掛在樑上。來到外面。見了張二。張二大喜道。且待你師父回來。看他動靜如何。好在劍已到手。等着明日去罷。被你師父得知。非同小可。馬七道。大

哥但請放心。二人計議已定。馬七辭了張二。回到自己房中。將劍放在床下。一夜未曾合眼。這是賊胆心虛之故。次日微明起身。馬七出外。正遇沙龍回莊。帶了兩個家人。宿酒未醒。醉眼模糊。迎回走來。馬七知已躲避不得。上前請安。沙龍微微將頭點了一點。兩個家人扶了進內而去。一日無話。次日馬七見無動靜。便與張二離了沙家莊。趕奔太原縣來。飢餐渴飲。這日趕到太原縣地界。馬七便與張二計議道。大哥。我們到了寺中。如何下手。倘寺中人衆。這便如何是好。張二道。我看那寺院甚小。諒來必無多人。大丈夫做事。豈可畏首畏尾。馬七道。大哥言雖如此。但君子作事。還是小心的好。此處小弟有個朋友。姓賀名豹。外號人稱雁兒。此人頗有本領。善使一口大刀。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倘得此人相助。不愁不將這和尚殺死。好得他就在賀家村。離此不過六七里之遙。此人與我頗有交情。不如將他邀來相助一臂。張二聞言。便道。賢弟。這主意甚好。二人便望賀家村行來。行未多時。已至村中。只見前面一家柴扉門前。一羣小孩。在空場上。舞弄竹刀竹鎗。有一個年齡稍長的。約七八歲光景。手執一杆竹鎗。在那裏指點羣孩。忽見馬七過來。忙捨了羣孩。過來迎接馬七道。師叔何時來的。說着趕過來執住馬七的手。扯着向家裏走去。張二跟在後面。過了空場。跨進柴門。見兩旁栽的花草。頗具雅致。進前有一座葡萄架。穿過葡萄架。便到草堂裏面。賀豹早已迎將出來。張二舉目瞧那賀豹。身高七尺。氣宇軒昂。果不愧一位英雄。忙上前隨着馬七行禮。馬七便替張二向賀豹引見了。這才分賓坐下。張二見剛才那孩子獻上茶來。恭恭敬敬的放在各人面前。張二看了。心中稱讚。便向賀豹問道。這位是令郎麼。賀豹道。正是犬子。張二又道。今年幾歲了。賀豹道。已八歲了。這孩子頑心太重。不肯習好。張二道。令郎將來大有可爲。看他如此年紀。已禮貌兼全了。又將方才空場上。教練羣孩刀鎗之事。說了一遍。賀豹微笑道。這孩子終日如此。小

弟不日就要送他到書房中去攻書了。張二道：書雖要讀，然令郎既愛好武藝，還是讓他練武。賀豹道：張兄說得有理。命孩子向張二行禮。張二便在囊中取了一錠銀子給他。孩子不肯受。眼睛望着賀豹。賀豹道：這是張伯父給你的，感情難却，受了罷。孩子這才收下。向張二謝道：多謝伯父，一揖而退。張二見這孩子一些不失禮貌，心中格外欣羨，向賀豹道：令郎可會起了學名麼？賀豹道：犬子學名光耀。張二道：起得甚好。將來不愁不光耀門庭。賀豹又客套了一番。此時日已晌午，賀豹吩咐搬出午膳，便邀二人入座道：荒村之間，無以為敬，只濁酒村醪蔬菜而已。張二道：賀兄休要客套，造府攪擾，已屬不安。倘再如此客套，更不過意了。言罷一齊坐下。各人先浮一大白。然後懷暢飲。馬七等到酒興半闌，便向賀豹道：大哥，小弟今日一來造府拜候，二來有件小事奉懇。賀豹此時已有幾分酒意，便道：賢弟有何見教，不妨細說。馬七道：提起此事，甚是惱恨。小弟日前與張兄在莊中，閑着無事，特來拜候大哥。不料行至太原縣鎮上，見一個和尚在鎮上強募惡化。張大哥看不過去，便向那和尚勸道：募化之事，乃隨緣樂施，人家給錢便收下，不給錢便罷了。為何強要人家給錢？張兄不過是勸他之言，和尚不但不聽，竟倚仗自己本領和張兄動手。和尚果然本領高強，我二人敵他不過。因此回莊帶了兵器，探明和尚下落，故來邀請大哥幫助一臂之力，並與民間除害。將那和尚擒住，結果性命。不知大哥應允否？賀豹本是個血性漢子，聞聽此言，勃然大怒道：世間竟有這等可惡的僧人，待愚兄今日與二位同去，將那惡僧結果，與世間除害。當下各人將酒飲畢，用過了飯，賀豹乘着酒興，帶了隨身用的單刀，三人出了賀家村，一路向彌陀寺來。要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挾雌雄劍驚走惡僧 登雁峯山良箴淫賊

賀豹帶了隨身用的單刀，與馬七張二出了賀家村，奔彌陀寺來。出莊未遠，只見前面來了一人。此人身材瘦小，也是江湖之輩，與賀豹朋友。因多年未見，今日特來探訪賀豹的。可巧在路中相遇，彼此拱手一揖。賀豹道：「邱兄從何處而來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打從蘆花河蘆花山家兄處來。原來此人正是水中鯉魚邱亮之弟，雙名公明。外號閃電手，本領甚好，與賀豹甚是莫逆。賀豹給馬七張二引見了。又因邱公明遠道而來，風塵僕僕，不得不一同再回進村去，進了柴門，草廳上分賓坐下，用罷香茗，光耀在後邊出來，賀豹忙喚光耀與邱伯父請安。公明道：「這是光耀麼？」賀豹道：「正是小兒。」公明道：「二三年不見，竟長得如此大了。寒暄敘畢，賀豹吩咐僕役備酒。四人就在草廳上痛飲，酒過三巡，邱公明道：「小弟來此，阻了你們的公幹，不知你們方才要往何處去？賀豹便將前事細細轉告一遍。」邱公明道：「這和尚果然可惡，用過了酒，小弟與你們同去，看那和尚到底怎生利害，將他結果了，以杜後患。」馬七道：「倘蒙邱兄臂助，感激不盡。」公明道：「大家都是自家弟兄，何必客套？」張二道：「今日邱大哥趕路辛苦，還是休息一日，待明日再去，諒那和尚一時也不會還走高飛。」馬七道：「張兄言之甚是。」賀豹道：「這樣也好。我們今日且痛飲一天，以敘契闊。」於是四人直飲到酩酊大醉方止，到了晚間，收拾了一間潔靜臥房，讓他三人安置，一宵無話。次早衆人起身，宿酒已醒，梳洗完畢，用了早點。邱公明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賀豹稱好。各人帶了隨身應用的兵器，出了村莊，半日工夫，已趕出五六十里路程。只見彌陀寺已相距半里之遙。馬七道：「前面那個寺院，正是和尚的賊巢。」邱公明道：「這寺院不大，諒裏面和尚不多，我們打進寺去，說罷順了樹

林過來。行近彌陀寺門外。聽寺內並無聲息。邱公明道。寺內並無聲息。且從屋上進去觀看。便知寺內有無和尚。或是和尚自知利害。棄了賊巢。逃奔他去。也未可知。四人同聲說好。縱身上屋。向下一看。只見底下並無人聲。乃是一座空院。四人過了空院。又縱過一座屋脊。低頭看時。見是大殿。看看又無人影。正在疑慮。忽聽底下殿旁矮門內有人說話一聲。一人道。連日出外。不見那小輩影蹤。今日師父出外。倘若遇那兩個小輩。師父可詐敗而逃。慢慢將兩個小輩誘進寺來。讓徒弟幫着師父。將兩個小輩結果了。免得纏擾。那人言罷。忽聽又一人道。徒弟放心。諒那小輩也不敢再來。倘若再來。爲師也不肯輕易放他們過去。那聲音已漸漸將到矮門之前。馬七道。那和尚來了。話猶未畢。果見有一年紀稍大和尚在前。約在四十左右。背後一個和尚約莫三十多歲。二人俱是身材魁梧。果似有功夫之人。二人出了矮門。一路向外走來。邱公明道。底下不是動手之處。待和尚到前面空院子內。再下去動手如何。馬七道。大哥說得甚是。四人便在屋上跟着出外。沒有多時。和尚已出了大殿。到了空院之內。屋上四人也縱過屋脊。馬七舉起寶劍。就要跳下。邱公明道。馬兄。待小弟先放一鏢。給個小心與他。說着一揚手。就是一鏢。颼的一聲。向和尚腦後打去。慕清正向前行走。忽覺一陣冷風過來。喝道。不好。有刺客來了。急忙將身一閃。用手一抬。那枝鏢已被和尚接在手中。背後徒弟智明也吃了一驚。問道。師父。刺客在於何處。慕清道。刺客在屋上。快隨爲師上屋。將他拿下。正預備飛身上屋。閃電手邱公明見一鏢被和尚接住。曉得和尚本領高強。將衆人一扯道。下去罷。不愧稱爲閃電手。一言未了。身已落到和尚面前。背上取下明晃晃的單刀。照准和尚劈頭一刀砍下。慕清忽見屋上跳下一人。並不相識。忙在懷中取出戒刀。向上

一迎。只聽噹的一聲响。火星直冒。慕清喝聲來得正好。將身閃過。起手中戒刀向公明攔腰一刀。公明用刀架

開。二人殺在一處。智明和尚要想上來幫助。屋上馬七張二賀豹也已下來。張二上前敵住智明和尚。智明和尚怎是張二的對手。加之張二手中用的寶劍。乃是馬七從沙龍書房中盜來的日月雌雄劍。有斬釘削鉄之能。此時智明因在自己寺院之內。身上未帶兵器。空拳抵擋。如何能夠取勝。沒有三個回合。被張二一劍將他結果。慕清見徒弟被張二結果了。心中大怒。見張二又是仇人。格外眼紅。將手中戒刀虛晃一下。捨了公明。却用戒刀直奔張二砍來。張二怒喝道。和尚。今日休想脫身。諒你不知爺爺的利害。手中的寶劍。向上一迎。只聽噹的一聲。手中戒刀早被他砍去半截。心中曉得不好。自古道三十六着。走爲上着。打量已定。捨了張二。跳出圈外。向前便逃。馬七趕上攔住。慕清將身一縱。跳上高屋。馬七向上一劍。砍在和尙衣角之上。將和尙衣角割去一塊。慕清心想好險。上了高屋。不敢停留。急忙跳出寺外。逃奔而去。衆人隨後趕出。和尚繞在樹林中奔逃。逃出數里路外。被他幾個轉身。失了所在。賀豹道。諸位弟兄。自古道窮寇不可深追。旣已被他逃去。便宜了他罷。馬七道。大哥說得甚是。這廝已如亡命之狗。暫且讓他去罷。當下衆人便不窮追。仍回寺中。並無財物。祇有一些碎銀子。各人將他帶在身上。馬七道。那和尚逃走了。諒他不敢再來。賀豹道。且將這個死和尚去埋了罷。張二稱好。便將智明送到後面荒場上去埋了。張二道。我們將這寺燬了如何。賀豹道。那和尚已不敢再來。這寺院也不必將他燬了。日後遇有真心修善的和尙。正好送到這裏。也是一件善事。邱公明道。賀兄言之有理。當初募化這寺院之人。頗費辛苦。燬之可惜。我們且回去罷。言畢。仍由屋上跳出寺外。趕回賀家村來。行未多時。已返賀家村。就在賀豹家中住了數日。馬七張二二人心中懷着鬼胆。正因雌雄劍日久。恐沙龍查看此劍之時。非同小可。以故二人急於要辭了賀豹回莊。賀豹見留他們不住。次日只得設了筵席。與二人餞別。馬七

張二感激賀豹威意。當日用了午宴。再三稱謝。告辭而別。單說馬七張二出了賀家村。匆匆趕路。那日行到襄陽縣隔界地方。忽見前面來了一人。原來沙是沙家莊的莊丁黃六。馬七便上前一把將他抓住。黃六正一心向前趕路。並未看見。到將他嚇了一跳。抬頭看時。見是馬七與張二。問道：你二人打從何處來？馬七道：我們往太原會朋友的。黃六道：好呀。你二人到如此自在。員外正急得很呢。馬七聞言。急忙問道：員外爲了何事着急？黃六道：你還不知。懸掛在書房中的日月雌雄劍。不知在於何時失了。因此員外爲了此事。昨夜一夜未眠。馬七聽黃六說罷。正如一盆冷水當頭灌下。但馬七心中雖然着急。臉上却不動聲色。說道：這到奇了。想我師傅馳名天下。威振九州。有誰敢來偷盜寶劍。看來也不過失於一時。日後我家師傅發了帖子到各處去查問。不愁此劍沒有水落石出之日。黃六你也太給咱師父耽憂了。我當着何事。也不用大驚小怪。使我吃了一驚。這時你到那裏去？黃六道：我去訪個親戚。馬七道：幾時回來？黃六道：還有些俗事。大約要耽擱一月方回呢。你們回莊去麼？馬七道：我家師父劍已失去。我們回去也無濟於事。如今事情未完。還要去訪一個朋友。黃六道：如此也好。二位請行罷。馬七說了一聲回莊再會。一揖而別。黃六去後。馬七向張二道：大哥。如今你看此事如何料理。劍雖在此。倘被師父覺察。怕的你我二人有性命之憂。我看萬萬回去不得。張二道：賢弟慮的正是。在我看來。也是這般打算。不如在外暫避幾時。日後乘機將劍悄悄歸還原處。那就脫了干係。賢弟你看可好？馬七道：大哥。我們仍回賀家村去罷。張二道：安可去而復返。惹人疑猜。雖賀豹是我們契友。邱公明是英雄。正恐無意間洩漏。許多不便。馬七道：既如此。我們到何處去安身？張二道：我有個去處。却非常靜寂。避在那裏。無人知曉。賢弟。你道什麼去處。就是和尚的彌陀寺。諒那和尚也不敢再來。好在寺中柴米俱備。豈非不是個好去處。

麼。待過了幾日。再將此事說與賀豹知道。叫他不要在外露風。豈非萬全。馬七大喜道。大哥想得周到。果然甚好。小弟一時到忘了。二人計議已定。轉身仍向太原縣而來。二三日間。已至彌陀寺。二人縱身進內。將寺門開了。裏外打掃潔淨。時已傍晚。二人肚中饑餓。造了晚膳果腹。因連日趕路辛苦。膳後便睡。二人在寺中住了幾日。賽方朔馬七昏悶極了。便向張二道大哥。我們在此甚是寂寞。倒不如到賀家村去拜訪賀豹。飲酒消遣。倘賀豹問起。便將此事說了。張二連稱甚好。將午膳吃了。關了山門。便到賀家村來。見柴門開着。賀豹坐在草堂上。見二人來。忙起身迎接。行禮坐定。僕人獻上茶來。馬七問道。公明兄爲何不見。賀豹道。方才與我的孩子到鎮上遊玩去了。這幾日賢弟在何處耽擱。未回莊去。馬七見邱公明不在。便將前事說了一遍。賀豹恍然道。賢弟因甚不到此處來居住。邱公明與愚兄乃莫逆之交。他性情慷慨。萬萬不會露風的。何必見外。馬七道。大哥錯怪了小弟。一因風聲緊急。二因非一日之事。彌陀寺離此不遠。來去甚近。猶如在寶村一樣。又恐此事發覺。家師要怪及於兄。所以在寺中耽擱。賀豹道。賢弟過慮了。此次賢弟出外訪友。尊師決不會疑及的。即使疑及。也沒有真憑實據。且賢弟並非真要偷盜此劍。不過借他一時之用罷了。就是尊師知曉。料無大礙。倘尊師一時不查此劍。賢弟回莊之時。將劍悄悄仍放在原處。平安無事。此事在愚兄看來。賢弟不妨稍避幾日。待尊師怒氣平息。賢弟便可回去。見機行事。馬七聽說。心中雖不以爲然。却也滿口答應。須臾邱公明回來。各人見禮。光耀也給馬七張二請安。賀豹便吩咐僕人整備酒菜。僕人去不多時。已將酒菜取來。彼此痛飲一醉。晚來便在賀豹家中住了一宿。次日別了賀豹。邱公明仍回彌陀寺。一日賀豹邱公明來訪。馬七出外買了酒菜。在寺中談心飲酒取樂。直飲到初更以後。乘着酒興。各人在月下練了一套武藝。馬七也取出雙劍。舞了一回。誰知

寺外余道元越牆觀看。衆人大怒。上屋捉拿余道元。反被余道元用點血功夫。將衆人制服。不能動彈。馬七手中雙劍。也被余道元攬去。這一急非同小可。怎奈四肢動彈不得。方知寶劍雖好。只能抵禦一時。不及本領。眼睜睜看着道人在手中挾劍而去。道人去後。衆人方才恢復原狀。却不敢追那道人。下了屋面。馬七道。道人果然利害。雙劍被他取去。如之奈何。賀豹道。賢弟到好。將此事推作不知了。當初賢弟取劍之時。並無人見。今日劍在此處丟失。也沒有人知道。但請放心。暫在愚兄家中住着。寺內不可再住。恐那道人再來。馬七聞言。心中甚是感激。便道。蒙大哥台愛。小弟自當遵命。衆人不敢在此久留。連夜離了陀彌寺。趕回賀家村。馬七張二從此便在賀豹家中耽擱。按下不言。再說暴金剛那日。離了采石島。徑奔雁峯山來。這日已到山下。小嘍囉當着買賣來了。上前攔住去路。暴金剛道。我是來拜望你家寨主的。快去通報。嘍囉聽說是自己人。便即報上山去。二寨主魯英聽說暴金剛三字。心中思想此人行爲不端。與大寨主是朋友。與我不過一面之交。與我們黃二哥是不對的。黃二哥屢欲擒捉此人。但他與黃二哥也無甚大仇隙。他既來此。我也不便拒絕。果能改過從善。我在黃二哥面前好說個人情。也未嘗不是朋友之道。魯英忖量已定。並不下山迎接。吩咐嘍囉下山去說。我家寨主有請。嘍囉答應一聲下山而去。暴金剛在山下等得心焦。思量道。爲何還不見嘍囉下來回話。莫非鐵篙子不在寨中麼。正忖度間。只見去的嘍囉。走下山來了。道。我家寨主有請。暴金剛聞言大喜。隨了嘍囉上山。魯英礙於情面。既未下山迎接。此時見暴金剛上來。不得不迎出寨外相見。各人一揖。魯英道。暴兄久違了。暴金剛道。魯寨主久違了。小弟只因一向在外奔馳。未暇時來拜望。多多抱歉。魯英道。暴兄言重了。用手讓暴金剛在前進寨。暴金剛謙遜幾句。便在前行。二人進了大寨。在聚義廳上分賓坐下。嘍囉獻上香茗。魯英問道。暴

兄近日在外如何得意。暴金剛道：小弟奔走江湖，一無所得，慚愧殊甚。不及寨主萬一。魯英見暴金剛虛僞客套，本想勸他一番，却無從進言，便道：小弟憑守一方，怎及得兄的見識。雖小弟時思出外遊玩，奈有寨務羈身，不克如願。暴金剛道：寨主今日爲何不見張大哥。魯英道：他與幾個朋友上襄陽去了。暴金剛道：到襄陽何事。魯英道：因沙龍五十生辰，因此與幾個朋友到襄陽祝壽去的。可惜小弟不能參預盛會，不知賢弟也要去否。暴金剛道：襄陽出山虎沙龍，果然名聞天下，但小弟僅聞其名，未見其人，是以未便前去。魯英道：暴兄既不認識，不便去的。近來聞得大哥不時在外採花取柳，不知有否其事。這句話說得暴金剛呆了一呆，要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慶五旬壽羣英聚會

晉三杯酒羽士稱觴

暴金剛聞聽此言，不禁呆了一呆，搭訕着道：大哥從那裏得來此話，豈不冤屈人麼。在昔雖尋花問柳，亦不過逢場作戲而已。近來却早已改過了。魯英是個誠實漢子，信以爲真，便道：日後待衆人襄陽祝壽回來，小弟當代大哥釋嫌。暴金剛聞言，不解其故，便道：鲁大哥代小弟釋嫌，不知釋什麼嫌。魯英便將病二郎黃良等在寨中結義等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暴金剛方才明白，說道：提起那黃二哥，甚是欺人。黃大哥與我也甚知己。獨黃二哥苦與我作對，想這個嫌隙，恐魯大哥不易與小弟解脫。只好他日再說了。魯英道：暴兄放心，此事包在弟的身上。暴金剛道：如此費魯大哥的心了。言畢，喝了一口茶，心中想道：今日來此，爲的是訪鐵篙子下落。張起龍既不在寨中，諒魯英不得而知。况此人吃肉言佛，自己做強盜，勸人家爲善，與我性情不合，我何必必

與他細說。略略談了數句。起身告辭。魯英道。暴兄難得到此。何妨盤桓幾日。暴金剛見魯英一番盛意。堅辭不得。只得在寨中就攔了一天。次日用過午膳。便向魯英辭別。魯英見留他不住。親自送下山寨。一揖而別。暴金剛離了雁峯山。恐鉄面銅鬚。賽蛟龍在寨中等候。心焦。日夜趕路。向采石島而來。行了數十里外。在荒山野道之間。忽聽背後有人喝道。暴金剛慢走。有我來了。暴金剛吃了一驚。心中忖道。何人在後叫喚。聽這聲音很熟。忙回頭看時。正是那日在林中的漢子。手提鉄篙。在後趕來。不禁大怒。喝道。你這廝。今日相見。誓必將你擒獲。帶回寨去。那人道。甚好。不要走。且來見個高低。手提鉄篙。趕上前來。一篙向暴金剛劈面打來。暴金剛用手巾單刀招架。沒有兩個回合。抵擋不住。那人一鉄篙打在暴金剛的單刀上。暴金剛虎口震開。撇了那人。思量逃走。那人哈哈大笑道。暴金剛。此時還想往那裏逃走。暴金剛逃避不及。被他抓住。那人道。如今你還想逃跑嗎。暴金剛大怒道。匹夫。我既被你擒獲。斬殺由你。大丈夫生決不畏懼。休要這樣欺我。那人道。我也不殺你。言罷。便在身上取出單刀。將暴金剛左耳割去一個。將他放了。暴金剛見那人鬆手。彷彿漏網之魚。忍痛飛奔逃遁。逃出十餘里外。方才放心。看看那人並不趕來。便在樹林之中。坐下休息片時。身上帶有刀鎗藥。敷在左耳之上。暗自忖道。怎生回去見人。倘不回去。又恐汪大哥在寨中等候。左思右想。還是回去的好。打量已定。出了樹林。匆匆趕路。次日已抵鄱陽湖邊。岸下有現成探子船隻。渡河進了大寨。余道元還未回去。正與汪擎天黃傑二人。在聚義廳飲酒談心。忽見暴金剛回寨。離座迎。暴金剛見余道元在座。便問道。余道元兄幾時來的。余道元道。來了多日。正惦念着賢弟。彼此坐定了。余道元道。聞賢弟去打聽鉄篙子下落。不知可會打聽明白。暴金剛道。提起此事。令人可恨。余道元啞驚道。賢弟何出此言。莫非張起龍不顧義氣。言語之中。有得罪賢弟之處。

暴金剛道。並非爲此。小弟到雁峯山。張起龍不在寨中。往襄陽祝壽去了。二寨主魯英甚是義氣。留我寨中住宿一宵。不料次日下山。在路中遇見那日林中那人。汪擎天道。遇見了那廝便怎麼樣。暴金剛道。小弟見了他。就想將他拿獲。汪擎天道。賢弟明知不能擒獲他。竟敢買勇上前。可見賢弟英雄。甚是佩服。暴金剛道。不料那人本領高強。小弟敵他不過。被他擒住。汪擎天道。何人救你回來。暴金剛說到這裏。祇得扯一個謊道。我雖被他擒住。也是一時失察。後來被我掙脫。稍不留意。左耳被他削去了。小弟忍痛逃回。求大哥代小弟報仇。汪擎天果見暴金剛左耳割去。大怒道。這個匹夫。委實可恨。憑兄誓殺此人。余道元道。此人果是可惡。可惜不知此人姓名住址。不然我們立刻去將此人擒來。不怕他有三頭六臂。難逃我手中這口寶劍。言罷將劍一晃。光驚四座。暴金剛道。好劍好劍。余道元道。此劍有斬釘削鉄之能。便將得劍之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。看來此人一時恐無處找尋。只好慢慢探聽他的下落。日後憑兄遇見此人。與賢弟報仇便了。忽忽過了幾日。余道元因在寨中耽擱日久。便向衆人辭別。要回九連山望鶴觀去。衆人留他不住。只得相送下山。余道元向衆人一揖而別。乘了划子。出了水柵。登岸回觀去了。再說光陰迅速。日月如梭。這日已是五月初旬。十六日便是出山虎沙龍壽誕之期。沙家莊中。過了初二三。莊丁打掃莊門。掛燈結彩。送禮的人。紛紛不絕。到初六七。水陸英雄來送禮拜壽的。已一日多一日。又過了數日。鉄篙子張起龍等。到。只見浪裏蛟黃順。賽諸葛陳賢。飛天鷄子徐慶。以及各路英雄。俱已先後趕到。等到十三那天。正是沙龍第一日。上壽之期。天下水陸英雄。趕到的已有六百五十多位。收下禮品。共值數十餘萬。沙龍心中自是歡喜。晚間在廳上。設下六七十桌酒席。點了大香大燭。衆人與沙龍拜壽。沙龍一一還禮。沙龍檢點手下徒弟。及莊中莊丁各人。皆到。獨缺了兩個人。正是賽方朔馬七。

鉄腿張二心中暗自不悅道。張二不來也罷。馬七這個畜生。我平日待他不薄。天下英雄不辭萬里之勞。俱皆跋涉而來。這小畜生不到。他太不知禮了。沙龍心雖不悅。面色如常。這晚整整鬧了一夜。到天色微明。始酒闌席散。各自安寢。沙龍回到夫人房中。便將心事告訴夫人。沙夫人道。那孩子懂得什麼。他定將員外的壽誕忘了。所以不知到何處去了。沙龍經夫人一番安慰。也不將此事放在心上。只因連日應酬衆英雄。甚是辛苦。此時已十分困倦。便與夫人上牀安睡。一夜無話。且說次日清晨送禮的人。仍紛至沓來。各路英雄還有陸續趕到。沙龍在夫人房中睡了二三個時辰。聽得外面人聲喧鬧。只得起身出外應酬。這日到英雄。比昨日更多一倍。瞬時午酒齊備。各人稱觴慶祝一番。晚間是上壽酒。鬧了一夜。次日便是正日。衆英雄共有一千多位。這日祝壽。正如開了一個英雄大會。依次入席稱觴。衆英雄皆要敬沙龍壽酒。賽諸葛陳賢道。諸位且慢。這裏共有一千多位。各人敬一杯。已要一千多杯。沙大哥連日辛苦。那裏有此酒量。最好在諸位中。擇年齒最長者三人。冬敬三盃。其名叫做三星拱照。不知諸位以爲如何。衆人俱說甚好。便在座中選擇。只有兩人年齒最長。年紀俱在八十左右。却找不出第三人來。衆人正在躊躇之間。忽見莊丁進來報道。莊外有一道人前來拜壽。說是武當山來的。命小的先進來稟報一聲。賽諸葛陳賢聽了。大喜道。武當山裏的道人。必定是紫竹道人。此人小弟認識。生得仙風道骨。年在八十左右。這時正用得着他。不道他也來登門拜壽。隨跟了沙龍出外迎接。須臾沙龍陳賢迎了紫竹道人進廳。衆人起身行禮。但見紫竹道人。鶴髮童顏。仙風道骨。果是神仙中人。紫竹道人見衆英雄起身迎接。急忙一一還禮。請衆人坐下。便在內廳正中一張桌前坐下。這一桌正是賽諸葛陳賢。飛天鷄子徐慶。水上飄蔣忠。浪裏蛟黃順。蠍子虎張青。水中金蟬蔣成。鉄篙子張起龍。上首一個座位。便是壽

翁沙龍的坐位。這時旁邊又順出一個坐位。便請紫竹道人坐下。紫竹道人道：「小弟今日來此，是來與沙大哥拜壽。還帶來了三杯壽酒，便在懷中取出一個葫蘆，取身到香案壽帳之前，向下便拜。」沙龍攔阻不住，只得一旁答拜。紫竹道人向上拜了兩拜，又向沙龍一揖。沙龍也還了一揖，仍回原處坐下。陳賢便將方才擬舉三星拱照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紫竹道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小弟來得巧極了，却又帶來三杯壽酒，此酒是從一個友人處取來的。飲了身輕體健，有轉老還童之功。」陳賢這時便將方才選定的兩位老英雄舉出。一位是江西燕尾山燕兒李空，一位是山東碧水蕩飛天豹子蕭忠。這二人與紫竹道人，也認識。過來寒暄數句，又順過兩個坐位。一齊坐下。燕兒李空先斟了三杯酒道：「沙大哥飲了此酒，壽登八百。」沙龍一一飲盡。第二個便是蕭忠，也如數敬了沙龍三杯。紫竹道人也在葫蘆中，用杯子傾出三杯仙酒，噴出一陣香味。衆人一齊喝彩道：「好酒啊！不愧是仙家之寶。」這是我家沙大哥的洪福，將來與陳搏仙師同登壽域。紫竹道人將酒傾在盃中，先遞了一盃與沙龍。沙龍笑逐顏開，將酒接在手中，一飲而盡，覺得香入心脾，神清氣爽。紫竹道人接連將三盃仙酒敬畢，說道：「大哥如今已登壽域，倘能養氣攝生，自有好處。」沙龍謝道：「此皆我兄之賜，言畢一齊坐下。」沙龍道：「小弟一向掛念兄長，奈兄長雲遊四海，故此做壽亦無帖子送到，不道兄長猶能思及，使小弟感激不盡。日來小弟家中出了一件奇事，便將失劍之事說了一遍。」紫竹道人道：「不道大哥莊中也有人敢來盜劍，今日水陸英雄會聚一堂，大哥何不將此事向衆位查問一番？衆人中或有人知曉，也未可知。」沙龍道：「小弟今日賤辰，本不該驚動衆位，正因此事，所以邀請水陸二路英雄到此，不知兄長在外雲遊，亦有所聞否？」紫竹道人道：「小弟的去處，盡是荒山曠野，並無若輩蹤跡，安有所聞？」此時衆英雄正飲得興高彩烈之時，賽諸葛陳賢道：「今日諸位光臨，沙

大哥甚是感激。但有一件事情。要向衆位英雄詢問。衆人齊聲應道。沙大哥有事。但請言來。賽諸葛陳賢便將沙龍失劍之事。當衆說了一遍。衆人俱皆面面相覷。竟無一人知道此事。過了半晌。回說不知。燕兒李空向沙龍說道。此事在小弟看來。甚是蹊蹺。想大哥威名遠振。江湖中有誰不知。誰敢來盜此劍。不知大哥身旁有什麼人取去否。這一言。說得正合沙龍心病。便道。小弟正爲此事猜疑。我有徒弟馬七及莊客張二。今日席中獨少此二人。想馬七平日我甚契重。張二也來我莊中多年。莫非他二人將劍盜了去不成。紫竹道人道。人心莫測。大哥不可不追查此事。沙龍便喚衆莊丁來問。各人俱言不知。內中一人叫黃六的答道。小的在上月間。到親戚家去。在路上與馬七張二相遇。我問他二人到何方去。二人說是去訪友。直至今日還未回來。莫非其中別有緣故。小的就不知了。沙龍問道。他二人面色如何。黃六道。似有驚恐之狀。沙龍聽了。半晌不言。忖道。看來此事。必是二人所爲。便向廳中衆英雄道。拜煩衆位弟兄。爲小弟捉拿兩個畜生。衆人聽了。個個答應。座中張起龍起身說道。沙大哥寶劍失去。已有端倪。可是小弟也要請衆位弟兄幫忙。便將在途中失去鐵篙之事。細說一遍。衆人個個稱奇。答應幫同在江湖探聽消息。張起龍言畢。又有病二郎黃良。提及失去寶刀之事。衆人道。今日在此聚會。不道聞了三件驚人之事。我等在江湖上多年。從未聽過這樣奇聞。今日水陸英雄俱在。不知此事。到也罷了。既已知曉。衆人設個願。必將此事訪尋個水落石出。明年元宵日。我們仍在此聚會如何。衆人個個道好。午宴以後。又吃晚筵。整整在沙家莊。鬧了半個多月。方始各人陸續散去。沙龍一人在莊中悶悶不樂。好生沒趣。便喚進兩個徒弟。一個名劉高。外號穿山甲。一個名羅夢星。外號壁上飛。他二人原是沙龍得意門徒。本領高強。俱有飛簷走壁之能。二人進來問道。師傅有何吩咐。沙龍道。並無別事。只因你師弟馬七與

莊客張二。他二人一去不歸。爲師失去的寶劍。他二人正有嫌疑。所以我要派你二人出外。訪他兩個蹤跡。或將二人擒來見我。不知你二人願去否。二人道。師傳吩咐。敢不遵命。沙龍給每人二十兩銀子。作爲路費。二人別了沙龍。帶了行李包裹。一路訪尋去了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賀家村親身訪徒弟 彌陀寺遁走遇師兄

穿山甲劉高與壁上飛羅夢星二人。別了師傅沙龍。帶了行李包裹。一路出了沙家莊。訪尋馬七張二消息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到處訪查蹤跡。暫且慢提。再說在沙家莊拜壽回去的衆英雄。各人分頭而別。偏黃良張起龍等幾位英雄。邀了賽諸葛陳賢與飛天鷄子徐慶同行。陳賢徐慶推辭不脫。只得與衆人同行。沒有數日路程。已到雁峯山。鉄篙子張起龍邀衆人進寨。魯英得信出外迎接。一一見禮已畢。各人進內。在聚義廳分賓坐下。小嘍囉獻上茶來。又取上淨面水。各人淨過了面。鉄篙子吩咐廚下備酒。衆人便在聚義廳上開懷暢飲。席間二寨主魯英。道及胭脂虎暴金剛來寨之事。乘機向黃良進言道。那廝既肯改惡從善。二哥以後也不必與他爲難。予以自新之路。黃良道。五弟莫信那廝鬼話。那廝性情譎詐。全是胡言。恐那廝來此別有用意。以後五弟幸勿將機密之言。說與他知。倘若真能改過從新。愚兄何必與他爲難。魯英聽了黃良之言。半信半疑。唯稱是。各人飲了個盡醉方止。住了數日。又到盧家村白眉毛盧虎家中盤桓。水中金蟬蔣成歸心甚急。次日與病二郎黃良。蠍子虎張青三人。便向張起龍告別。張起龍便久留。又在雁峯山耽擱一日。次日早起。三人梳洗已畢。辭了衆人下山。張起龍等將三人送至山下。一揖而別。張起龍等回寨。蔣成黃良張青三人同行。日

行夜宿。行了數百里旱路。方僱了船隻回蘆花河水寨。一帆風送。半月光景。已近蘆花河口。水寨嘍囉得信。便備了船隻迎接。水中金蟬心中甚喜。與黃良張青三人到自己船上。賞了那船戶數兩銀子。船家歡天喜地。搖船而去。未幾船抵山下。二寨主水中鯉魚邱亮親自下山迎接。諸位大哥回來了。衆人答道。回來了。相將上山。此時日已晌午。二寨主吩咐廚下速備酒飯充饑。黃良張青二人便耽擱在蔣成寨中。不覺半月有餘。一日衆人正在寨中飲酒。談及沙龍失劍。張起龍失篙。及自己失寶刀一事。水中鯉魚邱亮道。天下事無獨不偶。沙大哥失劍。大哥失刀。更奇是張起龍鐵篙。視如珍寶。平日手不離篙。篙不離手。也會不翼而飛。豈不駭人聽聞。正在閑話之間。忽報閃電手邱公明來訪。蔣成吩咐有請。邱公明乃是不速之客。蘆花山不時進出。因此不勞衆人迎接。早打從外面進來。彼此一揖。吩咐嘍囉添上杯箸椅子。讓邱公明首座。公明謙讓再三。坐了二座。首座讓黃良。黃良推辭不得坐下。張青三座。蔣成四座。邱亮坐了主位。執壺斟酒。各人先乾了三盃。然後淺斟細酌。談及失劍之事。蔣成道。沙大哥之劍。那日在席間已稍有端倪。邱亮道。不知何人所盜。蔣成道。却是沙龍愛徒馬七盜的。還有一個莊客張二。此人沙大哥待他頗好。可見人心莫測。邱亮道。何以見得是他徒弟盜的。沙大哥乃是蓋世英雄。既無憑證。何以就知是馬七盜的。如此看來。沙大哥徒負英名。蔣成道。此事也不是沙大哥說破。乃是江西燕尾山老英雄燕兒李空所說。因那日沙龍慶壽。天下好漢俱到。沙龍的徒弟頗多。個個皆到。獨少他二人。所以事有可疑。再加一個莊丁的證明。因這個莊丁出外。在路中遇見二人。形跡詭秘。可見二人全無心肺。但不知這二人現在何處落腳。二人既有此劍在手。恐一時不易擒獲。邱公明道。提起這二人。小弟與他們日日相聚。但聞此劍。並非二人本意要盜此劍。內中却有一個緣因。蔣成聞言大喜道。不料我們閒

談。竟得聞此失劍之奇聞。誠出於意外。如此便請賢弟將此事細說。邱公明遂將馬七張二盜劍的來蹤去跡。細說一番。衆人方才明白。水中鯉魚邱亮道。如此說來。賢弟在賀家村。與二人相聚多時。邱公明道。不錯。他二人此時尚在賀家。請諸位兄長在外勿言。水中金蟬蔣成道。公明弟。此言錯矣。他二人盜劍。既非本意。沙大哥也可原宥。此時正追究那劍的下落。他二人曠在賀家村中。終非了事。在愚兄之見。速去報與沙大哥知曉。讓沙大哥將二人拿回去。那時再替他討情。此事一舉兩得。一則免沙大哥終日悶悶不樂。二則他二人也有出頭之日。如今他藏在賀家村。難道一世不想出頭麼。况沙大哥在做五十大壽的一日。會將此事委託水陸兩路英雄。訪捉二人。你能躲得了麼。邱公明聽了蔣成一番言語。便道。蔣大哥說得有理。果爲一舉兩得之事。但大哥事不宜遲。遲恐二人他往。蔣成見邱公明允許。心中大喜。便將他留在寨中居住。次日便請病二郎黃良去到沙家莊送信。病二郎黃良並不推辭。欣然就道。帶了隨身包裹。別了衆人。乘船到襄陽而來。湊巧一路順風。沒有一個月工夫。已到襄陽。船泊岸邊。黃良上了岸。便吩咐囉囉將船搖回。黃良來到沙家莊。莊丁上前迎接道。黃爺來了。讓小的通報莊主。其時沙龍正在書房納悶。忽見莊丁進來報道。稟莊主。病二郎黃良有事來見。沙龍連說快請。心中忖道。莫非黃良有何消息來報。急忙出外迎接。行至莊外。正見黃良已進來。對施一揖。邀黃良到書房中坐定。莊丁獻上香茗。沙龍心急。不待黃良開口。問道。黃賢弟在外。可有什麼消息。黃良道。正爲得了消息。來報與大哥知曉。便將在蘆花寨遇邱公明。提及馬七張二之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沙龍聽了。氣得一言不發。過了好多時。方才說道。這兩個畜生。果然可惡。如此說來。事不宜遲。先將這兩個畜生擒來。再說。這事有勞賢弟。我們還是同去走一遭。黃良道。小弟遵命。沙龍只帶了隨身用的寶刀。穿了隨身的衣服。並

不耽擱。立刻與黃良出了莊外。向太原縣趕來。日行夜宿。那日已到太原縣鎮上。用了酒飯。向酒保問明了賀家村方向。會了酒釵。便到賀家村來。黃良謂沙龍道。我們最好在夜間去捉拿他們。倘日間去。露了風聲。他們必然躲避。沙龍道。賢弟此言。到也有理。我們且去看了方向。夜間省得多費週折。黃良點頭稱好。二人一路談心。不覺賀家村已在面前。二人止住脚步。略略看了一回。仍回鎮市而去。再說馬七張二二人。自從彌陀寺失去雙劍。心中兀自不樂。一日閃電手邱公明別去。心中更是不安。恐他在外露了風聲。此事非同小可。因此每日懷着鬼胎。賀豹曉得二人心事。時常勸慰。這日馬七在草堂上下棋。忽見賀豹的兒子匆匆進來。到他父親面前說道。方才村外來了兩個大漢。在村外窺探。孩兒看了。不敢聲張。故此回來。報與爹爹知曉。賀豹聽了。並不放在心上。旁邊馬七聽了。不覺吃了一驚。忙向光耀問道。那兩個漢子如何打扮。光耀道。一個身長七尺。領下有鬚。面皮淨白。身軀魁梧。腰帶寶刀。還有一個身軀矮小的。馬七格外吃驚。向賀豹道。不好了。這個身軀高大的。正是我師傅沙龍到了。這事怕的是閃電手邱公明在外露了風聲。不然我師傅怎會到此。況我師傅聲名浩大。各地皆有心腹。叫我二人往何處逃走。賀豹道。賢弟且慢着慌。待愚兄到村外查問一番。此事是否確實。不可聽這孩子的話。說着收了棋盤。出外而去。沒有多時。進來說道。方才果有這樣兩人進村。如此看來。賢弟此處不能住了。你師傅今夜一定要來。在愚兄之見。賢弟且到荒野所在。暫去躲避一時。張二道。別處去不得。還是仍到彌陀寺中住宿一宵。等明日再說。賀豹道。張二兄此話甚是。看今晚令師到來。愚兄自有言語對付。但你二人在寺中。萬萬不可出外。是否明日待愚兄來送過信。方可出外。三人商量已定。馬七張二將隨身應用衣物。打了包裹。別了賀豹。匆匆回彌陀寺去。賀豹見二人去後。親自出外。叮囑村人。明日如有人來。詢問

馬七張二。諸位千萬回說不知。村人齊聲答應。賀豹回到家中。用了晚膳。回房安睡。假作鼾聲。靜無消息。時至三更以後。果聽屋上有極微的聲響。心中忖道。沙龍果然來了。不敢出外觀看。但聽聲音一回兒下屋去了。賀豹以爲沙龍已去。正想起身下床。忽聽一聲响亮。已到屋內。接着呀的一聲。走進房來。賀豹思量開口。心想沙龍與我無仇。是來擒馬七張二的。馬七張二既不在此。與我無涉。不如待我假裝酣睡。看他如何。因此鼾聲大作。却見二人進房。黑暗之中。看不清楚面貌。只見一個身長七尺。一個身軀矮小。俱穿着一身夜行衣服。在四週看了一遍。返身出房。逕自去了。賀豹一夜未曾合眼。少停金雞四唱。東方發白。賀豹起身。見房門掩着。到草堂上觀看。全無形跡。心中讚道。沙龍名不虛傳。果然本領高強。不是昨日孩子看見。恐馬七張二早已擒去。沙龍今日必要前來回信。便一人坐在草堂上等候。果不出他所料。見有二人從外進來。正與昨夜黑暗中所見相同。便起身出外迎接道。二位壯士何來。那身形高大的正是沙龍。便道。我二人來此。正因問個信。此處有位義士賀豹。不知住在何處。賀豹見問。心想瞞過他。一想不好。瞞過他。反覺自己心虛。便答道。正是在下。沙龍拱手一揖道。多多冒犯。賀豹邀二人進內。沙龍並不推辭。讓病二郎黃良先行。病二郎讓賀豹先行。賀豹道。二位是客。還請二位先行。當下一齊進了草堂。謙遜坐下。用罷香茗。賀豹道。敢問二位尊姓大名。到此有何見教。沙龍道。在下姓石。名少泉。指黃良道。這位姓白。名善仁。只因聞得在下的契弟馬七張二。在於尊處耽擱。是以特來拜望。不知他二人現在何處。賀豹心中暗暗忖量。只得扯個謊道。二位義士。問那馬七張二二人。月前果在小弟處耽擱。現在却不在弟處了。沙龍道。不知他二人往何方去的。賀豹道。聽說他二人要往沙家莊去。沙龍聽了此言。半信半疑。曉得二人確已不在此處。心中甚是納悶。便道。如此到有擾了。略談數語。起身告別。賀豹

送出村外。一揖而別。沙龍黃良二人出了賀家村。沙龍心中甚是納悶。向黃良道。賢弟。剛才賀豹之言。二人離了此處。回沙家莊去了。愚兄想來。他二人決非回轉沙家莊。不知又到何處去了。二人甚是可惡。如今有勞賢弟跋涉一踰。一時也無處去尋。不如回莊去罷。黃良道。大哥言之有理。我們回莊再作計較。二人便一路回沙家莊來。再說馬七張二離了賀家村。二人行走如飛。不多片刻。已抵彌陀寺。二人不覺吃了一驚。只見彌陀寺大門半開半掩。馬七道。張二哥。你看這廟門虛掩着。莫非那和尚又來不成。張二道。和尚既去。決不敢再來。這必是江湖人在此落脚。我們且進去看來。二人將廟門推開進內。只見並無人影。過了空院。便到殿上。忽聽矮門內有兩人喚道。馬師弟。張二哥。你二人怎生也到此處。二人聞聽有人呼喚。吃驚非小。抬頭一看。見是師兄穿山甲劉高。與壁上飛羅夢星。事已至此。只得上前招呼道。二位師兄從何處而來。穿山甲劉高爲人爽直。說道。奉師傅之命來尋二位回莊有事。馬七道。師兄不來。我二人也要回莊了。壁上飛羅夢星道。如此甚好。我們一同回去罷。張二道。我二人在外訪友。只因趕路辛苦。正想在此耽擱一宿。明日再行。巧遇二位。真好同行。羅夢星道。這也使得。這時已將黃昏。寺中有現成的柴米。到寺後去摘了一些蔬菜。造了晚飯。四人吃飽安置。那曉到四更時分。羅夢星起身小解。不覺吃了一驚。原來馬七張二已不知去向。急忙喚醒劉高。劉高道。我們上了他兩個當了。事不宜遲。我們快快追趕前去。二人帶了包裹。連夜追趕。直到天亮。不見踪跡。劉高心中恨恨道。此次不追獲則罷。如若追獲了。捆他回莊。不言二人一路痛恨。且說馬七張二。睡到三更光景。聽得劉高羅夢星二人。酣睡如泥。張二低聲向馬七道。賢弟。你看他二人都睡熟了。你我此時不乘機脫身。恐以後無此機會。馬七被張二一言提醒。忙道。二哥說得有理。你我走罷。悄悄起身。帶了包裹。縱身上屋。出了彌陀寺。望西飛

奔而去。此時劉高羅夢星也向西而行。四人起身。相距僅一個更次。故馬七張二在前。不過多趕了五里路。劉高羅夢星在後追趕。因不知二人在前。故不深追。先說馬七張二在前趕路。馬七道。張二哥慢行。你看前面山凹子裏挑着酒望子。裏面必有酒店。且進去吃碗酒如何。張二道。恐你兩個師兄趕來。如何是好。馬七道。他二人未必趕上這裏來。卽趕上此處。焉想得到我們在此山中喝酒。張二稱好。二人便進山凹中來。果見有一家小小柴扉。門前懸着一個酒葫蘆。裏面有兩張白木桌子。邊旁放着板凳。有一個老者坐在門前。見二人進來。便起身迎道。二位客官吃酒。請進裏邊坐罷。馬七張二進內。老者將桌案用揩布拭淨。二人坐下。老者搬上四個碟子。一碟子鹽水苡子。一碟子豆乾。一碟子豆腐。一碟子鹽菜。馬七看了。不合口味。問道。還有別的下酒菜麼。老者道。鄉村之間。那來好吃東西。要吃鮮魚鹹肉。要到鎮上去。離此還有十多里路。說着漫了兩壺白乾。放在二人面前。馬七先與張二斟了一杯。然後自己也斟了一盃。雖是村醪蔬菜。到也合口。二人談談說說。借此休息。再說穿山甲劉高。壁上飛羅夢星二人。一路行來甚快。片時也到山前。劉高向羅夢星道。師弟。我們且在此休息一回罷。好在馬七張二此時已不知逃往何處。二人便在樹陰下歇脚。羅夢星抬頭。忽見對面山凹內挑出酒幌。遂謂劉高道。好呀。師兄。你看這山凹內有酒幌挑出。我們坐在此處。到不如進山去喝杯村酒。劉高此時腹中正在飢餓。便道。我正想酒喝。還是師弟細心。二人起身進了山去。剛走到山裏。見店裏桌上有兩人坐着飲酒。羅夢星見了。不覺喜出望外。對劉高道。不料二人竟在此處。劉高一看。果是馬七張二。忙道。師弟。你我小心。此番萬萬不可放他二人逃走。羅夢星說聲曉得。二人從山後繞道過去。在酒家屋後翻身上屋。劉高在屋上等候。羅夢星一人飄然下屋。屋內馬七張二正在閑談。全不知道。忽聽門外大喝一聲好呀。你們却在

此處馬七張二抬頭一看。見是壁上飛羅夢星。馬七大吃一驚。急忙起身出外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巧使金鏢擒來甚易 痛熬夾棍死也無妨

馬七張二正在飲酒談心。忽聽外面喝道。好呀。你二人却在此處。馬七吃了一驚。見是羅夢星。曉得不好。急忙跳出外面。思量逃走。怎奈羅夢星眼尖手快。早已看見。喝道。馬師弟。此時還想往那裏逃。在背上取下單刀。攔住去路。馬七道。羅師兄。何故如此。羅夢星道。師弟。還是好好受擒。莫怪愚兄無禮。馬七道。既如此。也顧不得師兄弟之情。便將手中單刀一擡。道。請罷。羅夢星勃然大怒。二人便在空中。各執單刀廝殺。此時張二在屋內看得清楚。本想出外逃脫。因見羅夢星祇有一人。便在屋內跳到外邊。想將羅夢星擒住。也在背上取出單刀。大喝一聲。道。羅夢星。你也太不知禮。我二人再三讓。你乃屬情分。你却苦苦相逼。今日在此。休怪我們無情。一刀直照准羅夢星背後砍來。他未防屋上有人。穿山甲劉高看得清楚。心中忖道。張二好生無禮。師傅在莊中待他不錯。即使馬七盜劍。也當勸阻於他。才是正理。竟助惡爲虐。今日若不給個小心與他。諒他不知利害。便在懷中取出一枝金鏢。不偏不倚。便是一鏢。恰巧打在水腕之上。張二阿啣一聲。手中單刀噹的一聲响。亮落在地下。張二曉得不好。欲待逃走。不防屋上劉高又在懷中取出第二枝金鏢。一鏢又打中張二腿上。痛不可忍。跌在地下。劉高飛身下屋。將張二擒獲。用繩索將他反縛了。將金鏢拔下。鮮血直流。劉高身在有止血藥。替他敷在傷口。金鏢上血跡揩淨。仍藏在懷中應用。那壁上飛羅夢星與馬七殺了數十回合。不分勝負。馬七忽見張二被擒。吃了一驚。手中那口刀慢得一慢。早被羅夢星飛起一脚。將馬七踢倒在地。也用繩索將他

反縛了。那老者戰戰兢兢過來。跪下求道。大王饒命呀。夢星道。老頭兒不要着慌。我們不是打家劫舍的人。你休要害怕。快去燙兩壺酒來。饒你性命。那老頭兒不敢怠慢。忙去燙酒。取上四個碟子。夢星與劉高坐下。舉盃對飲。又命老頭兒造了飯吃。賞了老頭兒二兩銀子。老頭兒大喜道。被綁二位的酒資在內。還有多餘。劉高道。不用找了。一起給你。當下劉高背了馬七。羅夢星背了張二。出了山凹。趕回襄陽而來。日夜趕路。沒有多日。已抵沙家莊。其時沙龍未回。夢星劉高將二人放在空屋內。每日換人看守。等師傅沙龍回來發落。暫且慢表。且說沙龍與病二郎黃良。自從那日到賀家村探訪。不見馬七張二踪跡。因此心中悶悶不樂。二人回到客寓。耽擱一日。次晨會了店錢。離了村鎮。預備回轉沙家莊。黃良道。大哥既已出門。何妨在外多耽擱幾日。沙龍道。但不知那兩個小畜生。藏在何方躲避。我們且到蘆花山去。訪那閃電手邱公明。看他有否消息。病二郎道。大哥此言甚是。邱公明爲人爽直。諒他不會隱瞞。如此我們便向蘆花山去罷。二人便一路奔蘆花山來。日行夜宿。沿路探訪馬七張二消息。全無影踪。沒有多日路程。已到蘆花河邊。河邊探子搖過船隻。沙龍黃良二人上了船。嚙囉便慢慢搖往河心。未幾已抵山下。早有小嚙囉報上山去。水中鯉魚邱亮。閃電手邱公明。一齊下山迎接。此時沙龍黃良已上岸。彼此對施一揖。蔣成邱亮邱公明三人同道。不知大哥駕臨。有失遠迎。沙龍道。憑兄來得匆忙。無以爲禮。尙祈恕罪。各人客套了一回。緩步登山。進了大寨。分賓坐下。嚙囉獻上茶來。水中金蟬先向黃良問道。黃賢弟與沙大哥到賀家村。可會將馬七張二尋獲。黃良道。賀家村已經去過。賀豹爲人慷慨。獨未遇見馬七張二。因他二人在半月前。已離了賀家村訪友去了。水中金蟬聞言說道。如此說來。反累沙大哥徒勞往返。沙龍道。蔣賢弟說那裏話來。這是憑兄之事。焉敢言勞。言畢與邱公明通問姓名。邱

公明起身答道。不敢。小弟正是邱公明。邱亮在旁。忙起身道。我到忘了。他就是舍弟公明。冒昧得極。便謂公明道。這位就是沙家莊沙龍大哥。公明又起身行了一禮。沙龍道。邱賢弟到此幾時了。公明道。一個多月。沙龍又問道。小徒馬七與張二在賀豹家中。耽擱幾時。公明便將馬七張二如何遇見惡僧。回莊偷劍報仇。如何又在彌陀寺遇惡道。被他用點血術奪去雙劍。始末根由。細細說了一遍。氣得沙龍暴跳如雷。大罵不止。衆人勸道。大哥休要氣惱。日後將他們尋獲。定能水落石出。那時再將妖道擒獲。取回雙劍。此時且飲酒罷。沙龍聽畢。這才息怒。瞬息擺下酒宴。衆人開懷暢飲。直飲至酒闌燈炮方止。沙龍在寨中連日飲酒。到也安閑。只因心中思歸。又過了數日。便辭了衆人。仍與黃良回襄陽而去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數十日路程。卽抵沙家莊。到莊門外。莊丁請安稟道。回稟老爺。劉高羅夢星二人回來了。沙龍聽了問道。他二人可會將馬七張二擒回。李三答道。已把他兩個擒回來了。沙龍大喜。進了莊門。問道。劉高夢星二人在家麼。正說着。劉高羅夢星出來迎接道。師傅回來了。沙龍道。回來了。聞得你二人已將馬七張二擒回。將他二人囚在何處。劉高道。鎖在後院空屋內。日夜換人看守。沙龍道。你在他二人身上搜查。有無寶劍。劉高道。徒弟與他二人情如手足。未便搜查。但他二人身上並無寶劍。沙龍道。二人已將寶劍丢失。愚師已經訪問明白。稍停將二人提出審問便了。說着已到廳上。沙龍與黃良分賓落坐。莊丁獻上香茗。沙龍命劉高羅夢星與黃良見禮。二人向黃良拜見。黃良起身回禮道。二位賢姪。果然威風氣概。相貌驚人。不愧人稱穿山甲壁上飛了。可敬可敬。相見已畢。沙龍因出外多日。在廳上坐了片刻。便辭了黃良入內。廳上劉高羅夢星陪着黃良閑話。晚間沙龍命廚房中備酒。在廳上乘燭暢飲。直至三鼓方畢。只因連日趕路辛苦。沙龍要陪黃良在書房中安歇。黃良不肯。沙龍只得回到自己房中。一宵無

話。次日沙龍起身梳洗完畢。便來見黃良。見黃良早已起身。在書房中與劉高羅夢星二人談心。遂道。黃賢弟。爲何起得這般早。黃良道。大哥起得早。這時家丁已送進早點。各人用過。沙龍與黃良下棋。時至午膳。猶未終局。沙龍道。黃賢弟。非但武藝高強。原來棋局亦不弱。憑兄佩服之極。我們吃了飯。再續局罷。此時廳上酒宴已備。各人入席。午膳以後。沙龍仍與黃良對奕。結局黃良僅輸一子。各人欣然而起。飲了一盃茶。沙龍坐在廳上。吩咐劉高羅夢星將馬七張二帶來。去不多時。已將二人帶到。沙龍坐在太師椅上。勃然大怒。喝道。馬七張二。你二人幹的好事。還不快講來。張二見了沙龍之面。早有幾分懼怕。悄悄謂馬七道。事已至此。只有抵死不認。好在沒有真憑實據。斷不能將我們置之死地。倘有一字招出。只怕有性命不保。馬七道。小弟曉得了。二人言畢。一齊到沙龍面前跪下。張二道。莊主爺息怒。小人並沒有幹什麼歹事。不知何事。要請莊主爺示下。沙龍聽說。格外怒道。好一個口齒伶俐的張二。本莊主平日待你如何。我看你還是好好的招來。免受痛苦。張二道。莊主爺。平日待小的果然好。不知今日爲何要將小的審問。沙龍道。如今事已敗露。還是直說的好。你與馬七將我的日月雌雄劍。盜往何處去了。張二道。小的與馬七出外訪友。離莊多日。實不知莊主爺丟失寶劍一事。還請莊主爺詳察。沙龍見他一味抵賴。忍不住怒往上衝。喝道。好一個大胆的奴才。好說不聽。本莊主平日養你。正如養虎。受恩不圖報。反敢如此放肆。你們把他拖下去。重打五十大板。再問。壁上飛羅夢星與穿山甲劉高二人。想一不做二不休。上前將張二拖下。掀翻在地。打了五十大板。打得皮開血流。沙龍問道。張二還不肯招麼。張二啣恨在心。嘴裏求道。莊主爺明鏡高懸。小的實不知此事。就是將我打死了。死也無妨。沙龍道。張二。你們兩個做的事。已無抵賴餘地。便將二人如何起意盜劍。如何在彌陀寺被老道用點血術奪去。前前後後。

後細說一遍。張二聽了，陡吃一驚，想道：「此事怎會被他知曉？但我始終不認便了。」說道：「莊主爺，想是誤聽旁人之言。小的有多大的胆，敢做此事？」沙龍實在怒不能忍，喝令家丁將夾棍取來。家丁一聲答應，將夾棍抬來，放在廳上。張二見了，全無懼色。沙龍道：「快將這個奴才用刑。」劉高羅夢星將張二托住，上了夾棍。兩邊用繩子緊收。只聽張二大叫一聲，暈絕死去。兩邊忙將夾棍鬆了，將他放下救醒。沙龍問道：「你還不招麼？」張二道：「莊主爺小的未做此事，叫我如何招認？」病二郎黃良暗暗稱讚道：「此人果然口齒伶俐，可惜才不正用，便在旁邊說道：張二，你還是招的好，免得受苦。」我在沙莊主面前討個人情，恕你二人初次。張二聽了黃良之言，仍是不肯招認。沙龍吩咐劉高羅夢星將張二帶下去，將馬七帶上來，馬七匍匐地上，低頭不語。沙龍道：「畜生，你做的好事，抬起頭來。」馬七曉得師傅利害，忙道：「師傅在上，徒弟不敢抬頭。」沙龍冷笑一聲道：「劍敢盜得，此時連頭都不敢抬了。」馬七心中要想招認，又恐張二見怪，不如也看張二的樣子，始終不認，看他怎生奈何我。遂道：「師傅的劍，徒弟怎敢偷盜，求師傅細細訪查，自有水落石出之日。」沙龍聽馬七之言，知他與張二密約，一齊不招，問也無用，就是招了口供，劍已落入他人之手，兩個畜生不知恩仇，要他何用？吩咐一聲，將二人結果了罷。羅夢星劉高因與馬七有同師之情，張二在莊中也是十多年相交，一時不忍下此毒手。沙龍看了，分外惱怒，也顧不得師徒之情，跳下座來，在腰間拔出佩劍，一劍向馬七頸上砍下。馬七知難逃命，將眼睛閉了等死，只聽一人過來，用單刀架住沙龍佩劍，說道：「沙兄且慢發怒，看小弟薄面，恕了二人性命。原來正是病二郎黃良過來說情。沙龍怒不可遏，將手中寶劍一晃，避過黃良單刀，又是一劍在馬七頸上砍下。又被黃良單刀架住。沙龍連砍三劍，俱被黃良單刀擋去。心中怒氣已息了一半，坐下道：「黃賢弟，你那裏知道，今日非要將二人殺了，方洩我心。」

頭怒火。黃良道：「大哥可念師徒之情，饒他二人一條活命。」沙龍道：「想起二人所做之事，今日定要將二人身首異處。」既是賢弟說情，且饒他命。吩咐壁上飛羅夢星穿山甲劉高將二人各責一百大板，逐出莊門。劉羅二人放了單刀，羅夢星拖下張二，劉高拖下馬七。心想這一回用刑，張二馬七必定懷恨，非將二人痛打不可。於是運用平生之力，一百大板打畢，將馬七張二打得躺在地下，轉動不得。沙龍吩咐家丁將二人抬了，命劉高羅夢星押在後面，拋往荒山之中。沙龍道：「不是黃賢弟說情，今日定將二人殺死，談談說說，已是晌午時分。」沙龍在廳上與黃良對酌。沙龍道：「黃賢弟，天下有本領的道人，共有幾個？」黃良道：「就小弟所知，有本領的道人不多。北方有紫竹道人，南方有四龍道人，還有一人，在九連山望鶴觀修道。此人姓余，名道元，獨此人在江湖上，仗了自己本領，自成一家。不念江湖義氣，常與綠林中朋友為難。」沙龍道：「論起余道元，愚兄與他略有交情。這一次做壽，道元未來，如此看來，果如賢弟之言，是一個不顧交情之人。但愚兄雙劍究不知被何人奪去。」黃良道：「大哥不可一時性急，想天下英雄，誰不知大哥威風，此劍不過暫落他人之手。日後定有珠還合浦之時。」小弟今日在此耽延一日，明日要回蘆花山，在外當與大哥訪問便了。」沙龍連聲稱善。到了次日，黃良絕早起身，梳洗已畢，便要起身告別。沙龍道：「賢弟既要回去，愚兄不敢強留，但請吃了午酒去。」黃良見沙龍一番誠意，只得答應。在沙龍家中吃了午膳，告辭出莊，回蘆花河去了。再說賽方朔馬七與鉄腿張二，被棄在荒山之下。原來這座山，名長葉嶺，嶺上有一座小小荒廟，日久無人收拾，破敗不堪。那日來了兩個和尚，正是在太原縣化緣彌陀寺的和尚孫慕清，一個是慕清的朋友，法名禪明。外號人稱鉄木魚，也是江湖大盜。在路上與慕清相遇，因無處藏身，來到長葉嶺，見破廟內塵土堆積，曉得是座荒廟。二人便在廟內耽擱。日間出外抄化，夜來在嶺

下做些買賣。到也過得去。這日早膳已畢。二人關了山門。手中拿了綠簿。胸前掛了木魚。將木魚敲了一下。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。走下嶺來。鉄腿張二聽那聲音甚熟。在山下慢慢爬過來。附近馬七耳邊說道。賢弟好了。你聽山上有木魚之聲。是有修行的和尚下來了。想出家人慈悲爲本。方便爲門。你我的救星來了。倘有一朝出頭。與那羅夢星劉高誓不甘休。馬七怒道。他二人不說情。也就罷了。反而大板之下。全不留情。將我們二人打得遍體鱗傷。還將我們拋在荒山之下。存心置我二人於死地。誓必將二人結果性命。方洩心中之恨。張二道。你我且呻吟起來。那下山的和尚聽得。必來相救。賽方朔馬七側耳靜聽。山上果有木魚之聲。一路敲着下來。心中大喜。相將呻吟起來。要知以後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覓跡尋蹤修函往索 強詞奪理留劍不還

孫慕清與鉄木魚禪明二人。將到嶺下。忽聽草堆裏有呻吟之聲。慕清道。你聽那邊有一片呻吟之聲。你我過去觀看。鉄木魚諛說甚好。且說鉄腿張二故意呻吟着。等候和尚來救。是以留心瞧看。其時鉄木魚在前。慕清在後。但見那鉄木魚身長九尺。相貌兇惡異常。估量這和尚不是好人。心中懊喪不止。再一看後面孫慕清。格外吃驚。連喊晦氣。將頭低下。要想躲避。那裏來得及。這叫冤家相遇。分外眼明。早一眼被慕清看見。對鉄木魚道。踏破鉄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工夫。你看山脚下這兩個小輩。正是小弟的對頭。原來鉄木魚會聽慕清說過。所以慕清一提及。鉄木魚便已知曉。喝道。原來還是這兩個小輩。正是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今日仍遭在我們的手中。待我下去。將他結果。說畢。亮出戒刀。趕到山下來。至張二面前。一刀砍下。驀地對面飛來一枝

金鏢。回銜木魚的手腕打來。銜木魚躲鏢不及。即將手中戒刀。向下一磕。將那枝金鏢磕下。却不偏不倚。落在張二左腿上。把張二的左腿打穿了一個洞。張二痛不能忍。忙將金鏢拔出。血流不止。銜木魚將金鏢磕落。抬頭一看。見對面樹林內飛來一人。身長一丈。穿着一身黑色衣服。嘴上有幾根鬚髭。大喝一聲。掄起戒刀。直奔那人迎面門去。那人舉劍招架。旁邊慕清看了大怒。上來相助。對過林中。又飛來一人。面貌與那人相似。舉劍向慕清砍來。慕清舉刀架住。二人那裏是二人對手。沒有幾個回合。慕清被那人飛起一脚。踢倒擒住。你道來人是誰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的吳忠。吳隱二人。自從別了吳元帥。到處閑遊。這日來至長葉嶺。行經山下。忽聽有呻吟之聲。二人正思過來觀看。忽見山上有兩個抄化和尚下來。行俠之人。到處留意。見那兩個和尚。滿臉橫肉。不是好人。因此暗藏在林中。看這兩個和尚舉動。誰知和尚非但不搭救二人。反舉戒刀行兇。吳忠心中大怒。忙在手中放出一枝金鏢。却被銜木魚用刀磕下。因此縱身過來。將和尚擒住。慕清道。你這人姓甚名誰。我們二人往日與你無仇。近日與你們無怨。爲甚與我們爲難。吳忠道。我且問你。既是出家人。當以慈悲爲本。何故舉刀傷人。我們乃江湖俠客。專爲世上剪除不平。因此將你們擒住。慕清道。我們也不是殺人行兇之輩。只因他們無惡不作。從前我們在太原彌陀寺出家。他二人將我們趕出寺院。佔去做了巢穴。我們只得逃在此處。他們又將我的徒弟殺死。今日不知如何。他們也遇了狠手。被人家打得如此。棄在此處山下。也許是他二人的報應。被我們遇見。因想起殺徒之仇。所以與我們師兄。要將他們殺了。替我徒弟雪恨。不料遇見二位俠士。是我們罪該萬死。吳忠吳隱聽了慕清之言。信以真言。遂將二人放了。銜木魚與慕清見二人已將自己鬆綁了。心中大喜。銜木魚向慕清使個眼色。慕清會意。一齊撒腿跑了。彷彿漏網之魚。出籠之鳥。沒有多時。逃得

不知去向。吳忠吳隱看了好笑，便向地下臥着的鉄腿張二問道：「你二人姓甚名誰？為何臥在此處？」張二因想沙龍名振天下，不可直說，便將盜劍之事瞞過，推託在和尚身上。遂道：「我姓張名二，指着馬七道：他姓馬名七，只因前月在太原縣鎮上見方才逃去的兩個和尚，在鎮上強募惡化。我們二人上前勸解，那和尚不服，與我們爭鬪。我們因鬪他不過，後來訪得和尚在彌陀寺出家，故邀朋友去報仇。那和尚鬪我們不過，棄寺而走。不料昨晚我們在此經過，却與兩個和尚相值，因鬪他們不過，被他們打得渾身是傷，不能行動。今日又來將我們結果，不是二位恩公到此，我們性命休矣。」吳忠吳隱乃是行俠之人，到處扶危濟困，聽了不免動情，問道：「你二人家居何處？」張二道：「住在太原縣賀家村。」恩公既救我們性命，望將我們送回家鄉，感激不盡。」吳忠道：「由此處到太原，路途遙遠，有了待我僱一乘車子，將你們送去便了。」吳隱便去僱車子，吳忠在身上取出刀傷妙藥，替張二在鏢傷洞眼中敷了，將金鏢揩去血跡，放在懷中。剎時吳隱已僱了車子來，車夫將車子歇下，幫同將張二馬七抬到車上。二人身上未帶銀兩，吳忠在懷中取了十兩銀子，給張二作爲路費。張二馬七千恩萬謝，車夫推了車子，逕自去了。吳忠吳隱二人放心不下，在車後暗暗保護了十餘里路，見二人在車上無恙，便向別處行俠而去。按下不提。再說沙龍自從審問張二馬七，將二人棄出莊外，黃良告別以後，一人在莊中好生沒趣，念及失劍之事，分外納悶。一日，一人出了莊門，來到市上飲酒消遣，見有一家杏花村酒店，收拾得十分整潔，跨進店去，就有一人招呼道：「沙員外這裏坐呀。」沙龍舉目一看，認得是插翅虎黃傑，忙道：「賢弟久不見面了，一向可好？」說着已走進裏面，就在黃傑一張桌上坐下。酒保添上杯箸，黃傑道：「託大哥之福，一向粗安。拿起酒壺，給沙龍滿滿斟了一盃。」二人舉盃對酌了一回。沙龍便提起失劍之事，不知賢弟在外亦有所聞否？」黃傑

聽了吃驚道。大哥提及此事。若問別人。無人知曉。今日在此相遇。真是事有湊巧。小弟却知此事。便將前言細說一遍。沙龍大喜道。這事幸遇賢弟。原來雙劍落在余道元之手。余道元與我也是朋友。明日何妨修書一封。說明此劍失去原由。想余道元必將此劍送回。黃傑點頭稱善。二人在酒店中飲了多時。會了酒鈔。黃傑要告別他往。沙龍一定不肯。將黃傑邀了回莊。在客廳上坐下。家丁獻上香茗。壁上飛羅夢星穿山甲劉高與黃傑見過禮。談了一回。沙龍吩咐置備酒席。款待黃傑。酒席已畢。留黃傑在沙家莊盤桓了數日。黃傑從采石島別了賽蛟龍汪擎天。本要回家去探母。此時在沙家莊住了多日。心要掛念家鄉甚切。一日向沙龍辭別。沙龍留他不住。只得將黃傑送出莊外。拱手而別。次日沙龍修了一封書信。遣壁上飛羅夢星到九連山望鶴觀去見余道元。書中說明失劍之事。暗含索劍之意。取紋銀二十兩。給羅夢星作路費。羅夢星接了紋銀。帶了書信。在馬棚內牽出一匹駿馬。別了師傅。馬上加鞭。往向九連山而去。路上日夜馬不停蹄。一日已抵九連山下。縱馬上山。來到望鶴觀前。下馬離鞍。在門下輕輕敲了三下。只聽裏面答應一聲。出來一個道童。正是余道元的徒弟妙雲。見了壁上飛羅夢星。並不認識。舉手一拱。問道。大施主到此。有何貴事。敢是來拜望家師的麼。羅夢星道。正是在下。奉了家師出山。虎沙龍之命。有書信在此。要叩見尊師。余道元仙師不知。余仙師在觀中麼。說罷。在懷中將書信取出。遞與妙雲。妙雲將信接在手中。說道。家師出沒無定。待我到裏面去看了。方才知曉。請大施主進內獻茶。夢星便將馬拴在樹上。跟隨道童進內。在一間客廳內坐下。妙雲獻過了茶。將書信拿了進後院。見了師傅。雙手呈上。余道元將書信拆開觀看。原來是出山虎沙龍遣徒弟壁上飛羅夢星到來索劍的。妙朋友是有交情。但那雙劍。一劍我已贈與大師弟賽蛟龍汪擎天。作為鎮寨之寶。還有一劍。我也留在觀中。作為

鎖觀之寶。豈肯相還。沙龍來信。他也自不量力。但我也未必與他說明。傷了數年之交。只推說不在觀中便了。諒沙龍是個英雄。必定明白此意。也就不來索了。倘再來索取。我再與他說明不遲。打定主意。將原信依舊封固。遞給妙雲說道。你出去向來人說。家師出外去了。將原信給我退回於他。就說待家師回來。必將尊意稟明。叫家師到寶莊奉候便了。妙雲聽了師傅吩咐。答應一聲。來至外面客廳上。羅夢星見妙雲出來。便起身問道。尊師在裏面麼。妙雲道。適才進內。見師傅不在雲床上。想是出外雲游去了。請大施主將原信帶回。待家師回來。我當將此事稟明。叫家師到寶莊奉候。羅夢星見妙雲說得誠懇。信以為真。接過原信。放在懷中。起身告別。妙雲送羅夢星出觀。羅夢星又再三拜託。尊師回觀。務必請尊師到敝莊一敘。因家師有要事相磨。妙雲唯唯答應。羅夢星在樹上解下馬匹。拱手上馬。星夜回轉沙家莊。進了莊門。來到書房中。見了沙龍。便將前言細說一遍。沙龍也信以為真。只道余道元果是出外雲游去了。便向夢星道。你連日趕路辛苦。此時且歇歇去罷。想余道元回觀。必來此處。到了明日。沙龍又修書一封。遣羅夢星再往九連山。羅夢星帶了包裹銀兩。叩別沙龍。騎馬出莊。向九連山趕來。再說余道元。那日命妙雲打發羅夢星去後。次日更換道裝。來至采石鳥窠蛟龍汪。擎天寨中。將沙龍來信索劍之事。細說一遍。汪擎天怒道。沙龍好生無理。寶劍上又沒有他的姓名。焉知此劍是他的。老實說。食到虎口之中。還想拿出去麼。別人怕他英雄。我們却不怕他。他再來索取此劍之時。只說雙劍俱留在小弟寨中。作為鎖寨之寶。看他如何。余道元道。賢弟說得有理。愚兄也是這樣想法。等他再遣人來。我便這樣回答。二人言罷。汪擎天吩咐嘍囉整辦酒席。請余道元飲酒。嘍囉答應一聲而去。須臾已將酒席辦好。與暴金剛等在聚義廳上暢飲。各人猜拳行令。甚是熱鬧。酒席散後。余道元別了汪擎天。回觀而去。且說壁

上飛羅夢星。奉了師傅沙龍之命。帶了書信。二次到九連山來。望鶴觀門前下馬。將馬拴在樹下。舉手叩門。只聽裏面有人問道。門外是什麼人叩門。羅夢星在外答道。是我。奉沙家莊出山虎沙龍之命。二次前來下書。話猶未畢。觀門開放。出來一個道童。止是上次見過的妙雲。便請羅夢星進內。在客廳上坐下。獻過香茗。羅夢星豈口問道。上次我來此之後。尊師可會回來過麼。妙雲道。家師已回來過了。我會將此事稟明。不知可會到寶莊來過。羅夢星道。自從那日別後回莊。家師在莊中恭候。未見尊師駕臨。不知何故。妙雲道。想是又往別處去了。羅夢星道。今日尊師在觀中麼。妙雲道。待我進內觀看。就請夢星在外等候。自己轉身進內而去。沒有多時。聽得裏面有咳嗽之聲。羅夢星抬頭一看。只見出來一個道人。身穿藍綾綢道袍。頭戴束髮金冠。身長九尺。道貌岸然。心中忖量。此人必是余道元了。急忙起身迎接。二人分賓坐下。羅夢星取出書信。遞與余道元道。家師有書信在此。請仙師觀看。余道元將信接在手中。拆開了細看一遍。說道。你去回覆尊師。來書所云失劍之事。論交情。自當將劍奉還。怎奈現在雙劍。俱被我轉贈他人。提起此人。尊師想也知曉。乃是鄱陽湖采石島大寨主賽蛟龍汪擎天。拿去作爲鎖寨之寶。他是我的師弟。性情暴躁。不拘有什麼物件。一到了他的寨中。猶如食入虎口。焉想拿得出麼。所以此事。我已不能做主。請你回去。將言上復尊師便了。羅夢星聽了余道元的話。心中早已明白。曉得余道元不肯還劍。此話是他故意推託。我也不便向他多話。回去復命便了。於是起身告辭。余道元命妙雲相送出觀。各人一揖而別。妙雲將觀門閉了進內。羅夢星在樹下解了拴馬。打馬下山而去。日夜奔馳。並不耽擱。一日已抵沙家莊。家丁將馬牽去。羅夢星來到書房內。見了沙龍。將余道元之話。一一告稟。沙龍乃是一位有名英雄。心中不覺勃然大怒道。余道元這惡賊。真乃人面獸心。我沙龍不知便罷。今日既然

知曉。豈肯眼睜睜將劍爲他奪去。不將雙劍奪回。我沙龍誓不爲人。言罷。怒髮冲冠。羅夢星道。師傅息怒。賊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們何懼之有。但須多邀幾位有名英雄。到他觀中。與他講理。賊道。曉得我們利害。他自然將雙劍送回。倘然不服理論。那時便將他擒下。憑賊道有多大本領。那時衆英雄俱在。難道就擒不住他麼。沙龍道。賢徒言之有理。我明日修書數封。還是賢徒去辛苦一踰。將衆英雄邀來。再作道理。卽命羅夢星去更衣用飯。到了次日。沙龍絕早起身。先寫了三封書信。一封是請山東碧水蕩飛天豹子蕭忠。一封是請武當山紫竹道人。一封是請山西燕尾山燕兒李空。這三位都是前輩老英雄。沙龍將信寫好。放在案上。移時壁上飛羅夢星進來。沙龍取出紋銀五十兩。書信三封。命夢星快去快回。羅夢星答應一聲。別了沙龍。來到自己臥房內。換了衣服。帶了包裹。騎馬出莊而去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目底無人盤踞水寨 江湖有友邀集山莊

沙龍因余道元不肯還劍。到也罷了。反故意設辭推託。心中萬分惱怒。恨不能立刻到九連山。將劍索回。方洩心中之憤。故此等羅夢星去後。他性急如火。立刻又寫了數封書信。一封給雁峯山鉄篙子張起龍。一封信蘆花河水中金蟬蔣成。蠍子虎張青。病二郎黃良。閃電手邱公明。水中鯉魚邱亮。一齊到沙家莊聚會。信中提明九連山余道元。口出大言。不肯還劍之事。又請水中金蟬代邀水上飄蔣忠。賽諸葛陳賢。浪裏蛟黃順。飛天鷄子徐慶。當下書信寫好了。喚過穿山甲劉高。叫他到各處送信。另給盤川五十兩。劉高將銀兩書信接在手中。別了師傅。來至自己臥房之中。帶了包裹馬匹。一路出莊下書而去。再說九連山望鶴觀余道元。打發了

壁上飛羅夢星去後。心中思量。久聞沙龍威名浩大。交情廣闊。這一次羅夢星回去復命。沙龍得知。必定不肯甘休。倘邀了天下英雄。前來理論此事。我便如何處置。左思右想。毫無主意。便下山來至翻陽湖采石島。見了師弟賽蛟龍汪擎天。便將沙龍二次來索劍之事。細說一遍。賽蛟龍冷笑一聲道。師兄徒有英名。原來胆小如此。大丈夫做事。言則行。行則不懼。一個小小沙龍。算得什麼英雄。從前小弟怕他。如今沙龍不來則罷。來則與他分一高低。若將沙龍擒下。世上英雄。除了小弟。即是大哥。天下英雄。還有誰敢與我們作對麼。余道元聽了汪擎天一番大言。心中不悅。說道。賢弟。不可這樣小看了人。須知沙龍非等閒之輩。此人既有如此聲名。必有特殊本領。而况沙龍這一次來。他豈不知道你我威名。必定多邀好漢一齊前來。你我必要早作準備。方操勝算。倘自己一味傲慢。必有所失。賽蛟龍聽了此言。怒不可遏。喝道。師兄欺我太甚。為何徒誇他人之能。滅了自己威風。小弟甚是不服。沙龍來時。你看小弟對付他便了。余道元見賽蛟龍是個莽夫。不便與他較量。說道。如沙龍來時。我請賢弟對付他便了。賽蛟龍怒氣方息。吩咐嘍囉去辦了酒席。聚義廳上飲酒。衆人高談闊論。無非誇讚賽蛟龍汪擎天英雄。汪擎天受衆人奉承。心中喜不自勝。喝畢一盃酒。跳出座外。將平生最心愛的一根鐵棍。帶着衆人舞了一回。只見他上下盤旋。冷氣颼颼。舞做一團。寒光閃閃。果然舞得潑水不進。席上衆人看了。個個喝彩。汪擎天格外高興。舞罷鐵棍。又來吃酒。衆人你勸一盃。他勸一杯。把個賽蛟龍勸得大醉。瞬時天色已晚。衆人將賽蛟龍扶進臥室去睡。余道元也在寨中住了一宵。次日天明。賽蛟龍酒醒。起身在聚義廳上吃了早點。余道元便告辭下山。衆人一齊送到山下。賽蛟龍向余道元道。師兄。倘沙龍來時。你差妙雲來我寨中送個信。待我帶了鐵棍來對付他便了。他肯罷則罷。不肯。我便將他擒下。不怕他人多。我這裏也有

衆英雄抵擋着他。余道元道：師弟此言甚是。待沙龍來時，我遣妙雲來寨中通信便了。各人一揖而別。余道元乘了划船，到了岸旁，上了岸，打發划船回寨。他便一路回九連山望鶴觀去了。再說壁上飛羅夢星，打馬向山東一路而來。一日已抵瀝城縣地界，一直向南而行。經過一座山寨之下，羅夢星正在縱馬前進。樹林內忽跳出一羣嘍囉，上前攔住去路。齊聲喝道：來人快快下馬，留下買路錢來，放你過去。羅夢星在馬上性急如火，看看天色將晚，因恐錯過宿店，却遇見這一羣嘍囉攔住馬頭，更加怒不可遏，大喝一聲道：我把你們這狗輩，休得逞狂，諒你們也不知老爺的利害。休想逃得一個。待我來將你們一齊結果了性命。喝罷，跳下馬背，拔出單刀，直向衆嘍囉砍來。衆嘍囉並不懼怕，各舉單刀，將他圍住廝殺。殺了十餘回合，衆嘍囉雖然利害，究非羅夢星的對手。早殺得大敗而逃。羅夢星在後追趕，忽見前面來了一位寨主，生得虎背熊腰，手執一根長槍，騎馬而來。大喝一聲道：何方來的小子，敢在本寨主山下放肆。羅夢星聽了，大怒道：狗強人休要逞強，快快通名上來。老爺刀下不殺無名之輩。那寨主聽了大怒，拍馬過來，一槍直奔羅夢星咽喉刺來。羅夢星將身躲避，一個在馬上，一個在馬下。二人戰了數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那寨主因在馬上不便，虛晃一槍，跳下馬來，棄了長槍。在嘍囉手中取了一把單刀，閃身過來，與羅夢星拚命廝殺。起先羅夢星因在馬下，易於躲避。此時俱是步戰。羅夢星本領不及這位寨主，沒有幾個回合，被那人有意買個破綻，回身便逃。羅夢星不知是計，在後追趕。被那人飛起一腿，踢倒在地。兩旁衆嘍囉一齊上前，用鉤子將羅夢星鉤住，吩咐用繩子捆了，並將夢星騎的馬一齊帶了上山。衆嘍囉答應一聲，抬了夢星，牽了馬匹。那人仍執槍上山，與衆嘍囉上山回寨。到得聚義廳上，幾個嘍囉上來，將羅夢星推上，跪在那位寨主案下。羅夢星雖是一個強倔漢子，事到其間，但亦無法可施，抬

起頭來。將案上這位寨主仔細一看。不是方才馬上之人。原來換了一人了。只見他生得粉面濃眉。雖然是個好漢。却露出一副儒生模樣。心中忖量。看他舉動。不似無名之輩。不如待我見機行事。與他結識一個朋友。也好多個臂助。正在思量之間。只聽座上的寨主問道。下面的這個漢子。姓甚名誰。快快報名上來。羅夢星道。不瞞寨主說。若問在下的名姓。也非無名之輩。乃是襄陽沙家莊出山虎沙龍之徒。人稱壁上飛。羅夢星便是。那寨主聽了夢星之言。若有所思。便道。既是沙龍之徒。爲何來到此處。羅夢星道。因奉了師命來到貴地。相請一位好漢。乃是本地人氏。現在碧水蕩。身居二十六水寨之主。姓蕭名忠。他是一位有名老英雄。不知寨主也認識此人否。那寨主聽說此言。便道。如此說來。這位蕭老英雄。與尊師必定是好朋友了。羅夢星道。正是。寨主何以知道。那寨主起身親自下座。與羅夢星解綁。說道。提起尊師。正是一家人。碧水蕩蕭忠。正是在下的岳父。羅夢星聞言。喜出望外。拱手再拜道。如此說來。是自己人了。尚祈恕我魯莽之罪。那寨主道。羅兄說那裏話來。在下杜子文。多多冒犯。卽與羅夢星敘禮坐下。小嘍囉見是寨主的朋友。早已過去。獻上茶來。杜子文便問羅夢星。不辭千里到碧水蕩。要見蕭老英雄。有何貴事。羅夢星並不相瞞。將沙龍失劍。九連山余道元不肯還劍之事。細細的說了一遍。杜子文道。原來是爲了此事。可惡余道元這廝。倚仗自己本領。只恐他不顧情面。羅夢星道。正是如此。二人談談說說。甚是投機。杜子文留夢星在寨中住了一宿。次早羅夢星起身。用了早飯。辭別子文。便向碧水蕩而去。你道杜子文是個何等樣人。原來這子文雖生得文質彬彬。他的本領。有蓋世無雙之勇。在江湖上。不知幹了許多驚天動地之事。但他做事。不愛露本人面目。所以江湖上祇知有個蒙面俠客。不知他的來踪去跡。實則蒙面俠卽是杜子文的化身。這件事非但他岳父蕭忠不知。就是連他的妻子蕭玉蘭都

不知道。只知山東鷄鳴山有個溫文爾雅的賽孟嘗杜子文罷了。後文救吳元帥的蒙面俠。便是此人。預先交代。且說壁上飛羅夢星。下了鷄鳴山。一路向前趕路。心中甚是佩服杜子文義氣。在路上趕了一日。次早便抵碧水蕩。水面上有幾個嘍囉。向與羅夢星認識。上前問道。羅大爺。好久不到此處來了。一向好呀。我們老爺子。上次到襄陽祝壽回來。時常提及你大爺。小的也很掛念呢。羅夢星胡亂應酬了幾句。跟進水寨。此時飛天鷄子蕭忠。正在廳上與幾個頭目談心。抬頭見羅夢星進來。起身相迎。邀羅夢星到廳上坐下。小嘍囉將茶獻上。羅夢星先向老爺子問候一番。又與幾個頭目客套了一番。然後將書信呈上。蕭老英雄拆開書信一看。方知所以。問夢星道。原來寶劍已有下落。賢姪到望鶴觀下書。余道元如何口氣。羅夢星又說了一遍。蕭忠道。原來余道元如此不顧義氣。誠是可惡。羅夢星道。余道元仗了自己本領。那裏還將幾個老友放在心上。這件事情。請老爺子要助一臂之力。蕭忠滿口答應。羅夢星又坐了片刻。便要告辭下山。蕭忠道。賢姪不來則已。既來了。豈有即去之理。憑你有事在身。也當在老夫寨中耽擱一天。羅夢星推却不得。只得在寨中住了一宿。次早夢星用了早飯。便辭了蕭忠下山而去。到武當山。邀請紫竹道人。誰知紫竹道人已早一日下山雲遊去了。只剩下一個道童。在山上看守觀門。羅夢星曉得紫竹道人。是個行止不定的人。不便在山上等候。即將書信留下。吃了一杯茶。也就辭了道童。一路下山。向山西來請燕兒李空。沒有十幾日路程。已趕到山西。上了燕尾山。早有幾個嘍囉問候。進了山寨。說也湊巧。紫竹道人也在寨內。正與燕兒李空在聚義廳上對奕。旁邊伺候的嘍囉報道。稟寨主。沙家莊的羅爺來了。李空舉目一看。只見羅夢星已從外面進來。二人起身迎接。羅夢星趨前一步請過了安。然後在旁坐下。嘍囉獻上了茶。李空問道。尊師一向可好。羅夢星道。託二位師伯鴻福。莊中俱

甚安好。李空道：賢姪此次來到山西，不知有何見教。羅夢星道：小姪是奉家師之命來拜候二位師伯安好，並有書信在此，便在懷中將書信取出呈上。李空將信接了，拆了觀看，方知是爲余道元之事，便將信給紫竹道人觀看。羅夢星道：小姪已到師伯觀中去過，只因遲了一步，適師伯已下山。小姪將書信留在觀中，不期在此處相遇，可謂巧極。這件事情，尚祈二位師伯下山幫助紫竹那人這件事情論理。余道元應將寶劍送還沙龍。余道元不肯還劍，這就是余道元的不是。好在大家都是好朋友，難道爲了寶劍，甯傷多年的和氣麼？賢姪放心便了。有我們幾個老友去。余道元必將寶劍歸還尊師。你在此安心住幾天，我們一同下山。羅夢星道：小姪在此耽擱一日，明天便要回去，恐家師在莊中等候心焦，只因小姪出來已有月餘，望乞二位師伯早些來，以免我們盼望。李空道：賢姪何故如此心急？還是我們同去。羅夢星道：實不相瞞，家師素來性急，再三叮囑，命我早回，是以不敢違命。李空見羅夢星執意甚堅，便不再強，略略談了數句，二人復又坐下對奕。終局以後，廚內已將酒席預備，就在聚義廳上，二人陪了羅夢星飲酒，盡量方止。夢星在寨中就擱了兩日，次晨用了早飯，告辭下山，上馬加鞭，星夜趕路，回轉襄陽沙家莊，見了沙龍，將下書一事細細說了一遍。沙龍心中甚是歡喜，專在莊中等候衆人到來，同到九連山向余道元索劍，他若不允還劍，與他分個輸贏，叫他知我沙龍的利害。再說穿山甲劉高，自那日奉了師命，單人獨騎，日夜趕路，這一天趕到均縣地界，離雁峯山還有二百多里路，天已黃昏，只因連日趕路，身體倦乏，心想今晚已趕不到雁峯山，倘不在鎖上投店，又要吃一夜辛苦，因此便在鎖上一家客店中住下。原來劉高平生最愛吃酒，自古道：人不可飲過量之酒，這一晚劉高因多日不飲，一人獨酌，不知不覺吃了個酩酊大醉，次日便生起病來，寒熱交加，胸瀉不止，一個勇糾糾的好漢，竟病在店中。

人事不知。店中掌櫃倒替他担憂。劉高身上帶的幾兩銀子。早已用盡。足足在店中睡了五六十天。方才全愈。到各處送了信回來。見了沙龍。將前後情節說了一遍。沙龍方知其故。命他去靜養不提。隔了不多幾日。蘆花河衆英雄俱到。如鉄篙子張起龍。水中金蟬蔣成。蠍子虎張青。病二郎黃良。閃電手邱公明。水上飄蔣忠。賽諸葛陳賢。浪裏蛟黃順。飛天鷄子徐慶。一共十多位。盡是有名英雄。沙龍每日感筵款待。衆人在席上討論。余道元之事。病二郎道。沙大哥。我們這一次同到望鶴觀去。萬一老道不顧義氣。不允還劍。這便如何。沙龍道。好歹等蕭忠李空紫竹道友來了。看他們三位老英雄。什麼高見。想來在這一二日內。也好到了。蠍子虎張青道。俺老道不顧衆人的交情。何妨就將他結果。飛天鷄徐慶道。張兄之言。我等甚是贊成。道老道目空一世。那裏還把我等放在眼內。這一次去。非要給些個利害與他。你一言我一語。每日議論此事。果不出沙龍所料。到第二日。山東碧水蕩飛天豹子蕭忠。與武當山紫竹道人。燕尾山燕兒李空三人。聯袂偕來。衆英雄與沙龍出莊迎接。進了莊內。獻過香茗。彼此寒暄了一回。然後論及余道元事。三老之中。飛天豹子蕭忠性情最躁。非要與余道元分個勝負。李空與紫竹道人二人皆以和解爲先。眞不得已。再傷和氣。各人紛紛議論不一。廳上已設下酒席。各人盡量暢飲。衆英雄在沙家莊住了數日。一日清早起身。吃了早飯。各人帶了隨身應用兵器。出了沙家莊。向九連山進發。日行夜宿。沒有多日。已到九連山。余道元早在觀中得信。他雖自仗一身本領。聽說見沙龍邀了衆英雄同來。心中不免吃驚。曉得是爲了索劍之事。這一回理論。必定要傷和氣。因此暗暗吩咐妙雲等衆人進觀之後。你便到采石島送信。叫賽蛟龍汪擎天來相助。妙雲答應。余道元吩咐已畢。心中雖然惱恨。但大家都是朋友。一時反不過臉來。只得勉強下山。迎接衆英雄上山。進了觀內。在廳上分賓坐下。要知後

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出山虎含憤打老道 余道元服輸還寶劍

余道元將眾英雄迎接入觀。在廳上分賓坐下。自有道童獻茶。寒暄方畢。余道元向妙雲使個眼色。妙雲會意。便下山到采石島送信。這裏余道元見妙雲去後。啓口向衆人問道。未卜今日諸位好友。駕臨荒山。有何指教。沙龍和顏悅色答道。我們今日到此。一來拜望老哥。二來有件事情。要與老哥相商。不知老哥能應允否。余道元道。沙兄。此話說得見外了。我們同在江湖上。又是多年好友。那一件事情不能說。只要小弟做得到。無有不允。沙龍聽到此處。便道。既承老哥慷慨。不愧我們江湖義氣。使小弟崇拜。今日小弟來此。非爲別事。只因家中有兩口心愛的寶劍。一向懸在書房壁上。不料那日忽然不知去向。後來細細探訪。才知是被小弟的肖門徒馬七。及一個莊客張二。暗下盜去。落在老哥的手中。這件事情。總是小弟的疎忽。所以這一次趨登寶山。就是爲了這事。又恐一人的面情薄。特地約了幾個知己朋友同來。尙望老哥看在諸位面上。將兩柄寶劍還我。余道元聽他說完。忽將臉色一沉。冷笑一聲說道。我道何事。提起雙劍。難從台命。况小弟已轉贈他人。這事就要請沙兄原諒。沙龍聽了此言。心中好生不快。明知余道元借設詞推託。老實說。不來則已。既已到此。豈肯容他推諉之理。也將面色一沉。冷笑說道。道元兄。不肯還劍也罷。但沙某劍卽是命。命卽是劍。莫不怪沙某無理。余道元明知沙龍。此次邀了衆人來理論的。所以預先吩咐妙雲。到采石島請汪擎天。曉得擎天必來相助。含怒說道。沙龍。你休仗自己本領。用言逼人。貧道雖無所能。平生素不服輸。二人言語冲撞。不免動武。衆英

雄也都是血氣正旺。好鬥之輩。只要沙龍一聲喝。預備上前動手。正這當兒。燕兒李空與紫竹道人恐兩方傷了和氣。忙過來勸解道。二位息怒。大家有話好說。既是道元兄將雙劍轉贈他人。不妨大家計議。贈與誰人。邀請他來。就看在老夫的面上。將劍還了沙龍。自古道山水尚有相逢日。何況大家都是多年老友。余道元道。紫竹兄。沙龍仗了自己本領。前來威逼小弟。我余道元是不受人欺侮的。我的寶劍。是我用銀子買來的。劍上也沒有沙龍的名字。何以見得就是他的。豈非欺人之談。想沙龍今日既來此處。勢必要賭個輸贏。才願甘心。一個對一個。余某鬥不過沙龍。也就情願將劍送他。要是贏不了余某。休想回沙家莊去。沙龍在旁早氣得跳了起來。在背上取下寶刀。喝一聲好。照准余道元迎面一刀砍下。紫竹道人見沙龍寶刀過來。恐怕連累了自己。忙將身子一閃。跳在旁邊。還想上去勸解。衆英雄齊聲說道。紫竹兄。這件事情。諒你我和解不了。看他們分個高下罷。紫竹道人明知衆英雄惱怒。余道元不顧面情。只得站在一旁。看二人的輸贏。當下沙龍砍了一刀。余道元早將身子偏過。亮出寶劍。二人一來一往。鬥了幾個回合。正是棋逢敵手。將遇良才。不分勝負。猛聽觀外大吼一聲。進來一個大漢。手持一根。鐵棍莽莽撞撞的奔將進來。衆英雄一看此人。不免吃了一驚。你道此人是誰。正是采石島大寨主鐵面鋼鬚蛟龍汪擎天。此人雖生得粗笨。行路頗快。轉眼之間。趕上前來。不分皂白。舉起手中鐵棍。向沙龍便是一棍打下。余道元曉得進退。因沙龍邀來的朋友。俱是有名好漢。憑二人本領高強。那裏是衆人的敵手。汪擎天要是上來相助。衆人豈不也要動手。自古說。好漢不吃眼前虧。急忙喝止擎天。不許上來相助。汪擎天畢竟是個笨漢。那裏曉得這個進退。怎想喝得住他。一棍子已如泰山般。在沙龍頂門上打下。衆英雄倒替沙龍捏了一把汗。要想一擁上去將大漢結果。紫竹道人的心中。也要沙龍將余道元

殺敗。恐衆人要殺上去。忙在懷中取出一枝金鏢。颯的一聲响。不偏不倚。打在汪擎天手腕之上。沙龍力敵道元。應付裕如。見大漢用棍打下。將身閃過。只聽大漢阿啣一聲。鐵棍落在地下。余道元吃了一驚。手中慢了一些。早被沙龍刀半子在肩上點了一點。余道元也叫了一聲阿啣。沙龍乘勢在余道元脇下飛起一腿。余道元早已受傷。一個觔斗。迎面跌到。紫竹道人忙上前勸住沙龍道。好了。道元已輸。不必再鬥。命他將寶劍取出來罷。沙龍隨住了手。站在旁邊。余道元知他們的人手多。倘不將劍歸還沙龍。眼前便有性命之憂。况且肩上已負重傷。不得不答應。日後也不怕不報此仇。打定主意。在地上爬起。落得慷慨。說道。大丈夫一言既出。駟馬難追。便喚妙雲。在丹房中將劍取出。親自捧到紫竹道人。說也湊巧。汪擎天在寨中得了妙雲之報。也將雌雄劍帶在懷中。預備幫同道元廝殺之用。此時道元將自己之劍。捧給紫竹道人。見擎天的雌雄劍掛在懷間。卽命擎天取下。也捧給紫竹道人。紫竹道人將劍給還沙龍。沙龍接在手中。此時既與余道元傷了和氣。豈肯再在觀中耽擱。與衆英雄下了九連山。回轉襄陽而去。仍說余道元。被沙龍奪回寶劍。萬分不樂。痛恨沙龍。謂汪擎天道。人言沙龍英雄。果然名不虛傳。今日愚兄中了沙龍一刀。此刀甚是利害。其名叫做鳳凰點頭。乃是內家工夫。我雖有鐵布衫護身。但內裏已受重傷。倘一百日不醫治見效。便有性命之憂。非要到五台山去見百靈道人。方保性命。我叫妙雲在觀中看守。賢弟快回寨去罷。君子報仇三年。今日一刀之仇。誓必報復。汪擎天道。師兄到五台山去。早晚要帶個信來。小弟這次回寨。必定下一番工夫。將來也要報今日之恥。擒住沙龍。將他千刀萬剮。才出得這一口氣。說着懊喪萬分。回采石島水寨而去。再說余道元。肩中中了沙龍一刀。要是百日之內。不將此傷醫治見效。便有性命之憂。因此養息了一宿。次晨帶了包裹銀兩。趕往五台山來。曉行夜宿。並

無耽擱。來到五台山淨心觀。這時百靈道人正在丹房內修煉丹丸。忽見童子進來報道。九連山望鶴觀余道元師叔來了。百靈道人與余道元最是知己。忙在丹房中出來。與余道元相見。道童獻上香茗。敘了一回客套。余道元遂將沙龍索劍一事。從頭至尾。告訴了百靈道人。百靈道人道。原來沙龍有如此利害。愚兄在早二十年前。就聽得襄陽出山虎沙龍其人。但與他僅見過一面。說着叫余道元將左肩上衣服卸去。只見左肩上一塊肉。已發了青紫色。百靈道人道。賢弟幸來得早。再遲數日。到此便不及醫治。余道元聽了。咋舌說道。小弟倘不認識道兄。今日一條性命。豈不白白的斷送在沙龍手內。百靈道人忙喚道童。在丹房內取出一包丹藥。又用了一張膏藥。將包內末藥。放在膏藥內。然後在丹爐上烘熱了。貼在傷痕之上。貼上去的時候。倒也不覺有什麼痛苦。百靈道人又喚童子。將余道元扶到臥室內。一張榻上睡下。蓋上棉被。不多一回。藥性發作。痛得余道元渾身發抖。抖過一陣。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約莫過了五六個時候。才慢慢的止了疼痛。余道元醒來。覺得渾身無力。百靈道人又命童子拿進兩包末藥。童子先將一包紅末藥。給余道元吞下。一包白末藥。給余道元敷了。道童去後。余道元又昏昏沉沉。睡了五六個時候。方醒。道童進來說道。師傅命我來說。師叔病體無妨。但不可出外露風。要在此室內靜養七日。余道元唯唯答應。忽忽七日。余道元身體復原。便出外來見百靈道人。先拜謝了救命之恩。從此跟隨百靈道人練習工夫。日後報仇。這且慢表。再說出山虎沙龍。帶了日月雌雄二劍。下了九連山。與衆英雄回轉沙家莊。設宴慶賀。衆英雄道。沙兄。今日雖將二劍取回。只怕從此要起干戈。那時就該一刀將他結果。以除後患。後來的一個莽漢。此人乃是采石島汪擎天。倘他不服。也就結果。豈不是萬全之計。如此一來。這余道元必來報仇。沙龍道。話雖如此。不知愚兄也有用意。我與余道元一則無仇。二則

又是朋友。只要他將劍還我。何必再下毒手。倘余道元再來尋事。再作計較。若有急難之中。還祈諸位助我一臂之力。英雄俱聲說好。在莊上耽擱了數日。衆英雄相繼告辭而去。沙龍自此不敢將劍放在書房。便留在女兒沙金花房中。叫他用心看守。這且慢提。再說鐵面銅鬚。賽蛟龍汪擎天。在九連山失了雌雄劍。懊喪而歸。到了寨中。悶悶不樂。滴胭脂虎暴金剛回來。見賽蛟龍滿面憂容。便問道。大哥。爲何今日面帶不豫之色。汪擎天道。賢弟。你不知道嗎。便將失了雌雄劍之事。說了一遍。暴金剛道。這些須小事。大哥何必放在心上。待小弟乘個機會。到沙家莊去。將沙龍刺死了。再將他的雙劍盜來。豈非一舉兩得。汪擎天道。賢弟。這件事怕你幹不了。那沙龍是個有名英雄。况他莊中徒弟甚多。你一人去如何能行。暴金剛賭氣道。大哥。何以小視了自己。常言道得好。明鎗易躲。暗箭難防。憑他是個一等的好漢。只怕難逃陰謀暗算。汪擎天聽了暴金剛的話。心中忖道。不要小覷了人。看暴金剛飛行本領。來去果然無形。聽他口出大言。也許能將沙龍刺死。便道。暴賢弟難得如此熱心。倘將寶劍盜回。愚兄感激不盡。連忙吩咐安排酒席。與暴金剛洗塵。數日後。暴金剛別了賽蛟龍下山。來到襄陽。住在客店中。次日夜間初鼓以後。換了夜行衣服。帶了單刀。吹熄燈火。從窗中跳出一路蹤跳如飛。向沙家莊而來。進了莊門。飛身上高牆。這時已近二鼓。莊中人聲已寂。暴金剛格外胆大。躡房越脊。見西書房中尚有燈光。卽隨着燈光過來。原來書房內。沙龍與幾個徒弟。正在飲酒談心。暴金剛此時已落在簷下。輕輕在窗縫內張了一眼。只見裏面連沙龍共有七八人。盡是身高體壯的大漢。不敢造次。輕輕伏在窗下。等候衆人散去。便可下手。且說沙龍止與幾個徒弟飲酒。忽聽屋簷下似有落葉之聲。心中甚是詫異。暗道。此時又非秋天。屋簷下那裏有落葉之聲。莫非是余道元中傷未死。派了黨羽到莊上行刺不成。沙龍心中雖如此忖

度。不露聲色。仍與衆徒弟飲酒。略過片時。沙龍便吩咐衆徒弟各去安睡。衆徒弟只道師父醉了。紛紛散去。沙龍打發開了衆徒弟。故意假裝酒醉。一人伏在書案上睡覺。須臾鼾聲大作。這一來。喜壞了窗外的暴金剛。心想這一件功勞。天賜我成。再側耳一聽。沙龍的鼾聲。愈呼愈響。這纔拔下單刀。輕輕伸入窗縫。將窗門挑落。開了窗子。向內跳進。一個箭步。已落在沙龍的背後。舉起手中單刀。向沙龍腦後砍下。說時遲。彼時快。暴金剛一刀砍下。伏在案上的沙龍。突的一個轉身。飛起左腿。對准暴金剛的手腕上就是一腿。只聽噹啷一聲响。暴金剛手中的單刀。已飛出數丈似外。暴金剛這一驚。唬得非同小可。叫聲不好。急忙飛身跳出窗外。上了屋面。這一點輕身工夫。已非常人可及。誰知沙龍的工夫。更在暴金剛之上。暴金剛才到屋上。正想向西逃去。尺見南邊屋脊上。早有一條黑影過來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沙龍。暴金剛曉得不好。今日遇了高人。將身一轉。又向北逃走。誰知已是不及。被沙龍趕上。飛起一腿。踢中暴金剛脇下。只聽阿啞一聲。暴金剛一個仰面朝天。滾到屋下。急忙起身。見有一帶矮牆。縱身一跳。落到牆外。東旁邊有一條小河。暴金剛曉得沙家莊的利害。怕一時逃不了。奮身一躍。鑽入河底藏躲。這時屋內沙龍的衆徒弟。聽得屋上響動。忙取出了一面大鑼。一陣亂打。莊中人聞聽鑼聲。各執燈球火把趕來。頃刻之間。將一座沙家莊照耀如同白日。要知暴金剛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沙家莊機關擒賊人 九太歲酒店索舊債

沙家莊衆莊丁聞聽鑼聲。點起燈球火把。來到沙龍莊上救應。將一座沙家莊照耀如同白日。其時沙龍

也已下屋。遍索刺客行踪。早已不知去向。衆徒弟俱上前問候道。師父受驚了。沙龍道。刺客方才被我在屋上踢下。怎說轉眼之間。不知去向。必定躲在什麼地方。快在各處仔細找尋。衆徒弟答應一聲。莊前莊後。尋了一個遍。那裏見刺客的影子。沙龍不信。親自到各處找尋一番。方才作罷。萬想不到暴金剛。藏在矮牆外一條河內。牆外這條小河。可通莊外的護莊河。衆人在莊內遍索的當兒。暴金剛已從河中逃出莊外去了。沙龍不獲刺客的影踪。到也暗暗佩服刺客的本領。吩咐各人回去安睡。自己回到書房內。衆徒弟在他一旁坐下。將刺客的單刀。在燈下細細觀看。並無姓名。遂將暴金剛行刺情節。向衆徒弟說了一遍。衆人道。不是師父心細。豈不受了刺客的暗算。這個刺客。想是余道元的同黨。這次放他逃生。正是大大的便宜他了。從今以後。我們不可預爲防備。沙龍聽了衆徒之言。暗暗點頭稱善。未幾金鷄唱曉。沙龍吩咐衆徒弟回房安息。各人辭去。沙龍也回到夫人房中安置。當晚無話。次早沙龍起身。梳洗已畢。用了早點。換了衣服。便到莊左四十里外的吳家村來。因村中有位隱士。此人本地人氏。年約四十左右。自幼讀書出身。在壯年時。又練了一身武藝。精於卦理。又能巧製各種機關。故人人稱多智星。他單名一個驥字。沙龍馬上加鞭。須臾已到吳家村。就在吳驥門前下馬。將馬拴在樹下。上前叩門。只聽屋內一片琴聲。原來這時吳驥正在書房中鼓琴消遣。忽聞叩門之聲。忙喚書童出外開門。沙龍問道。吳驥兄在家麼。煩你進去通報一聲。書童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是沙員外。裏面請坐。我家主人正在書房彈琴。沙龍與吳驥最是知己。平日常相過往。乃是不速之客。書童開了柴門。隨在沙龍後面。走向書房中來。吳驥已停了琴聲。見沙龍跨進書房。含笑起身迎接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是沙兄光降。古人有言。一日不見。如隔三秋。令小弟起秋水伊人之念。沙龍道。憑兄俗塵粟六。致勞賢弟起伊人之想。乃憑兄的不是。

說着二人就在書房內分賓坐下。書童忙去煮茶。沙龍略與吳驥談了數句。書童獻上香茗。沙龍便與吳驥談心。先將望鶴觀索劍怒打余道元。一直說到暴金剛昨日行刺爲止。吳驥道：沙兄，此事却要小心提防。只怕仇人心未甘休。還是要來。沙龍道：原爲此說。所以愚兄特來拜訪賢弟。久聞老弟有公輸之巧。善能佈置機關。特來求懇。叨在知己。望乞不要推托。吳驥含笑說道：原來沙兄亦慕小弟的虛名。小弟不過略具一些技能而已。那裏有什麼擒人的機關。沙龍道：賢弟，你也不用推却了。愚兄慕名已久。那日愚兄在賢弟書中。曾見一張玲瓏塔的圖樣。佈置得十分週到。如今愚兄正擬仿造此塔。吳驥本與沙龍知己之好。豈有推却之理。不過略略客套幾句罷了。此時沙龍已指出他的圖樣。更加不能推諉。只得答應。當下又將玲瓏塔的妙處。詳細說了一遍。沙龍道：如此說來。這玲瓏塔的機關。正合愚兄用處。從此我可將日月雌雄二劍。放在塔中。憑他一等好漢。諒他難進此塔。吳驥道：沙兄太誇獎小弟了。須知天地之廣。不知有多少人才。自古道：能人之上。還有能人。大凡做人。不可不在謹慎二字上着想。沙龍道：賢弟這番言語。愚兄甚是佩服。但這座玲瓏塔。全仗賢弟鼎力。吳驥道：小弟自當效力。過了幾天。沙龍親自將吳驥邀到莊上。招了許多工匠。卽在各處佈置機關。又建了一座玲瓏塔。你道玲瓏塔怎生佈置。原來這座塔。共高三丈六尺。週圍有一畝方圓。就在沙龍的宅後院子裏。前後左右。共分八扇門。按着八卦。內分八八六十四扇小門。出入有生門開門。內中機關。佈置詭異巧妙。沒有四五月工夫。已在莊中佈置得功成圓滿。沙龍就將日月雌雄二劍。安放塔中。這一回可算是高枕無憂了。沙龍心中大喜。送了吳驥三千兩紋銀。吳驥再三推辭不受。說道：這件事。沙兄見外了。小弟這佈置。也不止值三千金。倘必要有金錢贈我。豈不是就小視了小弟麼。沙龍不得已。只得將三千兩銀子收回。吳驥在沙家莊耽擱

了多日。便要告別。沙龍因吳驥已離家日久。不便再留。親送吳驥先生出莊。彼此珍重而別。吳驥別了沙龍。回村而去。且說暴金剛那夜在沙龍家中。行刺未遂。打從河中逃走。心中懊喪萬分。自悔那日萬不該在汪擎天面前誇口。想不到沙龍果是一條好漢。真乃名不虛傳。臉些將自己性命。俱交付了他。如今到叫我難以回去。見汪擎天。心想大丈夫做事。一不做。二不休。此時且投奔他。去。日後乘個機會。再去將沙龍的腦袋取下。那時回去。方知我暴某是個言不失信的好漢。想了一回。忽然想起山東濟南府。有一個朋友姓焦。名喚天鵬。從前也是一個江湖上的好漢。現在已洗了手。在濟南開設一家酒店營生。不。且去投奔他。借以過活。幾時再說。他打定了主意。夠奔山東濟南道上而來。那一天路過蓬萊縣。只見前面有一家醉香居酒店。便進去喝碗酒歇脚。方才落座。只見東廂邊過來幾個好漢。一個個都是粗眉大眼。就向暴金剛喝道。胭脂虎。這一向我們正要找你。不期你巧來了。不。方大家談談。有些舊賬。我們要與你算上一算。暴金剛進店喝酒。原是爲了遣悶。不期遇見了這幾個人。不免暗暗惱恨。便道。諸位有話。我們好說。且坐下來吃盃酒再說。這幾個人同聲說好。隨吩咐過賣到東廂邊桌上。將自己的酒肴拿來。過賣那敢怠慢。過去將吃剩的酒菜搬來。暴金剛又吩咐過賣。要了幾味菜。方才坐下。你道過來的這幾個大漢。是些什麼人。都是山東道上的著名响馬。一個是閻王老九。一個是黑馬張三。一個是白眼狼李七。一個是九太歲魯大忠。一個是閻斧將蔣英。他們都住在獅子村九太歲魯大忠家裏。這村中的居戶頗多。因魯大忠結交江湖。坐地分贓。羣推他做了一村首領。因早幾年前。魯大忠在德州。曾借過幾百兩銀子給暴金剛。那時暴金剛各地犯案山積。通緝的公文緊得了不得。暴金剛便避到德州。投奔魯大忠。魯大忠義不容辭。就將暴金剛留在家中。後來暴金剛聞各地緝捕稍鬆。他就別了魯

大忠徑到河南。不知他怎樣一來。竟混非常得意。那曉人事易於變遷。沒有幾個月。魯大忠的案子破了。在德州也站不住脚了。聞得暴金剛在河南頗得意。便到河南投奔暴金剛。詎知暴金剛在河南。並不是真個得意。況且又是個沒有家眷的人。不過表面上好看罷了。魯大忠見暴金剛對自己不十分恭敬。心中早有幾分不快。開口便向暴金剛要借幾百兩銀子。實則是向他索取在德州借的銀子。暴金剛原是個事過境遷的小人。那裏還將這些事情放在心上。早忘到九霄雲外去了。劈口便回說沒有。魯大忠在那時因身上有公事。即便與他較量。懷恨在心。還恐暴金剛翻他舊案。不別而云。忽忽幾年。魯大忠又混得很好。每與眾兄弟飲酒時候。便提暴金剛無義的話。不期今日偶在醉香居飲酒。遇着暴金剛。也跨進酒店來。在西廂坐下。被白睛狼李七一眼瞧見。悄悄向九太歲魯大忠說道。魯大哥。你看那無義的王八羔子也在西廂內呢。大忠舉目一看。果然是他。當下黑馬張三說道。魯大哥。在江湖上似他這樣無義的人。還結交他何用。這回來此想他也非得意。我們快去與他清算舊帳。倘他答應便罷。要是不答應。我們弟兄們便將他結果。不知大哥以為如何。魯大忠本來痛恨暴金剛入骨。此時聽了黑馬張三這一番話。正中下懷。便道。不知眾兄弟以為如何。這幾人之中。沒一人與暴金剛有交情的。都說甚好。乘興走了過來。暴金剛見了眾人。心中早有幾分明白。只得請眾人坐下。酒過數巡。九太歲道。暴兄。我們久不會了。自在德州一別。後來又在河南拜候過一次。轉瞬到今。不覺二三年了。光陰迅速。想老哥這幾年來。必定春風得意。那裏想得到我們一班窮弟兄。會記當年。在德州還有一些舊帳。要請你算一算。暴金剛聽魯大忠說的全是冷話。心中老大不樂。說道。前幾年在德州向你借幾百兩銀子。却是有的。但現在我沒有帶在身上。此處又是人地生疎。還請原諒。等我日後帶了銀子。再來還你。九太歲道。

暴金剛。你也不用詐了。老實說了。這一次放你去了。不知要到何日才會得到你。暴金剛道。那厯兄弟今日身上沒有帶錢。你們便將我怎樣。這時閻王老九與白眼狼李七。黑馬張三。闊斧將蔣英。早已拔出刀來。將桌子一拍。喝道。沒有錢。就要你的命。暴金剛那裏把衆人放在心上。也將桌子一推。站起。亮出單刀。說道。諸位要動手。是現成的。若提起銀子。莫怪暴某沒有義氣。這裏九太歲也。將單刀亮出。喝道。衆弟兄。此時不動手。等待何時。這一聲。只見五把單刀。一齊向暴金剛迎面砍來。暴金剛也是一條有名好漢。並不畏懼。舉刀招架。這一來不打緊。却將滿座的酒客。嚇得紛紛向外逃走。有兩個吃白食的無賴。乘勢一溜烟的去了。也算店主人晦氣。酒客全都跑得無影無蹤。得不到半個酒錢。又聽得一陣响亮。桌上的酒茶杯箸。狼藉滿地。掌櫃的唬得躲。在櫃內亂抖。幾個酒保。躲得全無蹤跡。暴金剛力敵五條好漢。畢竟孤掌難鳴。沒有兩三個回合。已經招架不住。累得渾身是汗。心想。若不及早脫身。難免有性命之憂。三十六着。走爲上着。打定主意。將單刀虛晃一晃。賣個破綻。將身子一閃。已從窗中逃出。九太歲喝道。往那裏逃。便舉刀在後趕上。暴金剛知難脫身。轉身抵敵。又是兩三個照面。背後黑馬張三。白眼狼李七。闊斧將蔣英。閻王老九。圍將上來。暴金剛又回身逃走。却好前面來了個救星。有一帶樹林。忙將身子閃入林中。在林內接連放出三枝鏢來。閻王老九在後道。深林不可輕進。恐要受他暗算。誰知這句話。卻又救了暴賊。黑馬張三正要趕進林中。被閻王老九一句話。說得胆小起來。止住脚步。遲了一些。暴金剛聽得明白。心中大喜。就乘了這個當兒。拚命的飛逃去了。及至九太歲等趕進林中。暴金剛早逃得不知去向。白眼狼李七道。今日便宜了這廝。不怕沒有相見之時。諒他一時也逃不遠。我們且回去罷。隨後再探他的下落。於是衆人邊說邊行。回獅子村而去。且說醉香居中。等衆好漢去後。掌櫃的才

敢出來。自認晦氣。將幾個過賣喊了出來。吩咐將地上打掃乾淨了。再做生意。曉得這幾人是當地的強盜。不敢報官。一言表過。再說暴金剛打從樹林中脫了身。又向前行了五六里。看看後面並沒有人追來。這才心定。看看前面。乃是一座荒山。便過去在一塊青石上坐下。喘了一回氣。心想今日不是閻王老九胆小。他們追進林中。必定被他們擒獲。可恨魯大忠這個小輩。全不念朋友之交。他今日仗了自己人多。竟敢與我爲難。只怕你的腦袋。也難逃暴某這口刀下。他想了。也就起身。埋着頭。只管向前趕路。只見愈走向前去。愈是荒蕪。那裏見什麼行路的人。不知不覺。又趕了六七里路。看看天色已晚了。肚中也餓了。這裏又沒有什麼客店。酒家。心上格外惱恨魯大忠。幸喜月華如水。信步踏月而行。正這當兒。忽聽那邊山後一棒鐮聲。漸漸露出亮光來了。暴金剛吃了一驚。急將身子隱在樹後。遙見對山嶺上。一羣嘍囉。執了燈球火把。擁護着一位寨主。騎馬過去。暴金剛在黑夜之中。看不清楚面容。而且相離甚遠。又恐怕是大忠的一黨。所以心中不免有些担驚。沒有多時。鐮聲漸遠。亮光也沒了。暴金剛這才閃身出來。又向前行了二三里路。此時剛在二鼓以後。忽見樹叢中跳出幾個嘍囉來。各執明晃晃的單刀。趕上前來。攔住暴金剛的去路。要索買路錢。暴金剛看了。十分好笑。將手中單刀一擺道。小輩要拿買路錢。可是要問我的夥計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焦天龍下山遇故友 鐵笛仙相府做軍師

暴金剛看了幾個嘍囉。十分好笑。喝道。你們要買路錢。却要問我的夥計。幾個嘍囉那裏曉得利害。一聲吶喊。一擁而上。將一個暴金剛圍在中間。沒有幾個照面。被暴金剛殺得東逃西散。飛奔上山。報信去了。原來

這座山寨名青峯山。山上有一位寨主。乃山東歷城縣人氏。姓焦。名天龍。就是焦大鵬的哥哥。本與暴金剛也是好友。因請了東山的寨主金毛猿猴賀景龍商議事情。此時二人正在談心。忽見幾個嘍囉飛奔的上來報道。大王不好了。山下來了一個好漢。他要殺上山來了。焦天龍聞聽此言。吃了一驚。操了一口大刀。怕馬下山。二百名嘍囉跟隨在後。到了山下。大喝一聲道。何方來的野種。敢在本大王山下撒野。待我來取你。這時暴金剛正趕着幾個嘍囉過來。焦天龍性子暴躁。不交一言。將馬一拍。舉刀向暴金剛就是一刀。暴金剛見來勢凶猛。將單刀招架。只聽噹的一聲。火星亂炸。暗暗吃了一驚。曉得來人利害。正在忖量。只見來人攔腰又是一刀砍來。暴金剛急將身子偏過。舉目一看。而燈球火光之下。見來人好似焦天龍。便站住身子問道。馬上寨主。莫非是焦天龍大哥麼。焦天龍聽他這一聲喚。怔了一怔。仔細看時。認得是胭脂虎暴金剛。便道。你莫非是暴金剛賢弟麼。暴金剛道。正是小弟。焦天龍急忙下馬。過來相見。暴金剛道。小弟不知大哥在此。多多冒犯。尚祈恕罪。焦天龍道。賢弟說那裏話來。爲何到來此處。快請到山寨獻茶。暴金剛道。小弟打算到濟南拜望令弟。不期在此與大哥相會。三生有幸。二人隨步行上山。小嘍囉在天龍手內。將馬牽了上山。一路來至分贓廳上。金毛猿猴賀景龍因天龍下山多時。正等得心焦。忽見天龍與了暴金剛進來。心中甚是詫異。曉得總是自己人。起身迎接。天龍與暴金剛進了廳內。便請暴金剛在酒席上坐下。天龍道。暴賢弟來得正巧。愚兄早知賢弟要來。特設酒筵在此恭候。暴金剛此時腹中正在飢餓。便道。多謝大哥的美意。旁邊伺候的嘍囉。已將盃箸添上。焦天龍執了酒壺。滿滿的先給暴金剛斟上一盃。又給金毛猿猴賀景龍引了。暴金剛方知賀景龍就是東山的寨主。方才在樹林中所見。原來就是此人。且說焦天龍今晚邀請賀景龍飲酒。你道爲了何事。原來焦

天龍在此落草多年。蓬萊縣一帶的買賣。只有他兩人分做。不期近二三年內。被九太歲魯大忠在獅子村站脚以後。蓬萊縣一路的買賣。竟被魯大忠佔去了一半。而且魯大忠與焦天龍又沒有什麼交情。手下一班好漢。都是從前在德州的朋友。此時都因了魯大忠。一個個都到蓬萊縣來。自古道一山不容二虎。不免有互相并吞之意。所以今晚焦天龍設了晚宴。請金毛猿猴飲酒。要想勾通金毛猿猴。邀請幾個朋友去。和魯大忠講話。叫他離開蓬萊縣將方。要是魯大忠不允。就要與他分個高低。不料正在談起這件事的時候。却值嘍囉來報信。此時天龍上山。便將這件事。與金毛猿猴商量。金毛猿猴正中下懷。便道。小弟久有此心。但因不知老哥的意思。所以未便出口。暴金剛在旁聽了此言。便將在醉香居與九太歲交手之事。也細細說了一遍。便道。要是二位到獅子村去。小弟願助一臂之力。天龍道。這樣說來。暴兄再邀幾人。便去與他講話。暴金剛道。事不宜遲。這一次去。小弟必將九太歲的首級取來。洩我胸頭之恨。三人談了一回。甚是投機。酒盡方止。金毛猿猴別了二人。便回東山寨去。暴金剛便住在山上。專等焦大龍邀了好漢去。和九太歲講話。到了次日清早。焦天龍將寨中之事。託與暴金剛料理。用了早飯。騎馬下山。原來離青峯山二十五里路。有一座伏龍崗。離崗約二三里。便有一座村莊。村莊上有一位好漢。姓濮名天勇。此人頗有本領。是山東一帶水路的有名英雄。這村中祇有三五家人家。都是濮天勇的同道朋友。出了莊門。沒有幾步。便是河道。所以他們因進出便利。隨在此處打落。其外的人。誰也住不來的。這時焦天龍下了山寨。馬上加鞭。沒多時。已過了伏龍崗。來到濮天勇門外。下馬離鞍。將馬拴在門外。輕輕上前叩門。只聽裏面有咳嗽問道。外面什麼人叩門。天龍道。我啊。開門出來。乃是一個老者。天龍認識是濮天勇的師傅于錦忠。便道。有勞老師了。于錦忠年紀已有六十多歲。究竟是有工夫的。

人全無蒼老龍鍾之態。說道：原來是焦寨主。多多失迎。說着讓大龍在前。到內廳上坐下。天龍問道：于老師。濮兄到何處去了。于錦忠道：小徒還是昨早出外。大約不久也要回來了。天龍便與于錦忠閒談。借以等候濮天勇。誰知等候多時。濮天勇仍不見回來。于錦忠便留天龍午膳。焦天龍甚是心焦。又談了半晌。天龍便向于錦忠告辭道：煩老師寄個信。若是濮兄回來。就請他到山寨來。因山寨有事與他商酌。于錦忠道：小徒回來叫他到寶寨拜望便了。言罷一揖而別。過了幾天。小嘍囉進來報道：裏大王伏龍崗濮爺到。天龍止與暴金剛計議九太歲之事。聽說天勇到來。喜出望外。吩咐嘍囉說請二人隨即出了分贓廳。下山迎接。這時濮天勇已到達半山。焦天龍與暴金剛搶前一步。過來迎接道：濮兄到來。小弟失迎之至。濮天勇道：天龍兄說那裏話來。大家又不是外人。何故如此客套。說着話。一齊上山。進了分贓廳。分賓坐下。濮天勇道：昨日大哥光臨茅廬。適小弟有事他出。以致失迎。多多獲罪。天龍道：好說好說。略略客套了幾句。天龍便與暴金剛向天勇引見。暴金剛向濮天勇一看。見他生得虎背熊腰。豹眼濃眉。四方臉。皮色黑裏發紫。約有八尺身軀。果是一條有本領的好漢。心中非常佩服。這時天龍已吩咐廚下將酒席備好。就在分贓廳上。按下盃箸。二人坐下飲酒。只聽報東山賀寨主來訪。賀景龍已從寨外進來。後面還有一位朋友。天龍忙與暴金剛濮天勇起身迎接。天龍道：賀賢弟來得正好。不必客氣。大家坐下來喝一盃罷。各人起身讓座坐下。原來賀景龍隨後跟着進來的這人。姓杜名飛雄。人稱神彈子。此人善打鉄彈。有百發百中之能。乃是山東濟南人氏。頗有武藝。與賀景龍甚是知己。這一次拜訪賀景龍。賀景龍因要到獅子村去與九太歲講話。所以就將杜飛雄留在寨中。因談及焦天龍。賀景龍帶了杜飛雄。一齊來拜會天龍。此時在席面上。各人通了姓名。原來杜飛雄與焦天龍雖未曾過。因天龍之弟焦

天鵬在濟南與他頗爲莫逆。不時過往的。因此談起來也甚是親近。焦天龍也將邀請濮天勇相助的話。向大家說了一遍。一時座上談笑生風。直至興盡酒殘而散。賀景龍與杜飛雄回轉山寨。隔了幾日。賀景龍也備了酒席。請焦天龍與暴金剛濮天勇到寨中飲酒。互相往返。忽忽半月有餘。這一日焦天龍約了賀景龍杜飛雄暴金剛濮天勇各帶兵器。在寨中用了早飯。便往獅子村而來。原來獅子村離青峯山不過三十多里路。各人跨馬而行。中午時分。已經到了獅子村。就有村中幾個眼線。如飛的去報信了。原來九太歲魯大忠正在家中大廳上。與他一班朋友。開懷暢飲。得了眼線的急報。只說村外來了五騎馬。都是陌生人。怕的不是好人。九太歲心中甚是詫異。忙謂閻王老九道。賢弟還是你的人熟些。你出去亮一亮眼。看來人究竟是那個。閻王老九答應一聲。才將身子站起來要出去。只見外面進來幾來大漢。過來問道。那一位是九太歲。這時暴金剛膽壯勢豪。搶前一步。用手向九太歲一指道。他就是九太歲。魯大忠坐在上面。曉得有暴金剛在內。來意不善。但他們雖仗了人多勢強。自己這一方的。也着實不在少處。要呼喝一聲。村中收的徒弟。也有數十人。況在自己村上。何用懼怯。便坐在上面說道。在下便是九太歲。你問我做什麼。焦天龍首先說道。沒有什麼。今日來。是要領教領教。你在蓬萊縣站脚。也有多時了。我們青峯山的買賣。都被你一人佔了去。你要是個朋友。限你十天之內。給我離開此處。九太歲聽了此言。不由勃然大怒。跳起身來。將桌子一拍。喝道。你這話。簡直是放狗屁。拉開架子。就是一拳。向焦天龍打去。暴金剛一個騰步。跳上前喝道。好一個匹夫。你講打麼。舉手就是一刀。照准九太歲迎面砍來。誰知九太歲身旁有一人站着。此人叫做蔣兆熊。就是蔣英的兄弟。年紀雖輕。天生一身膂力。數千斤東西。能一舉而起。且身軀魁梧。見暴金剛一刀砍來。便飛起一腿。正踢在暴金剛的手腕上。只聽噹

的一聲。鋼刀飛在空中。把個暴金剛嚇了一跳。手腕痛得了不得。回身退下。焦天龍見九太歲一拳打過。忙將身子向左一閃。這時兩下裏個個惱怒。混戰多時。俱無勝負。閻王老九跳出來說道。你們諸位聽了。我們這樣混戰。皆算不了英雄。在我之見。大家一個對一個的比。要是我們輸了。我家九大哥三天之內。離開蓬萊縣地界。要是贏不了我們。你們就管不了我們的事。大家在這兒找碗飯吃。衆人聽了。此言個個稱好道。閻王老九的話。到也說得公平。我們就照你的話。比較一下。各人都住了手。就讓焦天龍與九太歲比較。兩人一來一往。打了五六個回合。不分勝負。原來二人的武藝。不分軒輊。要盡力比較起來。還是九太歲棋高一着。所以九太歲趁焦天龍一個湊手不及。飛起左腿。就在焦天龍脇下踢了一脚。焦天龍一時躲閃不及。身子站立不住。一交跌倒地下。濮天勇心中不服。喝道。九太歲休得逞能。且看我來。一個箭步。跳到九太歲面後。二人交手。沒有幾個回合。也被九太歲飛起一腿。踢倒在地。賀景龍道。九太歲。你兩次偷打。不算能爲。來看我的。上來與九太歲交手。雖知也不是九太歲的對手。沒有幾個回合也敗了下來。九太歲連敗四人。不免面有矜色。暴金剛因手腕上已受重傷。不能動手。况在醉香居已是九太歲的手中敗將。隨在將下拾起自己用的單刀。焦天龍心中恨恨不已。向九太歲道。焦某今日輸了。理無話講。我們日後再會吧。五人一齊出了門外。上馬而去。九太歲見焦天龍等縱馬而去。哈哈大笑道。這幾個無名之輩。也來此處獻醜。豈不羞死了人。閻王老九道。魯大哥不可自誇。這一回焦天龍回去。心中必然懷恨。他日必來報仇。爲今之計。大哥不可不小心防備。這一次的事情。諒都是暴金剛煽動他們來的。大哥不將此人擒獲。他必定還要來與我們作對。九太歲道。你這句話說得有理。這一次便宜他。下次相過。必將此人結果性命。以除後患。衆人仍設下酒宴。飲酒談心不提。再說焦天龍乘

興而來。萬不料吃了敗仗而歸。懊喪萬分。說道：諸位弟兄。這次敗在他們手中。我心中實在不安。這是我們的本領不及他們。自古道：君子報仇三年。從此以後。小弟預備下一年工夫。苦練武藝。再去報仇。不知諸位以爲如何。金毛猿猴賀景龍道：焦大哥。此言說得有理。濮天勇道：我們過了一年。大家再來聚會吧。暴金剛杜飛雄一齊贊成。五人就在分贓廳上用了晚膳。賀景龍杜飛雄二人告辭回寨。當晚無話。過了數日。濮天勇別了焦天龍回家。重訪名師而去。暴金剛見濮天勇下山。他次日也辭了天龍下山。到濟南來拜望焦天鵬。原來焦天鵬在濟南鎮上開了一家美醉居酒店。生涯甚好。暴金剛來至美醉居門前下了馬。只見櫃上坐着一人。此人名叫杜老六。是當日焦天鵬手下一個親信頭目。故而暴金剛也認識他。上前一拱手問道：老六別來好啊。杜老六聽得有人呼喚。回頭看時。原來是暴金剛。便道：我當是誰。原來暴爺。快請到裏面坐罷。店內過賣見是掌櫃的朋友。過來將馬牽去喂草。暴金剛將身進內。在裏廂坐。過賣上來按了盃箸。杜老六陪着他閒談了一回。只見焦天鵬同了兩個朋友進來。一個是鑽天雁子繆虎。一個是地理鬼繆豹。這二人本是弟兄。暴金剛也認識的。立起身來迎接道：焦二哥你回來了麼。小弟在此等候多時了。天鵬道：失迎失迎。暴金剛又向繆虎繆豹問道：二位幾時來的。二人道：昨日才到。說着一齊坐下。過賣早將盃箸添上。各人又寒暄了幾句。暴金剛便將焦天龍等。到獅子村吃了敗仗之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繆虎道：這九太歲太不顧交情了。這一回小弟因有事在身。不然也要去會他。這九太歲究竟是何等樣人。暴金剛道：我們約定一年後。再去會他。到那時請你們二位相助一臂之力。二人道：我弟兄自當效力。杜老六因天鵬已回來。仍回到櫃上照料店務。少停天色已晚。收了晚市。衆人便在內廳上。重整杯盤。開懷痛飲。暴金剛向繆氏弟兄道：日間二位說有要事在身。不知是爲何事。

繆虎道。此事甚是祕密。好在此處沒有外人。說也無妨。我們二次是奉召進京。暴金剛故意笑道。好了。我們繆二哥做了官。兄弟們都有照應了。繆虎道。暴兄。不是說開心話。比做官希望還大。乃是奉了道長。鐵笛仙所邀。暴金剛哈哈大笑道。我當是誰。原來還是他啊。繆虎道。你不要瞧不起他。這一次他的希望更大。他在當今萬歲的國丈龐太師府中。封爲軍師。大宋江山。不久要到龐洪之手。只因朝中龐洪有一對頭。就是前次勦九龍山的吳南園元帥。因他手下能人甚多。而且又有天保金琳兩個小輩。前次吳南園奉旨南巡勦匪。那是龐洪的調虎離山之計。一路派了多少好漢。要將南園刺死。不料他手下保護的人多。所以全未得手。反將九龍山兵馬剿滅。因此龐洪分外痛恨。因聞吳南園已不日回京。恐萬歲將他加封。那時他的勢力更大。龐洪派了心腹家將。費了多少時日。才將鐵笛仙請到京中。訪量了一條計策。乘吳南園沒有回京之時。將他帥印盜了。讓他進京。無法復旨。鐵笛仙定了這條計策。飛函召我二人進京辦事。不料在此與暴兄相遇。不知暴兄有暇同去走一遭麼。暴金剛聽他二人說畢。便道。行刺吳南園元帥。奈他手下能人衆多。小弟幾次未遂。如今小弟閒着沒事。就跟二位到京中去走一遭。二人道。如此甚好。我們多一個幫手了。談談說說。不知不覺已將三鼓。方才收了酒席。各人安睡不提。繆虎繆豹暴金剛三人。在天鵬店內耽擱了兩三日。便別了天鵬進京。日行夜宿。數日之間。已抵京都。連夜到龐洪府中。先見了鐵笛仙。然後再見龐洪。奸賊見繆虎繆豹暴金剛三人。虎背熊腰。好生氣概。當面稱讚了一番。三人從此便在龐府內辦事。暴金剛與鐵笛仙。本是老友。格外談得來。暗中設了招賢館。收羅江湖上好漢。以備日後之用。暫且不提。再說吳南園元帥。帶了衆英雄。那日已離京都六十餘里。天色已晚。不及趕路。便在驛館內駐節。原來龐洪每日派遣飛簷走壁的好漢。在外打聽吳南園的消息。此

時吳元帥離京六十里。奸賊早已得信。心中大喜。忙來與鐵笛仙商議。鐵笛仙道。恭喜老太師。一舉而成。這也是吳南園死在臨頭了。龐洪道。全仗軍師妙策。鐵笛仙道。老太師請回書軒。五更之時。必有喜訊。龐洪大喜。別了鐵笛仙。自回書軒。鐵笛仙便將繆虎繆豹暴金剛三人。喚至面前。就在三人耳邊。如此這般。說了一回。又道。結果這吳南園。就在今宵一舉。望三位賢弟努力。三人答應一聲。縱身登高而去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用機謀真印換假印 削官職思鄉返故鄉

鐵笛仙定下計策。在繆虎繆豹暴金剛耳邊。如此這般。說了一遍。三人依計而去。一路趕來。原來吳南園駐節在古道驛中。沒有多時。三人早已趕到。正值魚更三躍。三人施展夜行工夫。先在館驛外面探看了一番。喜出望外。見館驛門前。祇有幾個守夜的小兵。在門前往來巡查。衆英雄因沿途保護元帥。辛苦過度。因今晚已離禁城不遠。正好放心托膽的安睡一夜。明早就要趕路的。所以此時才交三鼓。已個個睡熟了。那裏曉得。稍微疎忽了一些。竟又出了岔事。地理鬼繆豹說道。二位哥哥。這時用得着我平生的一種絕技了。就煩二位在外等候。暴金剛道。全仗二哥手段。你快些進去罷。只見地理鬼繆豹將身子一扭。已鑽進地下去了。當下地理鬼繆豹鑽入地底。進了驛館。他在地下。能看見上面的東西。所以驛館內的情形。他都看得明明白白。沒多時。已進了吳元帥的臥室。這時吳元帥尚未安睡。一人坐在案前。另有所思。原來吳元帥雖然掃平了九龍山盜寇。自忖勞苦功高。見了聖駕。少不得官上加官。但朝中狐羣狗黨未滅。自古道伴君如伴虎。一旦聖上聽信

謔言。仍有性命之憂。吳兄帥想到這裏。心中索然無味。就起了告退之意。從而又想起聖上賜的一顆帥印。沿途刺客歹人甚多。不知這顆印無恙否。明日回朝。就要交印覆旨。不免待我將印箱打開觀看。也好放心。不料這一來就多了事了。那裏曉得偷印的就在地下。把個地理鬼繆豹。看得好不歡喜。暗想這也是龐洪的造化。他特地的開了印箱。給我知道。免了我多費一番手脚。這時吳元帥將印箱開了。一看那顆帥印。好端端的仍在箱內。看罷仍將印箱放好。在椅上坐了一回。略有倦狀。起身到臥牀去睡了。繆豹喜不自勝。聽得上面已有鼾聲。曉得吳元帥睡熟了。兩脚一蹬。跳出地面。就將案上的燈光。撲的吹滅。然後在囊中取出千里火。將印箱盜在手中。打開了。將一顆真印。換上一顆假印。真印放在懷中。仍將印箱放在原處。身子一晃。打從地下鑽到外面來。繆虎與暴金剛二人。在驛館外面巡風。大半晌不見繆豹出來。心中好生狐疑。暴金剛道。繆大哥。二哥進去了這許多時候。爲何還不見出來。暴金剛曉得吳元帥手下英雄頗多。這一回繆豹進去。到此時還未出來。心想有幾分不妙。又不好說。恐繆虎聽了生氣。只說了一半。繆虎聽了此言。便道。暴兄請放心。我二弟素來細心週到。決不妨事。話猶未畢。眼前有一個影子。晃了一晃。仔細看時。正是繆豹。已在地底下跳出來了。二人看了。心中大喜。暴金剛問道。二哥做的事如何了。繆豹在懷中將盜來的印。取在手上。二人看了一看。怎奈在黑暗之中。看不清楚。暴金剛要取過來觀看。繆虎道。事已成功。回去細細的看罷。已快將五鼓了。繆豹仍將盜來帥印。放在懷中。三人趕回龐府。來見鐵笛仙。繆豹雙手將帥印捧上。交與鐵笛仙收下。鐵笛仙道。你們將這件事幹成了。其功非小。也是我的面子。待我去見了太師。重重有賞。三人道。這件事算得什麼功勞。鐵笛仙道。時已五鼓。天色將明。怕太師上朝去了。三位辛苦了半夜。大家飲盃酒吧。原來鐵笛仙早已將酒菜預備在

左廂一間雅室之內。便與三人來到雅室中飲酒。轉瞬之間。東方大白。龐太師朝罷回來。因心中惦念着許鉄笛仙派人盜印之事。邁步來至雅室內。鉄笛仙見太師進來。卽同繆豹繆虎暴金剛三人起身迎接。向太師行了禮。龐洪在上首坐下問道。昨夜幹的事如何了。鉄笛仙道。恭喜老太師。事已得手。起身到裏廂房內。將一顆帥印。雙手捧與龐洪。老奸笑容滿面道。此印在手。不怕吳南園狡猾。諒他這次難逃老夫的手掌了。三位義士。老夫將來得了大宋江山。必定重重加封。這一回功勞非小。各賞給紋銀五百兩。三人再三叩辭。龐洪談了數句。起身出雅室而去。不多一回。家將拿進來紋銀二千兩。四人均分應得五百兩。繆豹繆虎暴金剛再三不受。鉄笛仙道。三位不必謙遜了。反叫老太師生氣。還是收下的好。三人見鉄笛仙這般說。只得老實收下。再說吳元帥次日醒來。對於夜來失印之事。全不覺得。各人用過早飯。元帥虎駕起行。午膳之時。已進了禁城。回到府中。在朝同寅。都來道賀。吳南園整整忙了半日。用了晚膳。因風塵勞頓。各自安寢。到四更時分。吳南園忙卽起身上朝。衆文武都在朝房中候駕。龐洪見了南園。假自頌揚了幾句。南園心中暗忖。愈是奸臣。愈是勢利。我這一次回朝。他竟這等恭維我。令人可笑。不多一回。金鐘三响。仁宗聖駕臨朝。但見珠簾起處。仁宗端坐在龍座之上。衆文武高呼畢。吳南園便出班起奏。將勦滅九龍山賊寇一事。細奏一遍。仁宗龍心大喜。不愧是一個赤膽忠心之臣。正待論功行賞。忽見奸賊龐洪越班而出。懷抱牙笏奏道。啓奏萬歲。臣聞得吳南園奉了聖命。出京勦寇。非但無功於民。且暗與賊寇私相授意。這一次勦平匪患。不過暗中令他們遷往別處去罷了。臣想南園是朝中堂堂大臣。暗下勾結匪寇。且有不辱朝廷。豈有欺君之罪。仁宗聽了龐洪之言。疑信參半。向龐洪問道。愛卿。你說南園與賊寇私相授意。有什麼憑證。我想南園在朝多年。何能與京外賊寇來往。就是他果有此

事。就該早有所聞。爲何直到這時方知。只怕謠傳之言。不可輕信。兩旁文武衆臣中。有幾個忠心的聽了。皆暗代南園歡喜。也有幾個膽子小的。却替南園捏着冷汗。心想這一次龐賊與南園作對。雖聖上未信他讒言。想奸賊黨羽甚多。他的勢力又大。又有龐妃內助。南園關他不過。不免要被他們暗算。但心裏雖這樣想。誰敢出班多嘴。只得看南園的造化了。當下龐洪侃侃奏道。萬歲在上。吳南園時與京外往返。已不是一日了。臣久有所聞。但沒有憑證。不敢上奏聖聰。現在因有真憑實據。若再不奏明聖上。只怕萬歲江山。也不得久長了。仁宗聽了這句話。不覺毛骨悚然。冷笑了一聲道。難道吳南園有謀叛之心麼。龐洪道。南園久有此意。若聖上容情寬縱。後患無窮。仁宗道。愛卿如此說來。你的憑證現在何處。龐洪聽了此言。喜不自勝道。聖上只要查看南園此番掛帥出京的帥印便了。南園聽了此言。暗中吃了一驚。忖道。莫非奸賊遣了好漢。將我的印信盜了去不成。正在思量。仁宗向南園問道。吳愛卿。明日早朝。將帥印呈與朕看。南園謝了聖恩。兩旁太監捲簾退朝。衆文武一哄而散。龐洪又在朝房中與衆奸黨計議了一回。方才回府。與鐵笛仙商議計較。且說吳南園散了朝。心中怒氣不息。一路回轉尙書府。南園的郎舅蕭仁培。便來安慰南園。叫他不要生氣。還是及早告老回鄉的好。免得久在朝中。礙了奸賊的耳目。吳南園道。賢弟此言。正合愚懷。但不知明日早朝吉凶如何。蕭仁培道。兄長的帥印在麼。倘若有失。奸賊不肯饒你過去。南園道。賢弟。愚兄的金印。置放在印箱中。待我去拿來。說着過去拿了印箱出來。用鎖匙開了。只見一顆金印。文風不動的仍在箱中。仁培方才放心。仍將印箱鎖了。二人談了一回。仁培興辭而別。自回提督衙門而去。且說到了次日。五更之時。吳南園帶了金印上殿。行了三跪九叩首禮。將金印呈上御案。仁宗接在手中。問龐洪道。龐愛卿。南園的印上。有何通寇的憑證。衆奸黨聽聖上動問。

個個都代龐賊捏着一把汗。誰知老奸正要仁宗問此一句。才好下手。故而不慌不忙。到丹墀下俯伏奏道。請萬歲龍目觀看。便知破綻。南園這顆印是假的。一顆真的。早已留在京外。是預備着將來要反進皇城應用。仁宗聽了奸賊此言。將手中一顆金印。細細一看。果非原賜之物。心想南園在朝數十年。忠心耿耿。其中必定另有緣故。雖曉得龐洪奸險。因自己寵幸龐妃。不能不給些面子與龐洪。南園雖無謀叛之心。但將御賜的金印。給人偷換。於此一節。可見南園年老疎忽。只得暗中體諒他。面子上却不能不稍認真。因此仁宗滿面怒容。將一顆金印。還給南園道。吳愛卿。你拿去仔細看來。此印可是朕躬賜你的原印。這時吳南園吃驚非小。做夢也想不到。帥印被人盜換。接在手中。仔細觀看。果然是一顆假的。唬得魂飛天外。跪在下面道。啓奏萬歲。臣豈敢暗通賊寇。帥印被人偷換。這是臣的疏忽之罪。臣該萬死。請萬歲將臣處分。仁宗道。吳愛卿。朕躬念你是個老臣。姑且寬恕你昏庸之罪。將你削職爲民。這一道御旨下來。把個吳南園轉憂爲喜。原來聖上此舉。正合了南園的心願。叩頭謝了聖恩。龐洪心中大喜。以爲自此以後。朝中便無作對之人。彷彿拔去一個眼中之釘。仁宗下了這道聖旨。便命太監捲簾退朝。衆奸黨個個大喜。又到朝房內計議一回而散。各人回去不提。南園回到尚書府中。他人以爲他此次削職免官。必然心中不快。誰知不然。吳南園反而滿面春風。揚揚得意。在京中耽擱了幾天。帶了衆英雄。別了蕭仁培。一路出京。雖吳南園朝中也有幾個朋友。只因畏避龐洪的眼睛。那裏還敢送別。吳南園悄然出京。那日因天色已晚。耽擱在客店內。與衆英雄提及失印之事。不知是在何處何時盜去的神拳太保白雲生道。想是龐賊手下能人偷換這金印的人。本領在我們之上。衆人道。白大哥說得正是。雖我們如今已離了禁城。但沿路上還要小心。恐龐賊還有什麼暗算。各人閉話了一回。用了晚膳。命天保金

琳白雲生五空四人。分班守夜。以防不測。夜來並無動靜。次日一早。便又趕路。到浙江嘉興去。正非一日行程。按下慢表。再說龐洪自那日在金殿奏了吳南園一本。南園削職爲民。他回到府中。喜極欲狂。便將此事告訴了鉄笛仙。鉄笛仙道。恭喜老太師。如今大患已除。大宋江山已在太師手中了。龐洪道。全是軍師之功。老夫得了大寶。另加封贈。鉄笛仙道。太師言重了。些須小事。算得什麼功勞。過了數日。龐洪手下有一個最得寵的心腹。此人姓羅。雙名子萬。官居禮部侍郎之職。乃是龐洪一手提拔之人。這一日來拜見龐洪。說及南園之事。羅子萬道。老師此事做得失算了。龐洪錯愕問道。賢契。你說那件事做得失算了。快快說與我曉。因龐洪素來聽信羅子萬的話。此時聽了此言。所以要他說出。子萬道。門下今日聽得南園已出京了。自古道放虎出山容易。擒虎回山最難。這件事老師做得不妥。想吳南園手下能人甚多。諒他此次回去。心實不甘。定要將金印盜換一事。詳細研求。必定要來報仇。老師此事正宜立即派人。乘他不備。就將吳南園在半途上結果了。方才斬草除根。永遠不再發苗。倘若將南園放回家鄉去。從此以後。龐府屋脊上就要多事了。羅子萬說完以後。龐洪連連蹀足道。不是賢契將老夫提醒。果無後患無窮。這件事待老夫請軍師計議。正說着鉄笛仙打從外面走來。老奸與羅子萬起身迎接。龐洪道。好了。軍師來了。我們將這件事計議一回罷。鉄笛仙坐下道。老太師。不知要計議什麼事。請道其詳。龐洪便將羅子萬的話。細說給鉄笛仙聽了。鉄笛仙點頭道。羅侍郎不愧是個謀士。見解高人一等。但此事不勞老太師費心。待我派人前去。將那個賊官結果了。以除後患。龐洪道。這事又要勞軍師的心了。鉄笛仙向二人深深一躬辭出。來到自己房內。便將龐洪要行刺吳南園之事。細說一遍。地理鬼繆豹自告奮勇道。此事不勞兄長費心。小弟願去將南園的首級提來。鉄笛仙道。賢弟一人前去。吳南園手下能

人頗多。愚兄何能放心。暴金剛是個不耐安閑的人。這幾天住在廳府內。氣悶難受。這時聽了鐵笛仙之言。忙說道。小弟願往。鐵笛仙道。暴賢弟願同去。貧道才能放心。但也要小心才是。不可有失。二人答應一聲。並不耽擱。帶了隨身應用兵器。別了鐵笛仙。一路出京。追趕下來。預備行刺吳南園。這且慢提。再說吳南園。帶了手下衆英雄。一路出京。那日已抵山東蓬萊縣。眼看天色將晚。要趕上鎮市。還有二三十里路。幸前面便是伏龍崗。就在崗前一家客店投宿。這家客店。正是濮天勇的師父于錦忠開設的。吳南園與衆英雄投在店中。但見一位老者。上前招呼道。衆位爺們。可是要上房麼。南園點頭道。正是。老者答應了。吩咐一個夥計在前。領了南園等人。進了上房。小二打上洗臉水。捧上香茗。問道。爺們還沒有用晚飯罷。南園道。你去拿晚飯來吃。小二答應一聲。下去。流水般將酒菜送上。衆英雄坐在一桌。南園將酒先飲了一盃。覺得酒內有一陣香氣。再喝一盃。說也奇怪。才喝下去。忽然天旋地轉。跌倒在地。此時衆英雄也都喝了幾杯酒。正要想過來攙扶南園。誰知酒性發作。一個個都跌倒了。人事不知。在這時候。外面一陣哈哈大笑。進來一個老者。正是于錦忠。他來到裏面。還怕衆人有詐。用脚向他們踢了幾下。見衆人俱皆不能動彈。喊一聲道。孩子們進來。幫着動手罷。房門外進來四五個小二。先在各人身上。搜出銀兩等物。然後將他們細綁起來。要知衆人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飲藥酒黑店醉英雄 賣火石當街收徒弟

于錦忠命四五個小二。將吳南園等人。一齊細綁起來。正要拖到後院人肉作坊中去。忽聽窗外有一陣落葉之聲。進來兩個好漢。說道。于老伯。且慢將他們抬到後院去。有我等來了。于錦忠好生詫異。舉目一看。却

不認識這兩個。只見二人一個箭步到了面前。于錦忠道：「不知二位高姓大名，何以與我相識？一個短小身材的，正是暴金剛。說道：『老伯與我們沒有相見過。』提起令高徒濮天勇，你老人家便知了。他與我們乃是朋友。小姪叫暴金剛，混號人稱胭脂虎。這位就是江湖上很有名的人，稱地理鬼繆豹。我們奉了龐太師之命，特來拜望老伯。于錦忠聽了這話，喜不自勝，說道：『原來如此。恕我不知之罪，不知二位駕臨，多多失迎。』說着請二人就在酒席上坐下。小二添了好酒上來，各人放量而飲。暴金剛便將奉銖笛仙之命，趕下來行刺吳南園等人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于錦忠道：『巧極了，不道這幾人竟落在我的手中。這一來，替二位省事得多了。如今且請放量飲幾杯。在此盤桓幾日，等待動身時，再割了他們的首級回京不遲。』二人道：『謹遵老伯吩咐。』在此恭候，不知濮大哥到那裏去了。于錦忠道：『那日他在獅子村，吃了人家敗仗回來，出外訪友，另請名人學習本領去了。』已有多月未歸。暴金剛道：『不是老伯提及，我倒忘了。畢竟濮兄有決心，令人佩服。』三人在席上談着，直到三鼓以後，方才席終。于錦忠吩咐小二將南園等放到後面土坑內，然後各自安睡。再說吳忠、吳隱二人自從別了南園，漫遊天下，到處偷富濟貧，鋤強扶弱，作那俠義之事。無意中竟與獅子村九太歲結爲朋友。九太歲雖是個坐地分贓的好漢，爲人極重義氣，所以吳忠、吳隱與他甚是契合。近來九太歲手下幾個朋友，定有三不劫之約：一不劫窮途末路人錢，二不劫孝子忠臣之錢，三不劫年老孤身過客之錢。這也是受二俠的感化。二俠雖住在獅子村，然他的行止，却沒有一定。因聞得伏龍崗有一家黑店，這一夜二人施展飛行之術，在于錦忠屋上探信，却遇見南園等正在下面被衆小二用繩索細綁。二人在屋上不禁吃了一驚，暗想南園回京未久，何以今日又來到這裏。今夜若不是我們二人到此處來，免不了性命之憂。後來又見暴金剛與繆豹進內，與

于錦忠談的話。都聽得清清楚楚。才知吳南園此次出京。是被奸賊龐洪進讒。削職回鄉。未免暗暗又替吳南園歎息了一回。等候暴金剛等吃完了酒。各人回房安睡。幾個小二將南園等抬到土坑中。二俠輕輕下了屋面。在懷間取出寶劍。將兩個看守土坑的小二砍了。再到坑中。用冷水將南園與衆英雄救醒。衆人如在夢中。抬頭只見半年多不會面的吳忠吳隱。心中大喜。各人身上縛的繩子。二俠早已用刀割斷了。一齊過來。向二位俠士叩謝活命之恩。二俠又將龐洪派人下來行刺之事。細細向南園說了一遍。衆英雄個個大怒。磨拳擦掌。來到前面。這時暴金剛與繆豹因連日趕路。又多喝了一杯酒。是以睡熟如泥。于錦忠雖睡在床上。尙未睡着。忽聽房門上一聲响亮。曉得不好。急從床上躍起。在床沿上抓了一把單刀。喊聲有刺客。跳下床來。只見房門外進來幾條好漢。有兩人不認識。其餘都是方才擒獲的人。正要過去喚醒暴金剛繆豹。奈已不及。吳忠吳隱已躡到面前。舉起手中寶劍。向于錦忠面門砍來。于錦忠老雖老。也還有點本領。用刀招架。這時暴金剛與地理鬼繆豹。已從夢中驚醒。在帳中看得清楚。也不及穿衣。過來相助于錦忠。只見外面天保金琳等衆英雄。已一齊殺進來了。暴金剛這一驚。唬得非同小可。曉得難以抵敵。心中早打定主意。暗向繆豹丟個眼色。叫他逃走。天保喝一聲道。暴賊往那裏逃走。看小爺來擒你。在後便趕。可是暴金剛身輕如燕。練就一身本領。縱出窗外。上了屋面。幾個轉身。早已逃得無影。又是在黑夜之中。又無月色。因此天保趕到屋上。已不知去向。只得下屋。跳進房內來拿繆豹。誰知繆豹更難擒拿。他有一身土遁的本領。一個轉眼之間。繆豹失了所在。衆人好生詫異。天保道。看來二人定有邪術。被他當面逃走。吳隱已將于錦忠擒住。這時外面幾個小二。得了信息。連夜逃走。後院人肉作坊的夥計。也得信逃了。衆英雄過來。幫同將于錦忠細綁結實。帶到外面廳上。南園看了

大怒。喝道：你這樣年紀，還如此造孽，既劫人家錢財，也就罷了，還要傷害人家性命，如今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想是你的惡貫滿盈，姓甚名誰，在此開設黑店，已有幾年了，快快招來，留你性命。于錦忠原是一個沽惡不悛的老盜，聽了南園之言，非但全無懼色，反哈哈大笑道：你這人徒自誇口，今日是你的造化，既被你們拿住，還有何說，要殺便殺，老實對你說了。今夜我雖被擒，只怕你也難逃出我山東地界，此時你不殺我，我也要殺你的。說得好。二十年來英雄，况我已這般大的歲數了，說着閉目不言。南園怒道：留他何用，給我將他斬了，以杜後害。天保應聲道：孩兒將他結果了罷。手起刀落，一個作孽多端的老強盜，登時身首分離。因不便報官，將人頭屍骸，也放到後面人肉作坊去。然後再在各處搜查一番，所有的人，已都逃盡。南園便向吳忠、吳隱二俠道：二位義士，別來多日，正是思念殊殷，不期今夜又在此處相會，足慰平生。若非義士，我們豈不盡遭毒手。吳忠道：自那日別了大人與衆位，日日思念，以為衆位必定在京中做官了，萬想不到衆位又在此處相遇，該是天使會合了，便將在此處與獅子村九太歲結識，及來探訪黑店之事，也說了一遍。南園方才明白，甚感二人到處行俠。吳忠又道：獅子村九太歲，從前也是江湖上人，現在受了我們二人的勸化，竟能改惡從善，并且甚有義氣。元帥何妨與衆位弟兄們，連夜到獅子村去，就在那裏耽擱幾時，不知意下如何。吳南園見二人一片真誠，不好推托，而日已將于錦忠結果，又是黑店，在此甚覺不便，當下一口應允。二人見南園肯去，喜出望外，到馬棚內將各人騎的馬，一齊牽了出來，還有幾匹于錦忠平日騎的牲口。吳忠、吳隱各人擇了一匹，跨上馬背，在前引路，直奔獅子村來。獅子村離伏龍崗僅十數里路，不多片刻，已到村外。村外有一座木柵門，到初鼓時，木柵關閉，以防盜患。這時吳忠先下了馬，將木柵門輕輕叩了幾下，裏面有四個看守人，這四個看守木柵的。

也各有點本領。一個叫魯虎，一個叫屠龍，一個叫蘇英，一個叫余彪。下半夜是魯虎與余彪二人守門，聽得有叩門之聲，抬頭向外一望，見一共有十數人，爲首二人正是吳忠、吳隱，曉得不妨，隨即開了木柵門。吳忠、吳隱在前，仍上了馬進村，行未多時，已到九太歲門外。吳忠與南園等相率下馬，上前叩門。其時已將四鼓，裏面人都睡靜。九太歲有一個徒弟盧端，起來開門。吳忠便與南園等進內。盧端將各人的馬牽到馬棚內，讓到廳上坐下。九太歲聽得吳忠、吳隱同了許多好漢回來，隨即披衣起身，喚了閻王老九、黑馬張三、白眼狼李七、鬪斧將蔣英，到廳上來拜見衆人。吳忠替各人一一引見。南園見衆好漢俱生得虎背熊腰，英雄氣概，不由心中歎息。若不是佞臣當道，他們盡是棟樑之材。九太歲等與天保及金琳、白雲生等衆英雄，俱皆言投志合，立時吩咐廚下人起身整備酒席。在廳上痛飲，直至天明。方始各人安睡。次日晌午才起，連日各人相聚，一如舊識。奈南園思鄉心切，耽擱了幾天，便要起身。魯大忠苦留不住，只得設了盛宴，與各人餞別。南園等感激不盡，用了早酒，告辭而去。吳忠、吳隱仍在獅子村居住，按下不提。再說暴金剛逃出伏龍崗，心中想吳南園福命真高，我屢次行刺他，都遭敵手。這一回是自己誤事，將衆人結果了性命。再飲酒，這事便成功了。古人說酒能誤事，誠非虛語。又不知繆豹這時如何了。又恐怕有人追下來，正這當兒，忽見前面樹林下有一條黑影過來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將身隱在樹後，見那黑影來得甚快，一轉瞬間，已到樹林跟前，閃身過去了。暴金剛心中奇怪，不知是什麼人。暗暗在後趕上去看時，却不是別人，正是地理鬼繆豹。心中忖道：江湖上有句俗話，逢林則止。這時要是換一人在此等候，繆豹一定受擒了。不若待我給他個小心，叫他下次謹慎。打定主意，悄悄上去。在繆豹肩

上拍了一下。這一來却把個繆豹唬了一大跳，身子急向前一躡。暴金剛哈哈笑道：繆二哥，休要驚慌，是我啊。

繆豹聽出是暴金剛的聲音。這才放心。回轉身來說道。不要打譚。我正找你呢。于錦忠被他們擒住了。暴金剛道。這也怪不得我們了。我們也無法救他。只好碰他的造化。因他們人多。又都是本領高強的人。憑你我二人去。分明飛蛾撲火。只好明日再去探聽消息。繆豹道。萬一于錦忠被他們結果了。也只好慢慢替他報仇。還有一層。我們還不能在此停留。怕後面有人追趕下來。暴金剛點首稱是。二人隨又向前行了五六里路。有一座山神廟。便在廟中歇下。看看並沒人追下來。就在神櫃內睡了一夜。直到次日紅日東升才醒。到鎮上酒店內用了午飯。暴金剛道。繆二哥。伏龍崗于錦忠昨夜不知如何了。你我此時且去探看一回。繆豹道。我也是如此想。於是一路趕到伏龍崗。遠遠的望過去。只見于錦忠的黑店。那門半開半掩着。有幾個小二在那裏說話。繆豹道。暴兄。你看這副情形。怕的那幾個小輩多半去了。要不然。幾個小二怎敢在門外閑話。暴金剛道。繆二哥高見不錯。二人放大胆量過來。門外的小二。看了有點認識。問道。爺們昨夜怎樣脫身的。可惜我們老爺子。在昨夜傷在他們之手。一條老命送掉了。他的屍首。還在後院人肉作內。事有湊巧。濮天勇出外習藝回來。小二將昨夜之事。細說一遍。濮天勇聞聽此言。痛不欲生。即忙來至後院人肉作坊中。只見暴金剛繆豹立在旁側流淚。濮天勇略與二人招呼了一聲。上前撫着師父屍骸大哭。當日買棺將于錦忠收殮了。留暴金剛繆豹耽擱了幾日。三人志同道合。甚是要好。書中交代。濮天勇出外訪尋名師。何以二三個月便回來呢。內中有個緣故。只因濮天勇出外訪友。本無一定的行踪。有一日在路中。遇了一個道人。你道這位道人如何打扮。却是個香火道人彷彿。背上負了一塊大火石叫賣。有時也坐在街頭。等候買火石的主顧。濮天勇看了。便暗暗詫異。腹中思忖道。從來賣火石的多得很。平生却未見有這等賣法。你道他怎生賣。那道人這塊火石約有一丈高。

五尺寬。要論他的分兩。至少有數百多斤。是整塊的。道人負在身上。如同無物。有人來買。也不用鑿子鑿。就用手隨便捏取。要多少。就多少。那裏是石頭。簡直如粉做的一樣。他捏石給人。也不容爭多少。倘有人要增加。道人說。你們不要爭多嫌少。我就是這個矩規。你若真要增加。便聽你捏取便了。你想那些買火石的。如何捏得動呢。只得聽他隨手給取。誰敢多言。街坊上紛紛的議論。將那道人圍住了。觀看。真是看的人多。買的人少。道人又向站着的衆人說道。諸位。一個人也不買。莫非是嫌貴不成麼。你們不要嫌他貴。須知有一個大便宜在內呢。如有人能將此石負去。我非但不要錢。而且還要給他銀子五十兩。那道人說了此話。兩旁站着的人。也有一二十個人。內中也有幾個稍有膂力的人。捲捲袖子過去。一連上去三四個人。都掙得面色通紅。休想動得分毫。這時濮天勇也在旁邊。心中想道。我今不辭千里。到處訪求名師。原是要結交個本領比我高的人。我看這個道人舉止詭異。看來頗有來歷。我何妨也上去舉舉看。如果舉得起。贏他五十兩銀子。在路上零費。也是值得的。要是舉他不動。與他結交個朋友。也好跟他學些武藝。濮天勇打定主意。排開衆人。捲起衣袖。向道人雙手深深的一拱道。小子告罪了。請師父不要見笑。那道人見濮天勇並不自大。便道。好漢不用客套。何妨一試。濮天勇將石頭用力一推。不由吃驚道。好利害。隨使出平生之力。也不過稍移動了一些。要想將他舉起來。却不容易。在衆人面前。不由的臉上也漲紅了。好容易鎮定了一回。恭恭敬敬的到道人面前。拱手一揖道。弟子自不量力。幸勿見責。道人見濮天勇不失禮貌。也還了一禮。便道。義士高姓大名。濮天勇報了姓名。也叩問道。人法號。那道人道。貧道是武當山上的道人。賤號法華。下山來。要與各處的施主結些善緣。所以藉賣火石度日。濮天勇道。原來師父一向住在武當山上。此刻住在何處。道人用手向前面一指道。貧道就住前面王

家店內。又向濮天勇問道。我看義士不是本地人。濮天勇道。師父何以曉得弟子到此處。只因來訪一個朋友。這時天色也晚了。就想同師父同住王家店。好不好。法華道。很好。看看天色將晚。全無一些生意。收了場子。將大石仍負在肩上。與濮天勇回到王家店。將石頭放在後面空院子裏。然後同濮天勇走到房內。小二進來。笑着問道。道爺今日回來得早啊。想必今天的生意好。法華道。今天因爲遇了這位朋友。所以回來得早些。還要你給我去買些酒來。小二答應一聲。拿了葫蘆出去。沒有多時。買了酒回來。又將下酒的菜拿上。法華便與濮天勇對酌。濮天勇道。弟子今日有一件事情。懇求師父。不知可肯應允。法華道。不知義士有何見教。請道其詳。貧道沒有不答應你。濮天勇大喜。隨將自己出外求師之言說出。法華道。貧道有何德能。敢居人之師。這件事不敢妄自稱尊。你另訪賢能罷。濮天勇見法華推却。忙道。弟子此意已定。倘師父不肯收我。便一頭撞死在這裏了。法華見他一番誠意。只得答應。濮天勇立刻過來。在法華面前磕了三個頭。法華用手將濮天勇扶起。重又坐下對飲。濮天勇道。這回弟子刻意出來訪師。是有一個緣故。弟子本居山東蓬萊縣伏龍崗。不料離伏龍崗二十里路光景。有一座獅子村。村中有一位坐地分贓的好漢。就是現在江湖上聞名的九太歲魯大忠。他與弟子本也無仇。只因與青峯山寨主焦天龍有點仇隙。天龍便邀了弟子。約了許多人去。與九太歲爭鬪。誰知九太歲村中。聚集了許多好漢。本領都在我們之上。因此反又吃了虧回來。焦天龍向我們說。這一回去報仇。反受了他們的恥辱。我們應當再下三年苦工。或是出外訪求名師。學些驚人的本領。出其不意的去將衆人結果了。豈不是可以報復此次恥辱麼。濮天勇將一番情節。說了一回。法華方才明白道。原來如此。今日你既誠心拜在我的門下。我也當細細的向你說一番我的來歷。要知法華說出什麼來歷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奇道士街頭遇勁敵 吳元戎田下樂清閑

法華道人將面前的一杯酒。端起飲盡了。方才說道。如今你我不是外人了。我當將我的來歷。細說你聽。我從前也是江湖上一個大盜。在二十多歲的時候。已很有聲名。但我的本領。不過徒具虛名罷了。後來被一個同道上的朋友。爲了分肥不勻。給他欺負了。其時我心不甘服。立志與他比較。誰知他的本領在我之上。與他鬪了幾回。始終鬪他不過。後來山東地方。他也不許我站了。因此我就埋名隱姓。在江湖上混了一二年。就投在武當山天一道人門下。修心養性。我所以願在武當山。也因為報仇二字。不知不覺。在山上過了三四年頭。苦練了一點本領。那日我便別了師父。一人下山報仇。誰知到各處探聽。我的仇人。已爲人結果了。聽說這人年紀不大。還是一個孩子。姓吳名天保。我的仇人提起來。諒你也聞名。就是江湖上人稱鐵笛僧。鐵笛仙是他的哥哥。但這事與他哥哥無涉。所以我徒下了一番苦功。仍返武當山。依舊練我的工夫。到如今眼睛一瞬。又是好幾個年頭。我空具一身本領。也是枉然。我這一次下山賣火石是假的。訪朋友是真的。你遇了我也很好。但此處在客店中。有許多的不便。你明日還是跟我回武當山去罷。濮天勇聽了。滿心歡喜。二人將酒吃畢了。當晚無話。次日一早起身。法華道人又向濮天勇問道。我在此尚有幾日耽延。不知你身上還有掛念嗎。濮天勇道。不瞞師父說。弟子心無掛念。不過我所掛念的。就是我家中還有一個師傅。此人已六十多歲了。我自幼兒即跟隨他。猶如父子一般。就想回去探望一回。不知師父以爲如何。法華道。這樣說。你必要回去走一趟。我在此等你便了。濮天勇喜之不盡。用了早飯。別了法華道人。趕回蓬萊縣伏龍崗來。誰知于錦忠已死。悲

慟了一回。留暴金剛繆豹在家中過了幾日。只因人已死了。只好日後再圖報仇。又恐法華道人在王家店等候。將店務託付幾個小二看守。叫暴金剛繆豹幫着在此照顧。自己便要拜辭他去。暴金剛道。濮兄既有要事。就先請吧。我們也不能在此久留。想進京去復命。不知濮兄此去幾時可回。濮天勇道。至少也須一二年。學點本領。回來報仇。三人在伏龍崗又相聚了一日。次日濮天勇便先辭了衆人。離了伏龍崗。在路上無多耽擱。一日已到王家店。傍晚之時。才見法華道人回來。濮天勇拜見了師父。法華吃驚道。賢徒爲何面色沮喪。莫非尊師在家中有甚不測麼。濮天勇不禁落下幾點淚來。說道。不出師父所料。老師被人家仇殺了。聽說這夥人就是上次師父所說。殺鐵笛僧吳天保的同伴。但他與我們並無仇恨。此時人已去遠。弟子恐師父在此久等。故此急急的趕回。法華聽說。歎道。不怕爲難事。但恐用心人。如今人已死了。只要賢徒銳意練習功夫。豈愁日後沒有復仇之理。說着命小二去打了酒來。二人對飲。到了次日會了店帳。負了火石趕路。一日趕到良縣。法華道。愚師常聞人說。良縣地方。能人頗多。我們何妨在此耽擱幾天。濮天勇點頭稱好。二人就投進一家客店內。過了一夜。次早用了早飯。搬了石頭。要出去做買賣。剛跨出門。就聽有人喚道。老道士。你這火石賣麼。法華回頭一看。見來的那人。身長一丈二尺。相貌驚奇。想道。看此人定是來尋事的。我今番本是出來訪友。他來尋事。正合我的機會。何妨就與他比較比較。便答應他道。尊駕莫非要來買火石麼。那人道。我不但要買你火石。還要連你的手一起買呢。我聞你的名已久。聽說你賣火石。不用鑿子鑿。祇用手隨便捏取。我看這個法子甚好。我現在要向你買這整塊的石。但我沒有鑿子。斲他。所以要給你商量。連你這只手一齊買下。法華道。可以可以。請你將火石拿去。那人道。要多少錢。法華以爲他拿不起這塊石頭。便道。你能拿去。我便送你。那人聞聽此。

言拱手一揖道。多謝多謝。過來在法華手中不費多力。將一塊小山般的大火石。接過去了。旁邊濮天勇唬得面如土色。曉得道人今日遇了敵手了。只見法華冷笑一聲道。好。還奉送你一手呢。說着將左手伸過去。在那人肩上拍下。誰知那人眼明手快。早將身子一閃。躲在一邊。喝道。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妖道。不訪訪此處是何人的地方。竟敢到這裏來賣能。我不傷你。因憐你也是一個好漢。誰知你不知進退。竟敢用紅砂手傷我。真是自不量力。孩子們過來。給我將他擒下。那人喝罷。只見過來十幾個大漢。各執短棍鐵尺。一擁上前。紛紛打下。法華全無懼色。吩咐濮天勇站在一旁。不許動手。自己在懷中取出一口寶劍。左右招架。這十幾個大漢也還有點本領。與法華鬥了二三個回合。一個個東倒西歪。那裏是法華的對手。旁邊站着的一個大漢。見勢不佳。又將衆人喝退。自己上前與法華交手。法華道。對啊。我天生成一種脾氣。遇了人多。我就會打勝仗。要是一個人對一個人打。我一定打敗仗了。那人聽了。分外大怒道。好一個利嘴的野道士。不要逞能。老爺今日定要將你擒住。一拳迎面打來。法華見那人不用兵器。自己也將寶劍放在懷內。將身子一偏。避過一拳。便用一個餓虎撲羊之勢。來擒那漢。二人一來一往。鬥了五六個回合。那大漢故意虛晃一拳。跳出圈外。站在一旁道。好了。說着拱手一揖道。自今以後。我知道天下能人之上。還有能人。今日甘拜下風。請道爺到小弟家中獻茶。法華暗暗詫異道。這人是甚緣故。便道。好漢爲何住手。莫非原諒貧道麼。那人道。是不是。小弟自諒不是道爺對手。自願甘拜下風。要與道爺結個朋友。也不枉在江湖上混一輩子。不知道爺意下如何。法華聞了此言大喜。曉得那漢也是一個英雄。也有意要結交他。正中下懷。便道。如蒙不棄。貧道自當從命。那漢一拱手。讓法華前行。這時濮天勇也跟隨後面。心中却替師父捏着一把汗。恐那大漢虛詐。當着衆人之面。又不好向師父

說明法華曉得他的意思。便暗暗使個眼色。叫他放心。行行重行行。已行到一處村莊之內。又行了幾步。見前面一座白粉高牆。那漢道。這便是小弟的莊院。一齊進了大門。就在大廳上坐下。早有莊丁過來獻茶。這才各通名姓。你道那個大漢是誰。原來此人也是江湖上的有名英雄。人稱六臂膀呂宗。自幼即練成一身鐵布衫的工夫。今年已有五十多歲。在江湖上跑了十多年。從沒有遇過敵手。因手中積蓄了幾個錢。就在此處以享晚年。洗手至今。也有五六年了。收的徒弟。也着實不少。在這良縣地方。已成一霸。大凡江湖上過客。以及賣解耍拳等人。無不先要到呂家莊掛號。倘不掛號。老實說便站不下脚。昨日法華道人與濮天勇投住的這家客店。正是呂家店。就是呂宗開設的。因呂宗向日在江湖上頗有交情。所以來投奔他的人頗多。都在呂家店過宿。昨日法華投宿店中。幾個小二早就吃了一驚。因見法華背上負的這塊大火石。約有千斤沉重。早有人報到呂宗面前去了。呂宗道。看來這個道人有些古怪。他來掛號。也不與他為難。要是不來掛號。明早再去會他。才知呂宗等到次早。不見有道人來掛號。心中着實有氣。本來也用不了自己親自出馬。怕徒弟們出去不是人家對手。帶了七八個徒弟。一路趕來。却值法華負了大火石出外。因此上前比較。鬥了五六個回合。雖未分勝負。然在呂宗自己心中。十分明白。曉得再鬥下去。必定不是道人對手。自己在江湖上跑了半世。從未吃虧。何苦損了名譽。而况這道人着實有本領。我何不乘此與他結個朋友。所以跳出圈外。甘拜下風。此時一齊回到莊中。莊丁獻上香茗。正在談心。只見外面七八個大漢。用槓子抬了一塊大火石進來。呂宗吩咐放到後面空院子裏面去。獨濮天勇坐着吃茶。心裏總有些胆寒。連一口茶都不敢吃下肚去。先將茶杯在鼻上聞了又聞。沒有氣味。才敢喝下肚去。法華道人與呂宗一見如故。呂宗指着濮天勇道。這位英雄是誰。法華忙喚天勇

與呂宗行禮說道。這位乃是小徒。呂宗道。原來是令高徒。請坐請坐。濮天勇不得不客套了幾句。呂宗吩咐莊丁到廚下去備酒席。須臾已將酒宴備就。便在廳上暢飲。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。話不投機半句多。各人飲了一個大醉。法華方才告別。呂宗親自送二人出莊。二人仍回客店。店中小二也格外殷勤招待。濮天勇至此方知呂宗是個好人。一宵無話。次早起身。梳洗完畢。用了早飯。小二過來說道。莊主已派人來問候二位爺們。再三叮囑。務必請二位起身後。到莊上去。法華道。我知道了。小二下去。法華亦感呂宗爲人義氣。卽與濮天勇到呂家莊來。呂宗得報。親出迎接。彼此禮畢。呂宗道。小弟已等候多時了。法華道。貧道無德。何勞莊主如此厚待。說着進了莊門。來到廳上。茶罷收杯。談了一回。呂宗高興道。道爺武藝。小弟已領教過了。不知臨陣拒敵如何。尚祈賜教一二。法華道。莊主言重了。貧道一無所能。倘蒙不棄。何妨藉此消遣。呂宗吩咐莊丁。將棋枰取來。二人卽在廳上對奕。果然棋逢敵手。直至午時猶未終局。這時廚下已將午酒備好。呂宗道。我們吃了飯再續局吧。法華道好。三人用了午酒。飲畢。法華呂宗又續局。結局呂宗輸了一子。晚膳後。方返客店歇宿。從此每日聚在一處。呂宗便與法華結拜爲義兄弟。忽忽月餘。一日法華與濮天勇向呂宗告別。返武當山。呂宗見留他不住。只得親自送別。一言表過。再說吳南園與衆英雄。在獅子村別了九太歲及吳忠吳隱等。盡回浙江。在路上耽擱了兩三個月頭。方抵家鄉。闔家團圓。無不歡天喜地。蘇子仙謂天保金琳道。我與三位一別迄今。忽忽多年。不想二位賢弟。在外做了許多驚天動地之事。又帶了兩個千嬌百美的妻子回來。與我株守在家。的無用之輩。比較起來。真是相啻天壤。慚愧得很。但不知天保弟。爲什麼不與二位弟婦早日成親。天保聽了蘇子仙一番話。雖然累累贅贅。也還說得在理。便道。大哥。你雖株守在家。功勞却比我們大。這幾年來。小弟家事全

賴大哥料理。容小弟改日重重的謝你。蘇子仙道賢弟說那裏話來。我方才不過說句戲言罷了。金琳也過來向蘇子仙道謝。且說南園回家之後。比從前在京中做官。來得安閑。無奈世上古詩有云。無官一身輕。誠非虛語。無如世上的人。誰肯將這名利二字看淡。所以南園打算與天保料理親事。倒是天保並不將親事放在心上。只因他心中有件心事。你道什麼心事呢。就是當初在神廟內。與金琳得的兩柄日月雌雄劍。後來就不知不覺的失落了。怎奈這兩柄寶劍。乃是無價之寶。天保失了此劍。猶如失了左右臂。現在雖是安抵家鄉。曉得江湖上難免沒有一二個仇人。而况龐洪與我家勢不兩立。日後難免不節外生枝。自古道能人之上還有能人。古人又有一句話說得好。叫人無遠慮。必有近憂。因此天保與金琳二人。在他人看來。安閑無事。實則二人懷着滿腔心事。又不敢在父母面前洩露一字。恐二老要担心。每日仍與蘇子仙到街頭遊玩。却隨時留意。探聽有否江湖上的消息。每日皆是如此。按下慢言。再說暴金剛與地理鬼繆豹二人。行刺吳南園未遂。在伏龍崗耽擱了幾天。一日吩咐幾個小二好生看守房屋。說我們這回進京去。大約一月就要來的。你們在這裏。倘有同道中的人來此。不可下手。又在這幾個小二中。挑了一個稍具本領的寶山虎。叫他做了總管。二人囑咐畢。匆匆離了伏龍崗。回京中復命去了。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招賢館內網羅好漢 雷公殿外擺設擂台

地理鬼繆豹與暴金剛二人。離了伏龍崗。回轉京都龐府。見了鐵笛仙。將行刺吳南園一事。詳述一遍。鐵笛仙道。這也許吳南園氣數未終。被他脫身。但這一回被他脫身。必定回家去了。路程遙遠。只得慢慢再圖機

會。次日鐵笛仙見了龐洪，將行刺未遂之事，細細說了。龐洪道：「南園與老夫有勢不兩立之仇，非要將他結果了。方可高枕無憂。不知軍師尚有何策？」鐵笛仙道：「這個不妨。只要慢慢設法，再派人將他去結果便了。但是爲今之計，尚有一件緊要之事，就是太師要取宋室江山，急宜招集天下好漢，暗中設立招賢館。那時不怕京中有多少人馬，一舉而得。不知太師以爲如何？」龐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又要煩軍師勞神了。」鐵笛仙道：「貧道自當效勞。自此以後，龐府暗中設下招賢館，這且慢表。再說九連山余道元，自從那日被沙龍將日月雌雄二劍，索了回莊以後，心中悶悶不樂，隨下了一番苦功，練了幾套工夫。這日吩咐妙雲，在山上看守觀門，自己便下了九連山。來到采石島，拜望師弟鐵面鋼鬚蛟龍汪擎天。當時汪擎天便設了盛宴款待，二人在席上談及沙龍，莫不切齒痛恨。余道元道：「師弟，你可知我今日下山有何事故？」汪擎天道：「師兄腹內之事，我怎生知曉？」余道元道：「賢弟，難怪你想你也早已忘却了。我今日來此，要與賢弟相商，找那沙龍報仇。本想到他莊上去走一趟，奈他手下徒弟甚多，沙家莊又非比從前，各處俱有埋伏機關，足見爲賊的人，心小胆虛，且將日月雌雄二劍，放在一座玲瓏塔內。這座玲瓏塔更是利害機關重重，共有八八六十四門，叫你不知從何處一門進去，有令人莫測之妙。憑你是一等的頂天立地的大英雄，也難進去。所以要報前仇，總須要將他引誘出來，才好下手。將他結果。因此爲了此事，來與賢弟商量。不知賢弟有否高見？」汪擎天道：「弟也正爲此事，心中再三的計議着呢。不是師兄到來，將此事提明，小弟一向如在夢中。那一日曾打發暴金剛到沙家莊去行刺沙龍，今已半載未見回來。只怕是凶多吉少。但暴金剛也是一個有本領的好漢，不免替他可惜。余道元道：「暴金剛在沙家莊被獲，此事並未聞及。我想他必是行刺未遂，諒他去的時候，誇下大口，一時無顏回來，必定投奔他處去了。」汪擎

天道師兄言之有理。席散後。汪擎天便留余道元在山寨居住。轉瞬十日。那天余道元正想回觀。忽見山下有一個小嘍囉進來。報道。啓稟寨主。暴金剛同了一個好漢前來拜見。汪擎天聞了此言。喜不自禁。忙吩咐有請。不多片刻。暴金剛同了地理鬼繆豹上山。彼此行禮相見。分賓坐下。小嘍囉獻上茶來。地理鬼繆豹與汪擎天。余道元初見。通了姓名。各道欽仰。汪擎天向暴金剛問道。暴賢弟。你一向在何處。爲何那日一去。直到今日才回。憑兄無日不盼念。道元兄言及沙家莊。各處設下埋伏機關。不知賢弟那日到沙家莊。會否受驚。暴金剛道。沙龍果有本領。小弟那日非但不能將沙龍行刺。險些兒反被他擒獲。後來小弟無顏回寨。却在路上遇了繆家兄弟。因此隨同進京。投奔在龐府內。以圖進身之計。遂將前前後後的情由。向二人說了個詳細。汪擎天道。不想鐵笛仙手段真高。竟夤緣在龐洪手下。做了護國軍師。憑兄與他有八拜之交。將來未常不是一個幫助。暴金剛道。汪大哥。小弟此番來此。一則恐大哥盼念。二則正是奉鐵笛仙之命。要請二位進京幫助。現在龐洪家中。已設下招賢館。將來在招賢館中的人。量才使用。都有做官發財的機會。千萬要請二位進京。不知二位兄長意下如何。汪擎天聽說是龐洪慕名而來。心中格外快活。已有一大半願意進京。便問道元意志。誰知余道元雖是修道之人。他的名利之心。比了汪擎天更重幾倍。滿口答應道。這是龐太師一片誠意。我們豈可辜負了他麼。要論做官的勢力。究比我們在這荒山上做買賣勝得多了。如賢弟有意。憑兄何妨就同去一遭。汪擎天聞聽此言。欣然道。師兄的見解。足見比我高得多。如此甚好。我們就同進京去。二人商量已定。設下盛宴。款待二人在寨中過了六七日。將寨中事務。託總頭目李虎掌管。於是一行人下了采石島。起程進京。有事即長。無事即短。這日到了京中。進了龐府。在招賢館與龐洪相見。龐洪見余道元不過平常。獨見了汪擎天。心中

喜不自勝。吩咐設下酒席。大宴衆人。汪擎天與余道元二人。感激不盡。龐洪又囑汪擎天即日招兵買馬。以備一旦起事。汪擎天道。太師需用兵馬。一二十萬人馬。頃刻可以招集。太師儘管放心便了。龐洪不知他說的大話。信以爲真。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了。當時席散。龐洪留二人在招賢館安歇。再說汪擎天與余道元二人在招賢館內。不知不覺已有半個多月。一日閑着無事。余道元又提起沙龍之事。鐵笛仙道。你們要報仇不難。如今招賢館內。人還嫌少。這裏又是在天子禁城之內。不便明目張胆的招集好漢。想到山東濟南設一座百日擂台。明是打擂。暗中却是招致英雄。你們只要在擂台上每日唾罵沙龍。那沙龍在江湖上耳目甚多。他若聞了此言。必定要來打擂。那時他到山東來。正如老虎離山。還怕不將他擒住了麼。衆人聽了。各各拍掌稱妙。次日鐵笛仙便將此事與龐洪說知。龐洪滿口贊成。而且山東撫台。又是龐洪門生。暗中可以照應。鐵笛仙道。如今設擂之事已定。但是何人做台主。我們也要計議一下。汪擎天道。這個不用說得。論本領就要推到道元師兄了。鐵笛仙道。賢弟說得有理。請道元兄不必推辭。余道元道。我的本領。怎能做台主。推辭再三。仍是余道元做了台主。仍是四人同去。就是汪擎天。余道元。暴金剛。地理鬼繆豹。這四人出了京城。向山東濟南而來。在路上趕了多日。暴金剛因惦念着濮天勇。順便到伏龍崗耽擱了一日。見濮天勇仍未回來。不知到何處去了。又到青峯山拜望焦天龍。就在山上盤桓了數日。焦天龍設宴款待。又邀了東山金毛猿猴。賀景龍陪客。暴金剛言及他們幾人。俱在龐府中辦事。賀景龍忙向各人道賀道。諸位兄長。從此都有陞官發財機會。不知將來還念及我們幾個舊友。地理鬼繆豹忙道。賀兄見外了。龐府設下招賢館。搜羅天下英雄。況我們又抱着有官大家做念頭。將來凡我們在江湖上的弟兄。大家都有官做。何況你我是老弟兄。賀景龍忙陪笑道。這話是小弟的

不是。但還有一層。你們此番到濟南擺擺。我們也想同去可好。暴金剛在旁插嘴道。我們此番來。一則是拜候。二則正是來邀請諸位同到濟南。因恐二位寨中事忙。未便啓齒。我們此番在濟南擺擺。原是奉命羅致好漢。又爲了余道元兄。因日月雌雄劍與沙龍結下深仇。沙龍莊中有機關佈置。不便到他莊中去較量。用的是調虎離山之計。叫他前來打擺。將他擒住報仇。二則來龐太師與吳南園。也有深仇。雖吳南園已告老回鄉。但他有一姪一子。甚是利害。龐太師欲斬草先除根。因此也要將他誘來擒獲。暴金剛說到此處。賀景龍道。日來我們爲了復仇。已刻苦的下了一番苦功。如今可算已將功夫練就。那麼也好借他來報我們的仇了。這回我們必定同去。余道元道。對了。人說人多好做事。多多益善。各人言罷。彼此舉盃暢飲。過了幾日。便打算動身。金毛猿猴賀景龍與焦天龍二人。各將寨中之事託頭目管理。在路上走了幾日。便抵濟南。到鎮上美醉居。焦天鵬店內。各人將來意說了一遍。天鵬道。很好。我這裏也有幾人幫忙。一面說着。一面吩咐店中小二快去辦酒。款待衆人。就在店中住下。次日衆人正在天鵬店後住的大廳上午膳。忽見外面的小二進來報到。杜爺來了。天鵬正要出外迎接。只見杜飛雄已從外面進來。忙一齊起身迎接。說道。不知杜兄駕降。失迎。失迎。各人謙遜坐下。小二添上杯箸。賀景龍道。杜大哥。一別半年。光陰好快。杜飛雄道。自那日從寶寨告別回家。發奮練功。幸喜不負初衷。練得一點功夫。本當要到寶寨拜候。不期今日聞說衆位已到敝地。因此特來問候。衆人同道。杜兄見外了。我們大家都是自己人。何用如此客套。焦天鵬待衆人言畢。隨將他們的意思。以及設擺報仇的話。細細向杜飛雄說了。杜飛雄方知衆人此次到濟南擺擺。另有用意。便道。這樣說來。好極了。小弟也願追隨左右。但不知擺台設在什麼所在。余道元道。這件事却要問你了。我們在座的人。除了天鵬兄外。可說是在客地。

只有你是地主。擂台相當地方。還要託你找去。杜飛雄道。這很容易。在東門外三四里路。有座雷公殿。那地方很寬闊。在那裏搭擂台。最爲相宜。天鵬兄在此多年。雷公殿想必去過。天鵬道。不是杜兄提起。小弟萬萬想不到。雷公殿外果有一大塊空地。進出又便利。很好很好。汪擎天道。如此說來。明日便託天鵬兄雇幾個工匠。搭造擂台便了。天鵬一口應允。用了午膳。杜飛雄又陪同衆人到雷公殿外觀看。個個稱好。次早焦天鵬與衆人用了早點。便喚同匠人在雷公殿外。興工搭台。沒有半月工夫。已將一座百日擂台搭好。取名集英台。台高二丈六尺。有五六丈圍圓。擇了一個吉日開播。台上紮了彩緞。真是聲勢威武。氣概驚人。擂台兩旁柱子上。懸有一兩副對聯。上聯寫的是拳打襄陽沙家莊。下聯是脚踢嘉興吳氏門。自從這座擂台蓋搭成後。一傳十。十傳百。早傳遍了全城。並擇定八月十六日開播。到八月十五日。台下已有人趕場子了。一切江湖上的朋友。也有來做買賣的。也有人來看打擂的。也有人來見識擂台台主的。浮文表過。且說在濟南地方。本城中有一位好漢。此人姓李名仁。爲人樸實孝母。從前祖上也是簪纓子弟。不想傳到李仁的父親。家道便中落了。一年不如一年的窮下去。後來竟因病而死。那時李仁才不過七八歲。只因家中貧困。飯也沒得吃。那有錢去讀書。可憐很小的孩子。每日上山打柴。換幾個錢回來。供養母親。恰在山上。遇了一個道士。李仁每日上山。道士便與李仁談武藝。並教他拳棒。光陰荏苒。李仁已長到十七八歲。那道人去了。李仁又無處去找他。雖練成了本領。但依然兩手空空。每日打柴爲生。這一年李仁已二十二歲了。因貧尚未娶親。一日李仁上山打柴回來。忽聽街上有人傳說。東門外雷公殿設了一座百日擂台。擂台上都是有本領的好漢。桌上滿滿堆着銀子。不論何人能上擂與台主賭鬪。打一拳賞銀五十兩。踢一脚也賞銀五十兩。能將台主打倒。非但沒有罪。還要賞五百兩。

銀子。並且請他去做教師。每月工錢三百兩。你想有這樣的好機會。可惜我們濟南地方沒有人才。今已開播七日。竟沒有一人敢上台比試。可不氣人麼。李仁將這幾句話聽在耳內。心想我自幼跟隨道人學了一身本領。徒然無用。不能充飢。每日仍須打柴爲生。今日既有這樣的好機會。何不待我回去稟明了母親。再去與擺播的人比較一下子。多少賺幾個錢回來。也比上山打柴好得多。打定主意。走回家來。稟明母親。要知他母親允與不允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得彩銀賢孝子進身 訪鐵篙老英豪敗績

李仁回家見了母親。他母親已有六十多歲了。見李仁回來。便問道。我兒回來爲何這遲。李仁道。孩兒有話稟明母親。想母親年已老了。孩兒今年也有二十二歲。終年如此打柴爲生。終非久計。他母親聽了李仁的話。不由發怒道。阿喲。孩兒。你平日甚好。今日爲甚說出這等話來。莫非你聽信旁人之言。不願孝養做母親的嗎。待我死了罷。便用頭要向柱上撞。李仁吃了一驚。忙將他母親一把拖住。跪在地下說道。母親息怒。孩兒並非怨恨。只因今日在街坊上。聽人說雷公殿外。有一座百日播台。擺播的是個好漢。他們擺播的用意。乃是比藝。暗中收羅天下有本領的人。有人到台上打台主一拳。或是踢中一脚。賞銀五十兩。倘能將播上的人打倒。非但沒有罪。還要賞銀五百兩。聘爲教師。孩兒想有這樣一個好機會。豈非是進身之路麼。所以回來稟告母親。孩兒明日就想去打播。不知母親以爲如何。他母親沉吟了半晌。才說道。兒呀。但是你沒有本領。怎能去打播呢。孝仁道。母親有所不知。孩兒每日上山打柴。遇見一個道士。傳授我本領已有多年了。古人說有習必有

所用既有如此機會。豈可當面錯過。他母親聽說。半信半疑。說道。我素來未聞你說有本領。爲何今日平空說起。你且練一回與做娘的看。李仁不敢違命。到塔下將練的拳棒。耍了一套。他母親雖不識什麼。見他練得純熟。遂道。我兒武藝是有了。但要小心才是。李仁聽了歡喜。到了次早。李仁吃了早飯。這日不去打柴。穿了一件乾淨的衣服。別了母親。來到雷公殿。擂台之下。只見人頭濟濟。看擂的人着實不少。隨擠在人叢中。抬頭向上觀看。這時擂上站着一位好漢。向下喝道。台下聽了。我們在此設擂。並無別意。不過是要領教領教四海英雄。如有願意的。何妨請上來比試比試。原來百日擂。開擂已第八日了。今日正輪到地理鬼繆豹值擂。在上吶喝的正是繆豹。話猶未畢。早見台下跳上一人。此人約有二十多歲。生得七尺身軀。四方臉。面色微白。到了台上。用手向繆豹一拱道。台主請了。各人通了姓名。原來這位少年。叫何賽虎。山東歷城縣人。道罷姓名。各人俱在台上。走了一個圈子。拉開架子交手。誰知何賽虎不是繆豹對手。沒有二三個回合。被繆豹飛起一腿。踢到台下。滿面慚愧。鼠竄而去。當下李仁將身子一縱。到了台上。擂下都代李仁擔驚。因素來曉得他是個打柴爲生的孝子。如果擂台上打傷了。他母親怎生度日。站在台口的繆豹。見李仁上來。見他輕身功夫。異於常人。知是個有本領的人。忙向李仁打了一拱道。好漢請。李仁也拱手道請。二人通了姓名。各在台上走了一轉。拉開架子。李仁先用一個神仙指路。向繆豹打去。繆豹識得他的拳法。將身子一偏避過。用一個金剛掃腿。向李仁掃去。李仁身手敏捷。向上一縱。早已避過。一來一往。交手了十餘回合。不分勝負。台下看打擂的人。個個眉飛色舞。稱讚李孝子本領高強。真是出人意料之外。地理鬼繆豹見不能取勝。心下未免着慌。便賣個破綻。想用一个回馬勢。擒住李仁。誰知李仁識破。乘他向前躡時。一個閃身上前。飛起左腿。將地理鬼踢了一個筋斗。李仁

恐繆豹發怒，急忙收回左腿。上前告罪。地理鬼心雖惱恨，見李仁態度謙恭，一時到不好發作。這時台內出來一人，正是焦天鵬。因在此開店多年，素聞李仁孝名，方才見李仁戰住繆豹，武藝甚高，便與余道元等商量，有羅致之意。此時又見李仁如此謙卑，心中格外佩服。忙出來與李仁招呼。原來天鵬與李仁是多年主顧。向來店中用的柴，都是買李仁的，所以相熟。將李仁邀進台內，互通名姓，又客套了幾句，賞李仁紋銀五百兩。李仁今日拋棄了打柴生活來打播，本爲此意。此時却不好意思收這五百兩銀子，再三推却不得，只好仍收下了。天鵬叫李仁明日到店中相聚。李仁答應，拿了銀子，告別衆人回家。將銀子獻與母親，他母親滿心歡喜道：兒呀，好了。如今有了這許多銀子，正夠過活半世，可憐你自幼打柴，從今在家好好的閒幾日，將來做個別的買賣罷。李仁連說遵命。當日李仁即拿幾錢銀子出外，買了魚肉香燭等物，謝了神靈。到次日用了早飯，便稟明了母親，來到天鵬店中。小二將李仁帶進內廳，只見蓋是濃眉豹眼的好漢。在廳上飲酒，見李仁進來，起身迎接。小二添上盃箸，讓李仁在第三個位上坐下。各人寒暄了幾句。焦天鵬謂李仁道：李大哥，你可曉得我們這回在此擺播，是奉的何人之命？李仁道：小弟不知，尚祈兄長見示。焦天鵬道：提起此人，來頭大呢。好在你也不是外人，何妨與你講明。現在我們是奉當朝龐國丈之命。到此擺播，有兩個用意。一來是與龐國丈羅致天下好漢。二來只因我們余大哥與襄陽一個好漢，此人甚有英名，在江湖上人稱出山虎沙龍，因日月雌雄二劍結下深仇。這回是要誘沙龍來此，將他擒獲報仇。李大哥既有本領，徒在此打柴爲生，豈不可惜？所以小弟約你來。正要推舉你一個好去處，也可從此得個進身之門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天鵬這句話，正說在李仁心坎上。隨即答道：如蒙兄長提拔，小弟真感激不盡了。焦天鵬道：這個去處，不是尋常人能去得的，也是李兄的機會。

國丈府內現設有招賢館。我們有個道友。他在國丈府做軍師。你如願去。我明日修書一封。你同你母親進京。自有安置。李仁聽了此言。喜不自勝。忙道。蒙大哥竭誠推荐。感激無涯。豈有不願去之理。天鵬道。你願去。我明日給你修封書信便了。言畢。各人盡醉方散。李仁在天鵬家中。吃了午飯回家。次日天鵬命地理鬼修書一封。交給李仁。過了幾日。李仁別了衆人。同他母親帶了行李。進京而去。暫且不提。且說雷公殿外百日集英台。開播至今。忽忽已屆半月。擂台上不知敗了多少好漢。這消息傳到沙龍耳內。明知設播的人。要與自己作對。所以他上聯才用拳打襄陽沙家莊的句子。老實說。我沙某在江湖上跑了一輩子。向不服輸。難道就怕區區一座百日擂台麼。不知那擺播的是個何等樣人。不免前去領教領教。因此決意要到濟南打播。立遣穿山甲劉高。到各處邀了幾個好友。不多幾日。穿山甲劉高回來說。鐵篙子張起龍不在寨中。聽說到河南去了。祇留二寨主魯英看守山寨。蘆花河水中金蟬蔣成。水上飄蔣忠。病二郎黃良。蠍子虎張青。飛天鷄子徐慶。賽諸葛陳賢。俱在蔣爺寨中。答應隨後便到。沙龍道。鐵篙子張起龍到河南何事。你可會聽魯英說及麼。劉高道。徒弟因一時匆促。忘記問了。沙龍道。你連日趕路辛苦。且去休息一回罷。劉高答應一聲下去。隔了數日。蘆花河水中金蟬蔣成。水上飄蔣忠。病二郎黃良。蠍子虎張青。飛天鷄子徐慶。賽諸葛陳賢。六位好漢同到。沙龍親自出莊迎接。大廳上各分賓坐定。家丁獻上香茗。寒暄已畢。沙龍設宴款待。在席前提及濟南設播之事。賽諸葛陳賢道。此事原來沙兄已知。我們那日在蔣大哥寨中。已將此事計議過了。殊堪痛恨。後來細細探聽。方知還是九連山余道元。因日月雄雌劍的仇隙。這回邀了幾個好漢。在濟南設下集英擂台。故意誇下大口。要叫大哥去打播。想報前仇。但我輩豈肯懼他。本想來此報信。不料大哥已先我們而知。沙龍道。愚兄聽人傳說。但沒有如

此詳細。原來還是余道元所爲。再好沒有。想憑兄在江湖上混了大半世。從來未叫人欺負。不料這賊道如此欺我。說罷起身向衆人深深作了一揖。又道。憑兄這回到濟南去。與余道元比個高下。不是我死。便是他亡。倘有不測。望乞衆賢弟看在平日相處之情。爲憑兄復仇。衆人見沙龍如此憤慨。個個拍胸說道。沙大哥何必如此。想那余道元乃是大哥手下敗將。萬一比他不過。那時衆兄弟一齊上搗。不由他分說。每人一刀。怕不將他砍爲肉泥。大哥只管放心便了。各人談談說說。盡醉方休。在莊中耽擱了數日。沙龍帶了路費。連徒弟壁上飛羅夢星。一共八位好漢。騎上馬背。到濟南打搗而來。再說鐵篙子張起龍。你道他到河南去則甚。其中有個緣故。因張起龍失了鐵篙以後。心中非常納悶。覺得無論什麼兵器。都不及鐵篙來得如意合用。正如失了左右手一般。大凡是在江湖上行動的人。無不慕名。草說遇其人。只要看見鐵篙。便已忘魂喪胆。望而生畏。而且張起龍在江湖上。也從未遇過敵手。平常的人。見鐵篙的分量。拿也拿不動。你想有誰敢盜得他的篙子呢。然而世上驚人的事儘有。偏偏失得無影無蹤。正如無頭案相仿。非但沒有下落。而且連一點信息都沒有。那日沙龍做壽。鐵篙子雖在席上。托過衆人。現在沙龍的雌雄劍已物歸原主。獨他的鐵篙子。依舊如泥牛落了大海。影響全無。這一回到河南。因鐵篙子在寨中。得了江湖上一個友人報告。說鐵篙子有了下落。在河南天隱寺靜安和尚手中。張起龍得了此信。正如半空中落下一個奇寶。心中歡喜不盡。立刻便到河南去。他這位朋友。也是江湖上一個有名人物。此人雖無甚大本領。但爲人極其機警。尤其是一身輕功。能在樹葉上行走如飛。故而常在江湖上飄來蕩去。江湖上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。叫做飛星子盧三。張起龍聽了盧三之言。曉得盧三信息最靈。因此急急的叫盧三同他就去。盧三想自己本領平常。再三勸起龍多約幾個朋友同去。因天隱

寺靜安和尚是少林寺出身。本領高強。雖是出家人。性情驕傲。誰知張起龍也是一樣性情。平生不肯服低。聽盧三這般說法。他就要一人獨去。盧三見他執意甚堅。不好再阻止他。二人遂同到河南去。所以其他朋友。並不得知。張起龍趕到河南。耽擱在開封李家店。天隱寺相距開封只五六里路。二人在客店中住宿一夜。次日清早。起龍用了早飯。與飛星子同到天隱寺。寺中祇有幾個小沙彌。張起龍詢問靜安和尚到何處去了。小沙彌答稱上五台山去的。遲則一月後便來。張起龍性情急躁。即問鐵篙下落。小沙彌道。果有此事。乃是家師一個朋友送與家師的。起龍又問道。敢問小師傅。此篙可在寺中。小沙彌答道。此篙家師帶在身邊。作爲防身之用。所以不在寺中。不知好漢問他何事。張起龍道。我也不過偶而問及。待尊師回寺。自有分曉。小沙彌便不再問。起龍喝了一杯茶。心中老大失望。起身告別。與飛星子仍回客店。等候了月餘光景。靜安和尚仍未回寺。張起龍實在心焦。想到五台山去。又恐在路上兩不相遇。只得仍在客寓中。靜心忍耐。等了數日。一日飛星子由外回來。告訴起龍道。靜安已於昨晚打從五台山回寺。起龍得信。喜不自勝。次早用了早飯。便與飛星子到天隱寺。來會靜安和尚。靜安親自出來迎接。進了寺內。小沙彌獻茶。客套以後。張起龍提及鐵篙之事。靜安聽了。詫異道。原來好漢。今日到此。是來索取貧僧用的鐵篙。但此篙非貧僧自備之物。乃是一個朋友相贈。焉知是尊駕的呢。張起龍道。師父不信。那鐵篙上有在下張起龍的名字。靜安道。世上同名同姓的人甚多。這事不能遵命。張起龍見靜安出言吐語。頗不柔順。心中已有數分不悅。變色說道。和尚不要固執己見。須知在下。不辭千里而來。不來則已。既來之。豈肯善罷甘休。空手回去之理。靜安聽了大怒道。好小子。敢在大師父寺院裏。口出狂言麼。吩咐一聲。孩子們。給我拿下。靜安和尚一聲吩咐。幾個小沙彌將寺門關閉。各執戒刀。上來動手。張

起龍忙在肩頭上拔下自己用的單刀。站起身來喝道：「誰敢動手！將刀左右招架。」飛星子盧三也在肩上取下單刀。幫同張起龍動手。說也奇怪。莫說靜安的本領。起龍力敵幾個小沙彌。已覺吃力。心想怪不得飛星子說靜安是少林寺出身。果然名不虛傳。靜安和尚在旁見小沙彌不能取勝。自己也操了一口戒刀砍來。張起龍在江湖上混了十多年。今日第一次遇見勁敵。被靜安用戒刀。在他面前連砍了幾刀。刀刀有泰山般沉重。張起龍招架在手內。虎口震動。沒有幾個照面。已累得渾身大汗。飛星子盧三見勢不佳。打量脫身之計。手中虛晃一刀。跳出圍外。上屋逃走。張起龍見飛星子已走。只得也賣個破綻。飛身上屋逃走。靜安和尚也不追趕。由他二人逃去。張起龍與飛星子二人。逃出二三里外。見後面無人追來。方才放心。張起龍住了喘息。向飛星子道：「不出賢弟所料。這和尚果然利害。不是逃得快。你我便要吃虧。」飛星子道：「這和尚在河南地方。遠近馳名。江湖中甚有交情。張起龍道：「可恨和尚盜我鐵篙。我雖不能取勝他。只得回去邀了幫手再來。將他結果。」方洩我恨。二人且說且行。回轉李家店。住宿一夜。次日即付了店賬。與飛星子趕回雁峯山來。在半途上。聽人傳說山東濟南打擂之事。又聽得擂台上的對聯句子。勃然大怒。向飛星子道：「盧三哥。你聽得麼。擂台上對聯句子。不消說得。是向我們沙大哥尋事。令人可惱。我們何不前去看個明白。不知沙大哥會否得知此事。飛星子是個最好看閑的人。滿口答應。二人便奔濟南而來。這且慢表。再說出山虎沙龍等八位好漢。在途中日夜宿到了濟南。就在東門外客店中住下。當晚無話。次日午膳以後。思量到雷公殿觀看擂台。行未數武。迎面兩匹馬如飛而來。定睛一看。不是別人。正是鐵篙子張起龍與飛星子盧三。張起龍在馬上也看見沙龍。慌忙下馬相見。回到客店。小二過來。將馬牽去喂草。衆英雄隨意坐下。沙龍啓口動問張起龍從何處來。張起龍道：「小弟

在寨中得盧三來說。遺失的鐵篙子在河南天隱寺靜安和尚手中。小弟即到天隱寺。向靜安和尚索取篙子。誰知靜安和尚不肯歸還。因此與他交手。和尚是少林寺出身。非但本領超羣。他寺中的小沙彌。個個皆有能爲。小弟竟遇了勁敵。不是見機走得快。定要吃他的大虧。不料走在半路之中。又沿途聽人傳說。濟南有人擺設擂台。擂台上有一副對聯。欺人太甚。上聯是拳打襄陽沙家莊。下聯是脚踢嘉興吳氏門。這分明與我們沙大哥作對。小弟聞聽此言。心中惱怒萬分。因此與盧三弟繞道到這裏來看看。是何方的野人。如此放肆。與他比個上下。給沙大哥出氣。不料諸位已先我而來。真是巧極。沙龍道。多承賢弟感情。早幾日憑兄爲了此事。着小徒到賢弟寨中去過。因聽說賢弟往河南公幹。因此不及相迎。我們也昨晚才到。此時正思前去觀看擂台。張起龍道。何妨就去。沙龍道。好在不是一日的事情。賢弟風塵辛苦。索性大家明日去罷。各人稱是。起龍只得隨了衆人的意思。在店中就擱一宵。次日午膳後。一共十條好漢。出了酒店。同到雷公殿打擂。要知打擂情形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黑砂手傷閻王老九 紫陽掌破集英擂台

沙龍等十條好漢。出了客店。逕奔雷公殿來。原來出了東門大街。祇有數十步路。便是雷公殿。余道元等在此擺擂。忽忽已有兩月。各地聞名來打擂的。路上絡繹不絕。因此當地的人。紛紛議論。多說這座擂台。是濟南近幾年來。不可多得的机会。只要有本領。立待陞官發財。轉眼之間。衆英雄已到台下。沙龍抬頭觀看。見台上站着一人。身長丈二。生得黑面濃眉。領下有一部鋼鬚。是一個魁梧漢子。認識他是采石島大寨主汪擎天。

因上次在九連山向余道元索劍時。也曾會過。擂台上旁邊又站着一人。正是上次到沙家莊行刺的暴金剛。沙龍看了。心中早已明白了一大半。不由怒往上衝。正想上台較量。只見東旁邊有一人跳上擂台。原來是蓬萊縣獅子村黑馬張三。他與汪擎天並不相識。暴金剛在旁看得清楚。真是冤家相逢。分外眼紅。招呼汪擎天道。大哥小心了。他是獅子村九太歲魯大忠手下的黑馬張三。此人慣打冷拳。汪擎天聽了此言。會聽暴金剛說過。魯大忠與自己這方面好漢。已成仇敵。暴金剛招呼汪擎天。是叫汪擎天拳下結果。黑馬張三性命。以報當日在蓬萊縣醉香居吃酒索債之仇。汪擎天點頭會意。向暴金剛使個眼色。過來向張三交手。張三道。今日奉陪台主。還是賭打。或是賭功。汪擎天道。聽便尊駕。張三道。那麼就賭打。說着張三一舉手便是一個單掌。照准汪擎天迎面打去。汪擎天身體呆笨。閃躲不及。早在面門上吃了一掌。怒不可遏。飛起左腿。向張三脇下踢去。張三身子靈便。早已躲過。二人在台上一往一來。鬥了數十回合。不分勝敗。要論實在本領。張三那裏是汪擎天對手。奈汪天擎身軀粗笨。輾轉不便。所以不能傷害張三。暴金剛又不能上去幫相助。他知道汪擎天有一掃腿的工夫。甚是利害。在旁點醒他道。大哥。不要忘了底下。這一句話。果將汪擎天點醒。張三也是一個英雄。聽他話中有音。便在脚下提防着。誰知汪擎天的掃腿。是自幼練成。身子雖笨。還能使得。張三雖在脚下提防着。那裏躲得過不知怎樣一來。汪擎天低下身子。猶如風馳電掣般一個掃腿過去。只聽撲通一聲。張三登時跌下台去。滿面羞慚。站在一旁。閻王老九見張三敗下。要上台去報復。這時沙龍也想上去。誰知擂台上掛出一塊收擂牌子。衆英雄只得各自回去。沙龍也與衆人回轉客店。次日沙龍因昨天到雷公殿打擂去遲。所以未能上台。今日便提早吃了午膳。趕向雷公殿來。趕到台下。看擂的人還少。台上也沒有人。是還沒有開擂。

兩旁趕場子的小販。却都安放舒齊了。沙龍凹下一看。只見東半邊有一座蘆蓆蓋的棚子。裏面有茶賣。便招呼衆人到棚子裏吃茶。不多一回。看擂的人。逐漸增多。此時太陽已過午。只見一陣嘈雜。衆人抬頭看時。見前面來了六騎馬。第一位是道家裝束。正是余道元。第二位是賽蛟龍汪擎天。第三位是杜飛雄。第四位是地理鬼繆豹。第五位是焦天鵬。第六位乃是淫賊暴金剛。六人到了擂下。下馬離鞍。自有人將馬牽去。六人相繼跳上擂台。今天是杜飛雄值擂。杜飛雄在台上。將外面披的一件英雄氈脫下。站在台前說道。台下衆英雄聽了。在下杜飛雄。今日在此值擂。會一會天下好漢。比試武藝。那位上台。不妨領教一二。藉增教益。杜飛雄說罷。將身退到台當中去。好不趾高氣揚。沙龍在茶棚內聽得清楚。但杜飛雄的名字。在江湖上似不會聽人提過。想是初出山的無名小輩。那裏將他放在心上。只因昨日被黑馬張三在台上纏擾了幾個時候。自己未能上擂。因此今日恐又有人上去。所以早在茶棚內出來。一個騰步。跳到台上。杜飛雄正在眉飛色舞之際。忽見台下上來一人。五官端正。年在五十左右。因杜飛雄與沙龍從未會過。故而僅聞其名。並不相識。沙龍到了台上。向杜飛雄舉手一拱道。台主請了。杜飛雄還了一禮道。請。二人便即交手。沒有幾個照面。杜飛雄已累得渾身大汗。祇有招架之力。沒有還手之能。被沙龍飛起左腿。一脚將杜飛雄踢下台去。地理鬼繆豹在旁看見。勃然大怒道。好大胆的沙龍。天堂有路你不去。地獄無門你進來。我們余大哥正要找你。不道你竟來了。也是你命該將終。不要走。看我繆豹擒你。說着舉起拳頭。一個泰山蓋頂。在沙龍的腦門上打下。沙龍聽繆豹口出狂言。不禁怒道。好小子。胆敢口出大言。今日沙某來則不懼。豈怕你這個小輩。將身一閃。避過一拳。用兩個手指頭。在繆豹脇下一點。只聽阿啣一聲。繆豹立時全身麻木。不能動彈。又被沙龍飛起一脚。踢下台去。此時台下看擂

之人見沙龍連勝二人。無不齊聲喝彩。掌如雷鳴。沙龍將繆豹用點血術。踢到台下。繆豹仍四肢不能行動。爬不起來。幸余道元趕到擂下。將繆豹救起。繆豹滿面羞慚。躲到擂台後去了。鐵面鋼鬚蛟龍汪擎天因余道元到擂下去救繆豹。忖量擂上其餘各人。皆非沙龍對手。不得不自己出來。與沙龍比較一下。遂大喝一聲道。好一個不知死活的沙龍。休要稱能。看汪某與你較量。說着乘沙龍不備。一拳向沙龍胸前打去。以爲這一下定將沙龍打下擂台。誰知沙龍乃是人中之虎。眼明手快。早已看見。喝聲來得好。身子一閃。就順他的勢飛起一腿。在他肩窩上踢去。汪擎天忙將身偏過。一來一往。鬥了數十餘合。不分勝負。余道元在旁看了。甚是心焦。自古以來。打擂一個對一個。又不好上去相助。只得耐性在旁守候。沙龍與汪擎天鬥了數十餘合。不能取勝。眼看天色已將傍晚。心生一計。有意賣個破綻。似像要跌的形狀。汪擎天不知是計。心中大喜。便想搶進一步。在沙龍要害之處。送他性命。誰知汪擎天一個大意。正想撲過來。沙龍早已防備。說時遲。彼時快。將身向左一偏。汪擎天便撲了一個空。沙龍乘勢飛起一腿。正踢在汪擎天肩窩上。只聽阿啞一聲。汪擎天仰面朝天。一個筋斗直跌到擂台之下。擂下又是一陣喝采之聲。汪擎天跌到台下。心中大怒。怎肯服輸。還想上擂台較量。沙龍因連戰數人。恐自己有失。因也下了擂台。余道元見沙龍下台。吩咐收擂。看擂的人。見掛出木牌。也就一哄而散。當晚無話。次日沙龍用了午膳。仍與衆弟兄到雷公殿打擂。今日乃是余道元自己值擂。曉得其他衆人萬不是沙龍對手。徒然當場出醜。沙龍到台下時。余道元已在擂台上面。沙龍叫衆弟兄。仍在茶棚內觀看。正要上台去。忽見那邊有一人搶先跳上了擂台。你道此人是誰。原來是蓬萊縣獅子村九太歲魯大忠。手下好漢閻王老九。本來他上次就想上擂。後來因時候晚了。不料昨日又爲沙龍在擂上打了一日。未能上去。所以

今日也早在擂下等候。一見余道元到擂上。閻王老九將身一蹤也上了擂。余道元將他一看。不是沙龍。又不是沙龍一夥的人。心下納悶。暗道。這人不湊趣。想是自己上來送死。原來此番余道元在此設擂。表面雖是與龐太師羅致英雄。實則對付沙龍。要報前仇。誠恐沙龍不來。今沙龍既來。焉肯輕輕放過。這時見閻王老九上來。便抱拳一拱道。好漢請了。上台來想是比試。閻王老九冷笑一聲道。台主講的好話。打擂台不比試。請問台主在此設擂做甚。余道元將閻王老九睥睨了一眼。那裏將他放在心上。又抱拳一拱道請。閻王老九拉開架子。用一個猛虎歸山之勢。直撲道元。余道元站着動都不動。閻王老九撲過去。好像撲在鐵石上一般。老九方知利害。這一驚嚇得非小。忙閃身過去。誰知已經不及。余道元一單掌早將老九打倒。飛起一腿。將老九踢下台去。老九跌到台下。爬起身來。滿面羞慚。大叫一聲。口吐鮮血。這時兩旁同來打擂的。共有四人。乃是白眼狼李七。闊斧將蔣英。還有一個被汪擎天在台上打敗的黑馬張三。闊斧將蔣英見老九口吐鮮紅。大驚失色。忙與白眼狼李七黑馬張三。過來將老九扶起。回轉客店去了。再說余道元將老九一單掌打下擂台。一並非與老九有仇隙。只因余道元自九連山被沙龍打敗後。含辛茹苦。下了一番苦功。所以本領比較從前。增加十倍。不出手則已。一出手。打在人身上。稍不小心。便有性命之憂。閑話少說。沙龍在茶棚內見余道元將老九打敗。心中大怒。暗恨余道元殘忍過甚。不將此人結果。必遺後患。因此早在茶棚內出來。病二郎黃良叮囑道。沙大哥。要小心。看那惡道的本領。已非昔比。沙龍應聲曉得。來到台前。將身一蹤。跳到台上。余道元見了大喜。將手一拱。厲聲說道。沙龍認得我麼。沙龍道。認不得了。想我沙某與你遠日無仇。近日無冤。為何苦苦相逼。今日沙某前來領教了。余道元道。沙龍。事到其間。還有何說。余某今日與你勢不兩立。請罷。當下二人運用工夫。在台

上走了幾個圈子。沙龍心想。自古道先下手爲強。拉開架子。喝聲請。卽在余道元喉下。用仙人指路的拳法打去。余道元喝聲來得好。身子一閃。跳在左邊。二人一來一往。鬥了十數回合。不分勝負。二人一個是紅砂手。一個是黑砂手。正是棋逢敵手。將各人俱不能近身。然則余道元既下了一番苦功。何以仍勝不得沙龍。原來沙龍因余道元要報仇。回家以後。每日在書房中練功。古人有言。不怕爲難事。只怕用心人。所以余道元不能勝得沙龍。就是這個緣故。沙龍因要結果余道元的性命。乘他措手不及。在余道元胸前便是一拳。余道元也乘勢在沙龍肩上打了一下。沙龍忽然打了一個寒顫。曉得不好。受了余道元的暗算。正是你要我的心肝。我要你的五臟。照准余道元脅下飛起一掌。其名叫做紫陽掌。余道元此時因胸前已被沙龍擊傷。心緒已亂。不及招架。被沙龍擊中一掌。用力向前一推。余道元痛不能忍。站立不住。阿啣一聲。跌下台去。要知余道元性命如何。以及地理鬼沙家莊行刺。霸王莊擂台比武。吳天保初探定風珠。種種熱鬧節目。俱在六集大戰霸王台中。詳細交代。



封面繪畫：望鶴觀宗劍歌老道

洋裝一冊